

李伯通先生著  
蔣泰華先生評

清朝全史演義

蟄道人署



清世宗雍正皇帝像



清世宗御用之玉璽



像 琪 鍾 岳



像 堯 龔 年

龔年堯 鍾岳琪



乾隆帝戎裝乘馬像



和 坤 像



福 康 安 像



嘉慶帝像



李長庚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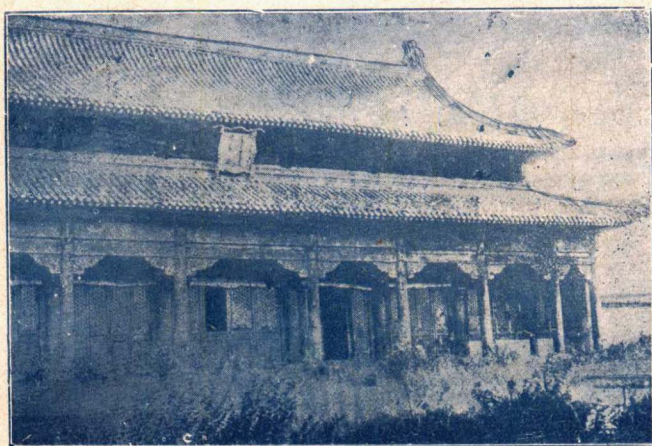
楊春遇像



道光帝像



保和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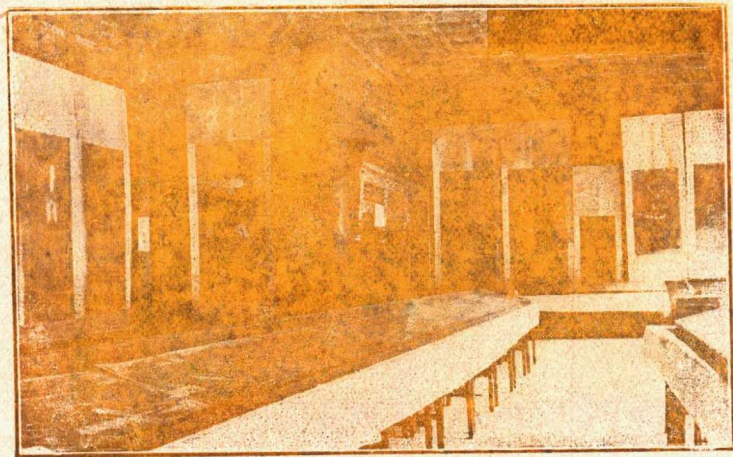
垂檐重•重九凡•殿極建之代明卽•殿和保•明說  
•焉御皆•士進新考招•藩外宴夕除歲每時清•脊

(一) 寧壽宮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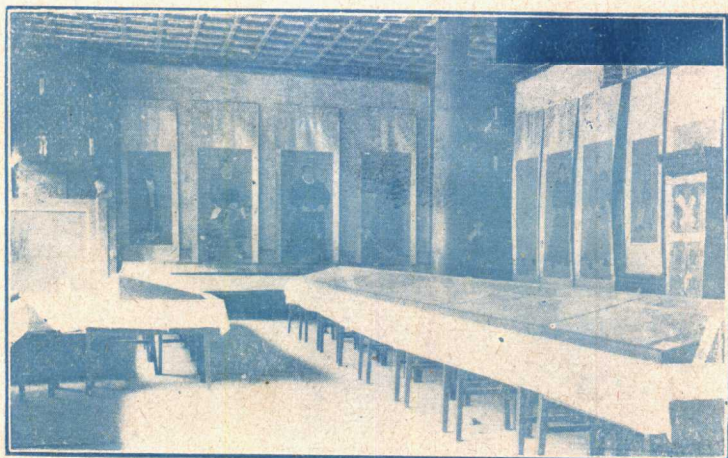


本宮當坤仿全。築建宮壽甯。明說  
地之神跳時祭爲亦宮此故。宮寢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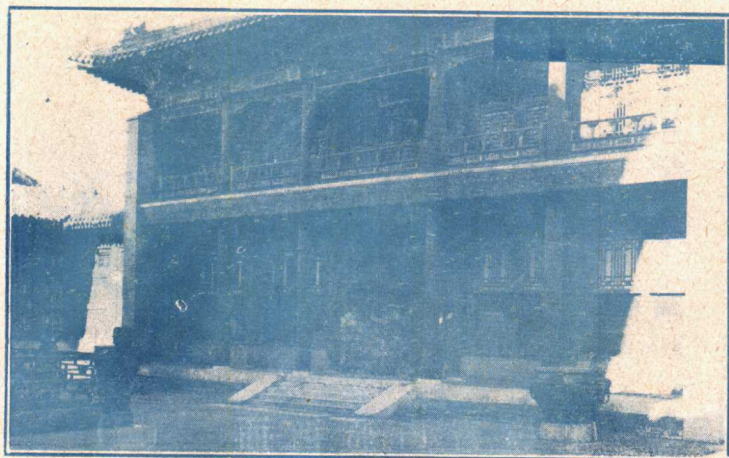
(二) 寧壽宮內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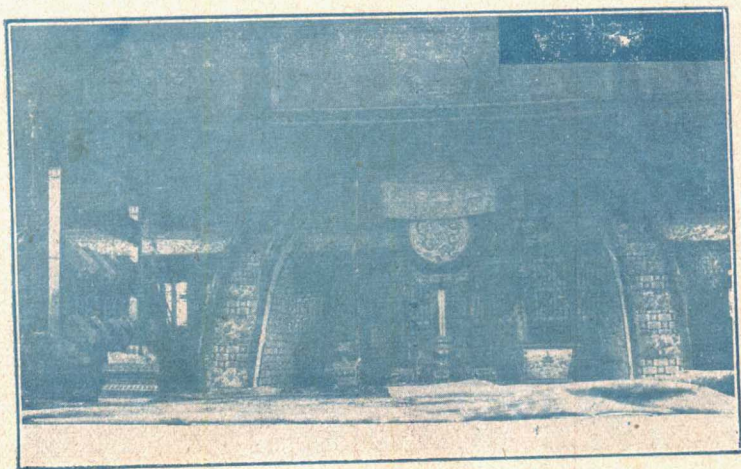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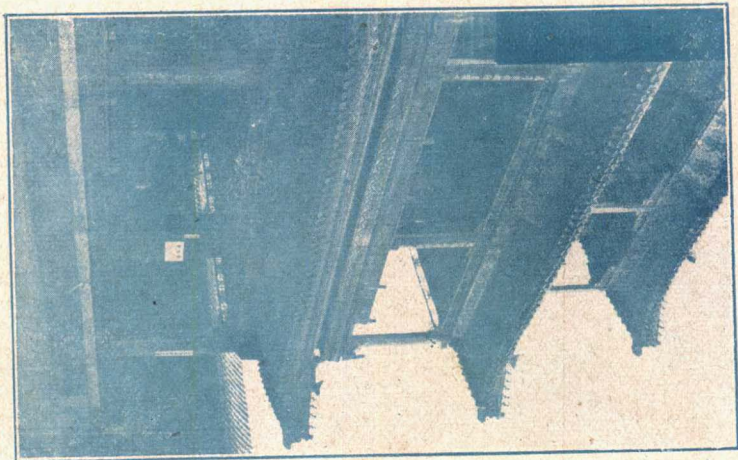
(三) 寧壽宮內西部面



(四) 寧壽宮後閣是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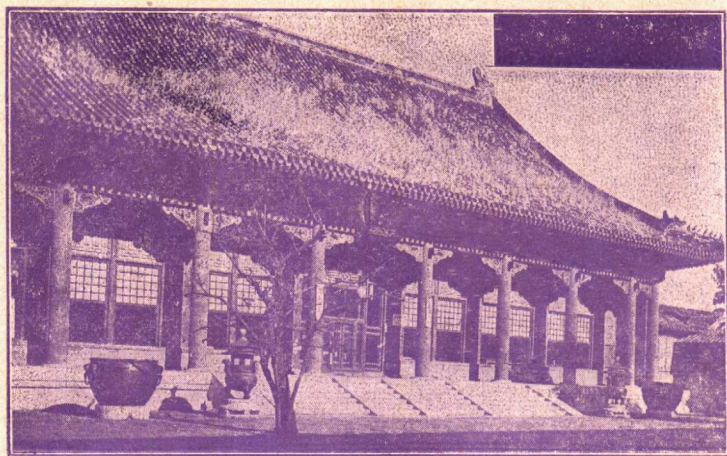


(五) 閣音暢後宮壽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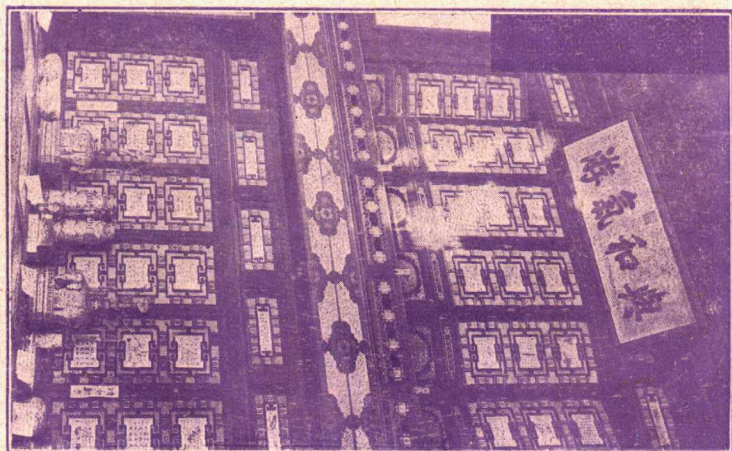
(六) 器樂之列陳閣音暢

(一) 樂壽堂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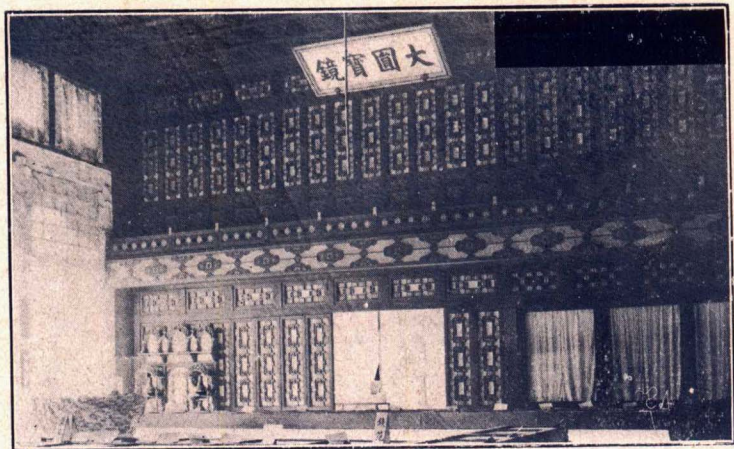


•此於處寢亦禱慈後其•宮寢之隆乾爲堂壽樂•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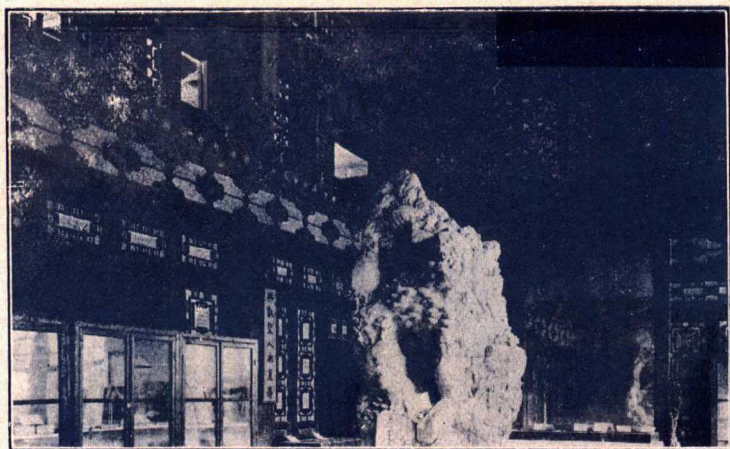
(二) 樂壽堂中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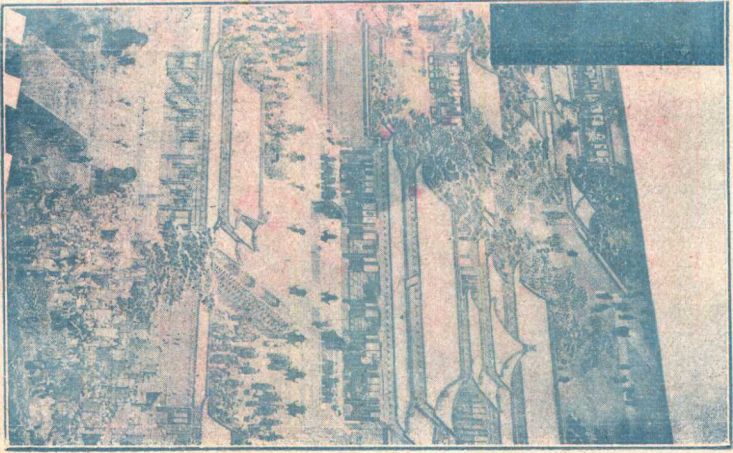


(三) 樂壽堂外間西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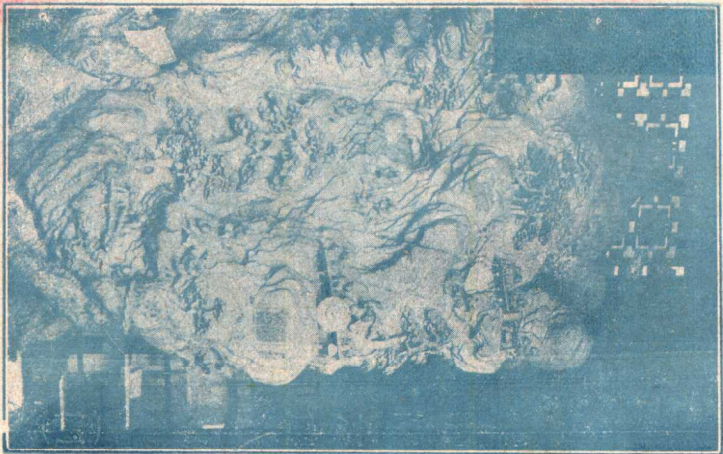


(四) 樂壽堂後間西面





(六) 圖朝歲之堂壽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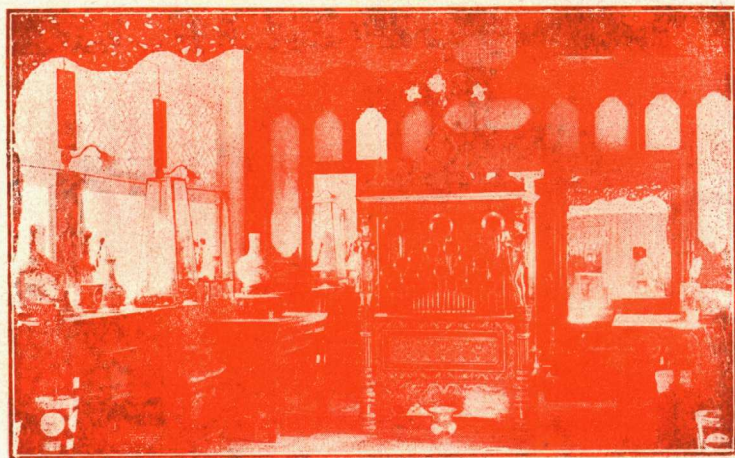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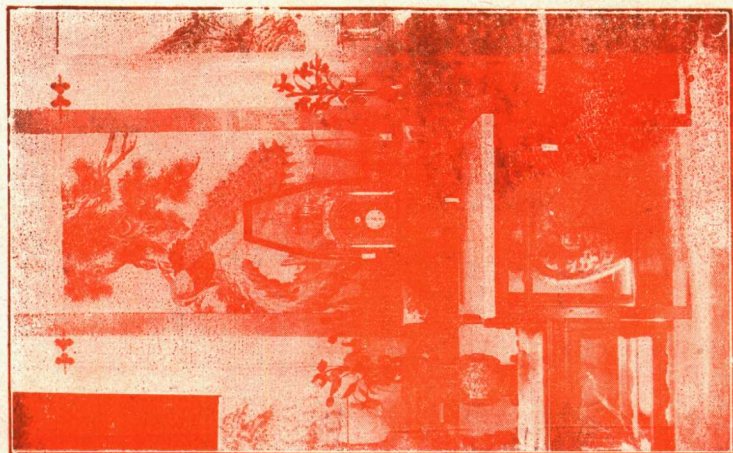


(五) 山玉之間後堂壽樂

原书缺页



(三) 面西間西內殿和體



(四) 而東部內殿和體



(一) 面正門性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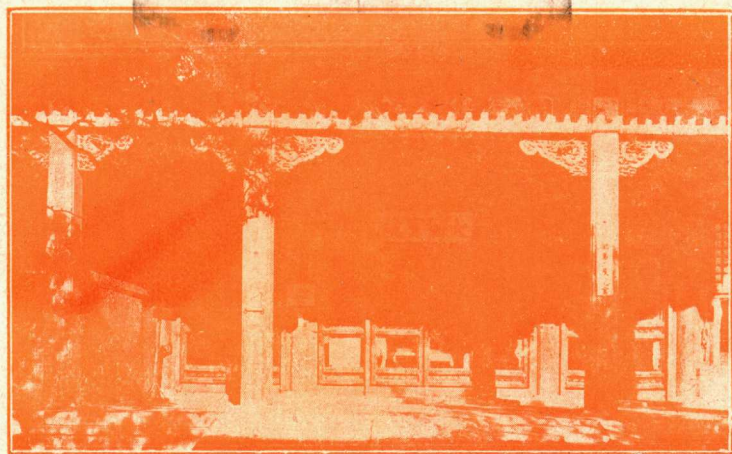


•地之居住后禧慈之後及帝降乾清爲殿性養•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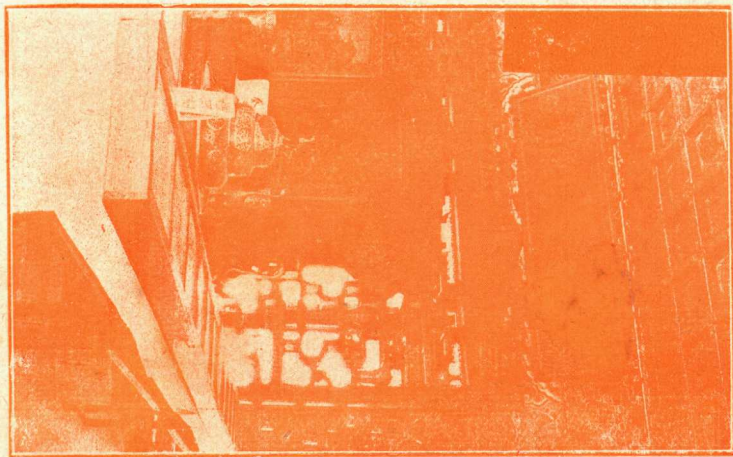
(二) 面西外門性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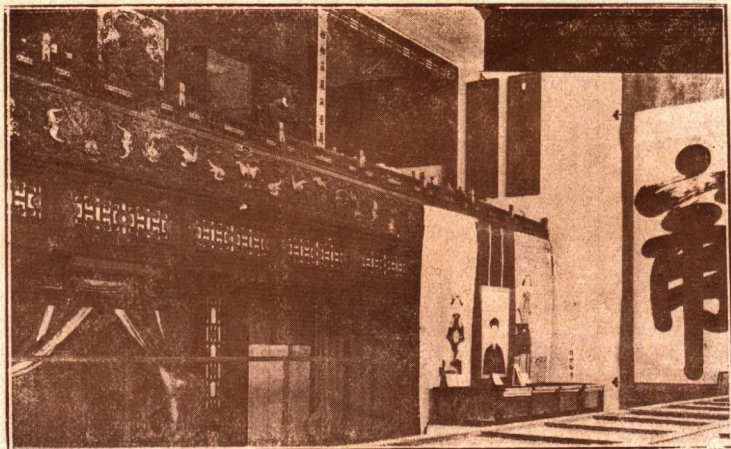
(三) 養性殿之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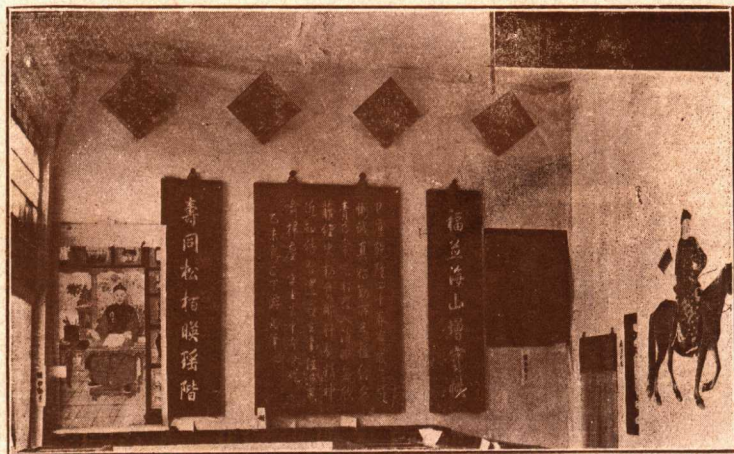
(四) 養性殿中間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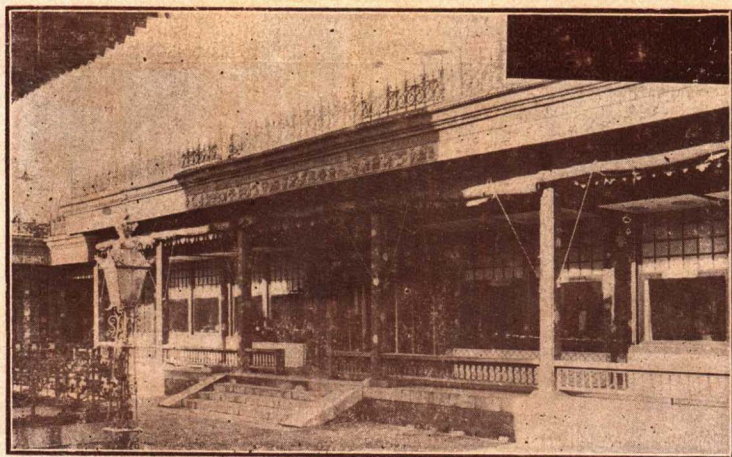
(五) 間 東 殿 性 養



(六) 面 西 間 西 殿 性 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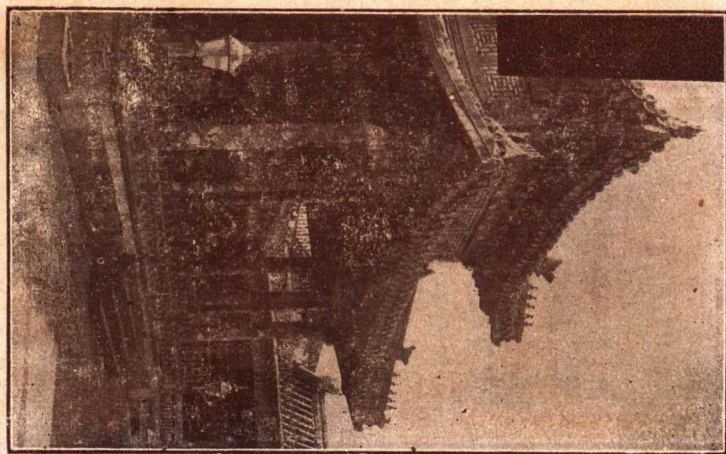


(一) 面 外 齋 芳 湫



• 部 一 之 宮 華 重 乃 齋 芳 湫 • 明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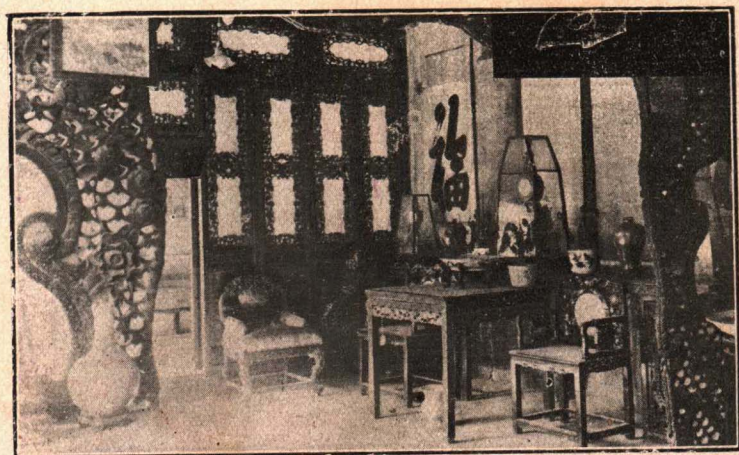
(二) 臺 戲 齋 芳 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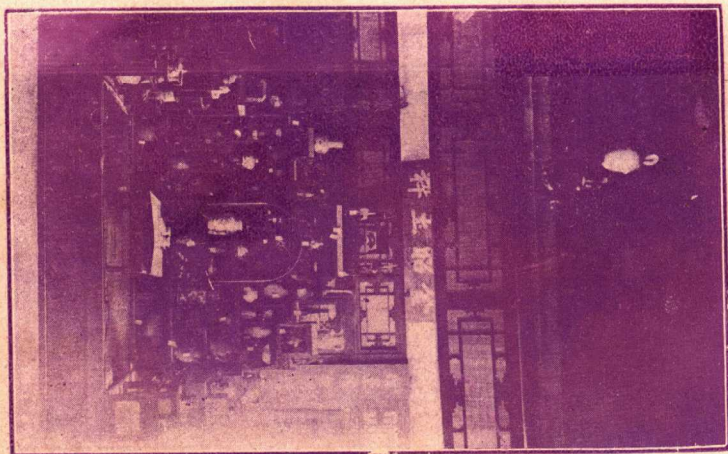
(三) 面東進前內齋芳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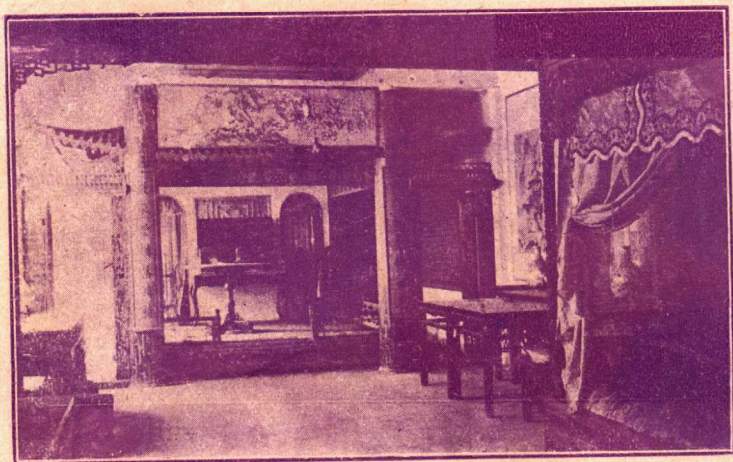
(四) 面北西進前內齋芳漱



(五) 面東進後齋芳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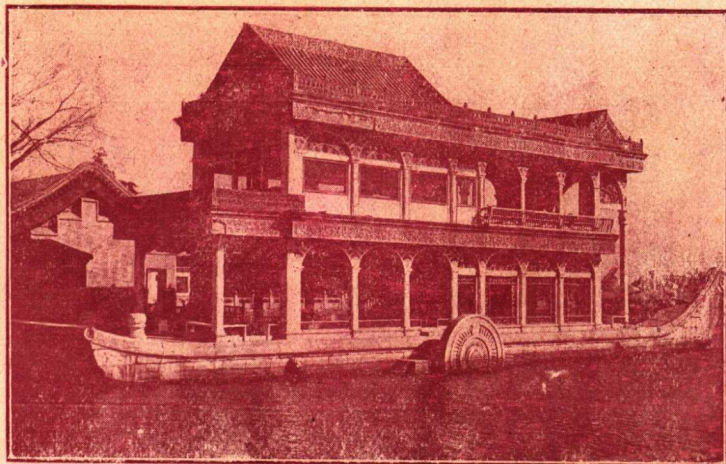


(六) 面西進後齋芳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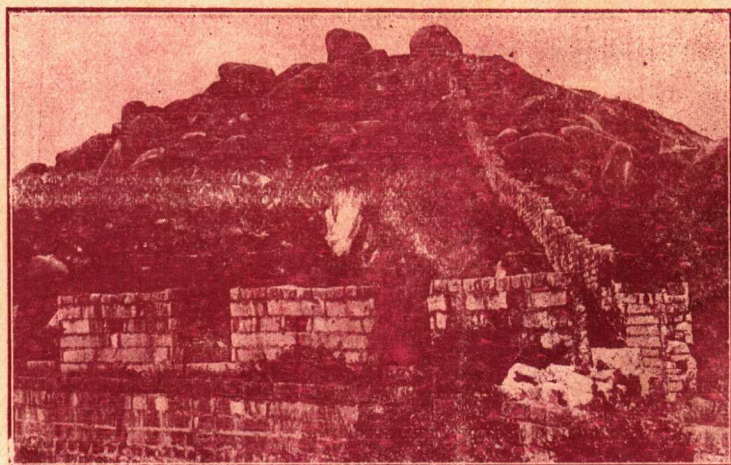




舫宴清之園和頤



登•丈數長•建所石理大係身舫•明說  
•除無覽一•景全湖明昆則•望南樓  
觀昔今之城長里萬



繡像評註 清朝全史演義目錄

上編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大轉法輪諸佛出世 | 偶吞仙果三女游河 |
| 第二回 | 長白山覺羅氏發迹 | 寧古塔吉祥佛化身 |
| 第三回 | 尼堪外蘭興兵搆釁 | 阿泰京章失地喪師 |
| 第四回 | 李成梁始開兵釁  | 張國彥重料敵情  |
| 第五回 | 萬歷媽媽縱會歸國 | 皇帝伯伯遺將巡邊 |
| 第六回 | 海西衛一女雙聘  | 薩爾濟六路進兵  |
| 第七回 | 大計畫乘勝賺朝鮮 | 惡姻緣反兵破葉赫 |
| 第八回 | 定盛京重用范文程 | 取遼陽兼賺熊廷弼 |

卷二

第九回 太祖崩駕天聰卽位

朝鮮失國林丹喪師

第十回 殺大將袁崇煥遭讒

出邊城洪承疇失利

第十一回 大玉妃策賺降帥

二瘋子怒犯御營

第十二回 曹變蛟再驚御蹕

揚古利蔑視韓奴

第十三回 全羅一道力抗清兵

關南三虎偷獻明地

第十四回 明廷清廷議和反汗

豫邸肅邸分道出師

第十五回 入鴈門肅親王立功

破襄陽李自成僭號

第十六回 射闕日神箭手命中

攝御魂吉祥佛歸天

第十七回 太原府羅汝才被殺

保定城李建泰出降

第十八回 李闖王彰儀門得手

崇禎帝壽皇亭殉身

第十九回 薄福命坐跌九龍床

生力軍戰勝一片石

卷三

- |       |          |          |
|-------|----------|----------|
| 第二十回  | 定北京多爾袞攝政 | 建南都朱由崧謁陵 |
| 第二十一回 | 史可法開府揚州路 | 阿濟格敗賊汾河灣 |
| 第二十二回 | 鄭森材京營總戎政 | 左羅石使館哭皇靈 |
| 第二十三回 | 真慈娘認做王之明 | 莽高傑受騙許定國 |
| 第二十四回 | 鶴鎮交綏多鐸小挫 | 金陵著手由崇成禽 |
| 第二十五回 | 破軍星落魄九宮山 | 黑煞神竄迹四川路 |
| 第二十六回 | 勦獻賊逼上斷頭臺 | 擁明藩反抗雉髮令 |
| 第二十七回 | 蘇省浙省諸路起兵 | 唐王魯王同時監國 |
| 第二十八回 | 劉三季再醮歸豫邸 | 陳洪範強詞劫潞王 |
| 第二十九回 | 領雄兵分路破閩浙 | 撤殘局一氣捲煙雲 |
| 第三十回  | 對生相哭誦御祭文 | 立宗藩議設新政府 |

第三十一回 永歷建國頗順人心

紹武稱尊略同兒戲

卷四

第三十二回 邵夫人臨陣試寶刀

洪經略撤兵承玉旨

第三十三回 龍鳳呈祥太后下嫁

鴛鴦驚夢小宛失蹤

第三十四回 失真魂多爾袞墮馬

易主帥鄭親王督兵

第三十五回 何騰蛟湘潭死節

李成棟肇慶迎變

第三十六回 葬魚腹溺死金聲丸

陷象陣戰亡孔有德

第三十七回 奉御旨梁化風撤兵

哭孝陵鄭成功誓志

第三十八回 忿批頰同敵罵舊僕

怒擲冠毓貞打奸徒

第三十九回 愛星阿被困枯藤峽

李定國設伏磨盤山

第四十回 永歷主竄身緬甸國

順治帝祝髮五臺山

第四十一回 以聖繼聖玄燁嗣位

因禍得禍慈娘入京

第四十二回

誅鞏相布庫小用武

撤吳藩雲南大起兵

中編

卷一

第四十三回

韓殿撰對奏撤藩計

王學士建言誅額駙

第四十四回

毀活寶吳藩大起兵

集天潢清宮小會議

第四十五回

勒爾錦兵敗失湘鄂

楊來嘉勢急援荆襄

第四十六回

沙額駙力平察哈爾

圖丞相督戰虎山墩

第四十七回

孫延齡桂林失勢

吳三桂衡州建都

第四十八回

克武昌岳洛再點將

破廣州賚塔大宜淫

第四十九回

姚公子兵下福州城

吳皇帝喪歸完天府

第五十回

出四川趙良棟立功

失雲南吳世璠自縊

第五十一回

破滇城毓榮得豔婦

渡漕水姚儀久寶刀

第五十二回 勇監理盤腸決戰

奸明珠著手藏嬌

卷一

第五十三回

紀南巡康熙帝攬勝

述北征俄羅斯請和

第五十四回

征準部三帥并出

聯活佛兩路夾攻

第五十五回

破駝城大敗葛爾丹

失龍種潛入少林寺

第五十六回

兄弟參商宮門喋血

春秋鼎盛記馭上賓

第五十七回

岳鍾琪往平和碩部

年羹堯前替大將軍

第五十八回

圈禁高牆豬狗兄弟

殺平西藏魚肉回僧

第五十九回

岳鍾琪破和碩三路兵馬

曾蒲潭數清廷十大罪名

第六十回

陳秦敗兵和通泊

策零破賊杭愛山

第六十一回

血海尋仇俠娘鬻技

宮禁大索世祖暴崩

第六十二回

賜寶刀追念遏必隆

御瀛臺嚴訊張廣泗

卷三

第六十三回

岳鍾琪獨說莎羅奔

達瓦齊窮投霍吉斯

第六十四回

幌子僧迎駕談禪理

渾台吉越境出天花

第六十五回

廢帝后廣結鸞燕侶

校文字大起瓜蔓抄

第六十六回

救兆惠兵破和桌木

獲香犯駕幸魚臺宮

第六十七回

定金川海蘭察威震敵軍

征緬甸楊應琚痰迷心竅

第六十八回

阿文成師次老官屯

福康安兵敗危泊爾

第六十九回

平臺灣柴大紀無罪受刑

征安南孫士毅轉勝爲敗

第七十回

和相國遇事專權

嘉親王經年蓄憤

第七十一回

行內禪新主初卽位

平國亂南路大起兵

第七十二回

齊王氏排列八卦陣

楊遇春揮動七星旗

卷四



- |       |          |          |
|-------|----------|----------|
| 第七十三回 | 朱射斗遇十面伏兵 | 王三槐揭官場黑幕 |
| 第七十四回 | 白蓮教平又生邊禍 | 安南亂靖再定海疆 |
| 第七十五回 | 落將星李長庚殉難 | 捕賊首強克捷奏功 |
| 第七十六回 | 隆宗門林清急縱火 | 道口鎮楊芳大慶兵 |
| 第七十七回 | 述祖德難忘嘉慶帝 | 敘時局轉入道光朝 |
| 第七十八回 | 定天山活捉張格爾 | 平喀城驚走玉普素 |
| 第七十九回 | 新田縣趙金龍起事 | 武岡州藍正樽稱兵 |
| 第八十回  | 羅思舉大破八排峒 | 林則徐嚴禁鴉片土 |
| 第八十一回 | 余步雲失利招寶山 | 陳化成力戰吳淞口 |
| 第八十二回 | 五口通商南京訂約 | 六龍失馭金田起兵 |

下編

卷一

第八十三回 咸豐帝卽位選妃

太平軍飛檄排滿

第八十四回 江忠源調和兩軍

洪大全入陷重地

第八十五回 破桂林石達開得志

失永安烏蘭泰亡身

第八十六回 裴衣渡一斃馮雲山

天心閣再殞肅朝貴

第八十七回 鬼哭神嚎中原失勢

龍蟠虎踞天國建都

第八十八回 北伐天兵略分三路

南征羽檄不下萬言

第八十九回 塔齊布陣斬曾天養

鮑春霖擊走石達開

第九十回 曾國藩三次遇險

陳玉成一戰橫行

第九十一回 馮官屯獲天國二帥

圓明園賞御苑四春

第九十二回 捻髮合勢三河慶兵

洪楊失歡天國內闕

第九十三回 左幕府專摺奏事

葉相國扶乩請神

## 卷一

第九十四回 四國軍攻破大沽口

三日火燒毀圓明園

第九十五回 熱河駕崩三奸謀國

北京政變兩宮垂簾

第九十六回 張國樑孤身陷戰陣

程學啓專斷殺降王

第九十七回 鐵公雞入川受困

豹子頭在浙突圍

第九十八回 苗需霖捆送陳成玉

曾國荃擢用李臣典

第九十九回 追洪福髮逆剷除

誅勝保捻禍蔓衍

第一百回 湘軍淮軍迭占勢力

東捻西捻挨次盪平

第一百零一回 丁寶楨迅誅安得海

左宗棠飛調郭松林

第一百零二回 劉錦棠大破金積堡

白彥虎遁出嘉峪關

第一百零三回 戴定回疆左侯奏凱

削平滇亂岑督建功

## 卷三

第一百零四回

西宮謁西后皮硝李進身

天子出天花高陽傳受詔

第百零五回 爭繼嗣決立光緒帝

續宮闈怒斥懿貴妃

第百零六回 翻俄約冒小侯出使

爭皇儲吳侍御捐軀

第百零七回 蓄陰謀暗害慈安后

耗鉅款大建頤和園

第百零八回 平韓亂計捉大院君

失法和兵助安南國

第百零九回 戰馬江張佩綸逃走落鞞

幸醇邸李蓮英獻計鋸樹

第一百十回 成婚禮光緒帝親政

借外援齊天福起兵

第百十一回 仇洋教直魯有動機

爭朝鮮中日起戰事

第百十二回 東瀛逞雄黎宋腳踏海

南臺獨立劉永福慶兵

第百十三回 派李鴻章各國出游

用康有爲百日變法

## 卷四

第百十四回 慈禧后三次訓政

保皇會兩湖起兵

第百十五回 立皇儲大阿哥入宮

戕公使義和團肇禍

第一百十六回 八國聯軍瓦德西統帥

兩宮出走珍貴妃亡身

第一百十七回 幸西安當朝誅禍首

反京都老佛學時髦

第一百十八回 遇革黨五大臣出京

設公司老慶記當國

第一百十九回 捉匪徒激戰泰寧寺

獲軍火嚴辦二辰丸

第一百二十回 安慶省徐錫麟行刺

鎮南關黃克強進兵

第一百廿一回 子從母逝兩宮同日賓天

父代子權幼帝旁支繼統

第一百廿二回 汪精衛圖殺攝政王

黃克強謀襲廣東省

第一百廿三回 端午橋奉旨收鐵路

黎宋卿革命起民軍

第一百廿四回 袁氏出山宣統帝退位

張勳復辟段祺瑞興師

儲像  
批評  
清朝全史演義中編卷一

第四十三回 韓殿撰對奏撤藩封 王學士建言誅額駙

時機未至不可急時機已至當努力錯過時機不再來大起干戈又何益三藩赫赫吳耿尙背明降清富貴極一例封王蔭子孫如何日久還謀逆謂主薄德臣孤恩曾以兵權屬漢人珠江以南五嶺北烟雲一氣相吐吞謂人思明天厭滿堂堂明後今猶存春秋九世仇必復大義要待臣民申不罪三藩罪清室由此起兵說亦得可惜緬甸擣荒城龍子龍孫靡遺子可惜屠刀霍霍磨殺盡漢人嗟喋血當年瀆亂出清宮胡不反戈犯朝闕胡爲夢夢失時機坐待天驕振翻飛八歲孤兒年二十龍顏隆準天日姿一朝撤藩下明詔朝臣惶駭主不疑措手不及雷霆走全局忽翻風雨馳此時波掀江海倒滿漢爭存風迅掃滿能勝漢半壁收漢能勝滿黃龍搗三藩攻守要同盟號召四方須及早不憂兵馬不騰驥但憂豪傑英雄少吳藩畢竟性疑猜得士都非將相才尙藩驕蹇耿藩點黃白金銀總禍胎可憐姬妾收嬌豔可恨兒孫養豎駭先後起兵先後敗滿人得志漢人哀漢人何處同聲哭轉瞬大興文字獄豈非聚族定埋坑毀我儒冠裂儒服豈非收鐵鑄金

人敢藏利器罪赤族政虐行將絕漢人禍深貴止亡明國人罪三藩在叛清我罪三藩在棄明不應渡江襲緬甸不應擁衆踞滇城不應舉閩失聲援應即制勝出奇兵時機一失不可得鬱鬱王氣騰燕京

至三藩起兵做了清朝全史演義上編一大結束此編敘事即應從三藩方面開始但是滿清是個主體著書的當然從清廷叙起方爲正當此時是大清康熙十三年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已二十歲天資英敏遇事果斷所立正宮皇后係修國維之女前編已交代清楚此時生下兩位皇子一係惠貴妃所出取名允禩一係正宮修后所出取名允禎康熙帝因醉心經史頗於嫡庶界限分別得清清楚楚因允禩是個庶子毫不出奇爲最允禎才及周期便選擇侍讀學士張英做了太子師傅照這樣看來是康熙帝對於嫡出皇兒已特別注重還怕允禎長大沒有儲嗣的希望嗎（其實不然預爲後文伏下綫索）閑話不表這時皇上是勵精圖治對於各省來的奏摺無不悉心瀏覽一日接到雲貴總督甘文焜及雲南巡撫朱國治貴州巡撫曹申吉奏摺打開一看不覺失聲長嘆說呀呀呀這是了不得了原來撤藩旨下竟激起偌大干戈呀呀呀吳三桂呀呀呀……你有多大膽子敢與朕相抗你這次起兵竟以滅清助明爲詞你好糊塗那永明帝由櫬已被你殺害那朱三太子又在京城被遏必隆

撲殺甚麼。唐王聿鍵、聿鏘、魯王以海已。是剷除殆盡。不。生。問題。你。說。明。試。問。明。朝。還。有。甚。麼。嫡。派。旁。支。嗎。欺。人。之。談。人。誰。肯。信。你。如。自。謀。已。經。受。了。我。朝。封。典。這。和。額。親。王。位。實。是。尊。無。二。上。你。兒。子。應。熊。又。是。我。朝。額。駙。還。有。甚。麼。不。稱。心。不。滿。意。嗎。哼。哼。你。有。福。不。享。要。自。取。滅。亡。非。朕。仇。視。漢。人。到。底。漢。人。是。相。信。不。得。你。來。你。來。朕。不。懼。你。到。要。與。你。戰。個。高。下。決。個。雌。雄。你。勝。了。我。情。願。以。中。國。相。讓。不。然。你。死。我。活。一。般。漢。人。休。想。出。頭。拚。了。拚。了。朕。與。你。是。勢。不。兩。立。了。當。下。摺。過。本。章。召。集。滿。漢。朝。臣。大。學。士。六。部。九。卿。計。議。其。時。閣。相。魏。象。樞。魏。介。裔。兩。人。出。班。奏。說。臣。等。愚。見。以。爲。三。藩。功。高。望。重。若。遽。行。撤。去。不。惟。無。以。酬。庸。且。恐。五。嶺。以。外。乘。機。騷。動。國。家。新。立。人。民。尙。未。竭。誠。歸。附。臣。愚。以。爲。收。回。成。命。可。相。機。徐。圖。話。言。未。畢。康。熙。帝。早。哈。哈。大。笑。說。如。卿。等。所。奏。朕。將。受。彼。要。挾。今。日。收。回。成。命。明。日。必。得。步。進。步。視。朝。廷。如。無。物。視。朕。爲。孺。子。可。欺。一。忍。再。忍。朕。豈。不。退。出。山。河。拱。手。相。讓。嗎。豈。有。此。理。……這。時。戶。部。尙。書。米。思。翰。兵。部。尙。書。明珠。刑。部。尙。書。莫。洛。陪。見。二。魏。碰。了。個。足。實。釘。子。忙。卽。出。班。跪。下。首。由。米。思。翰。碰。著。響。頭。說。主。子。明。見。萬。里。此。次。吳。三。桂。大。膽。起。兵。聯。合。尙。藩。耿。藩。分。明。是。種。族。主。義。欲。以。漢。人。排。去。滿。人。二。魏。亦。係。漢。人。所。以。幫。助。三。桂。講。話。顯。係。是。個。漢。奸。我。們。朝。內。何。能。容。著。漢。奸。擬。請。皇。上。先。將。魏。象。樞。魏。介。裔。明。令。正。法。凡。是。在。朝。漢。官。都。要。著。實。防。備。康。熙。帝。聽。到。這。裏。不。由。得。連。連。冷。笑。說。



你這奴才好糊塗。朕現在是召集廷臣討論對待三桂的問題。不曾討論漢滿種族的問題。瞧你這樣講來。是不是不肥皂白先將漢官一併驅除。嗎。明珠莫洛跪在地下。見皇上聲色不對。趕忙掉轉風頭。齊碰響頭說。米思翰生性愚戇。他只知道效忠朝廷。絕對的仇視三桂。言語粘搭。還要求主子寬恕一點。康熙帝怒猶未息。因說你們奏事那裏這樣糊塗。言罷將頭一掉。恰恰瞧著內大臣索額圖。這索額圖要趁此出些風頭。趕忙摘去帽子。跪地碰一碰頭說。奴才愚見。想這漢滿種族問題。是不可牽涉的。我朝入關定鼎。是以滿族代興漢族。務以德化。不以兵爭。南方三藩向來爲我們大清宣猷効力。這次由尙可喜自請撤藩。因而頒發明詔。奴才早料到三藩一撤。必起兵禍。爲今之計。亡羊補牢。時猶未晚。不若收回成命。……康熙帝聽到收回成命的话。又碰入耳門。不覺微微一笑。其實這個笑是冷笑。不是熱笑。誰知索額圖誤會其意。以爲得著采頭。不覺顛頭播腦說。今日主張撤藩。皆係誤國之臣。試問兵凶戰危。國家又在新造之秋。立基不固。萬一戰爭發生。搖動國本。那還了得。照米思翰的意思是請先殺掉象樞介裔。奴才意思不然。奴才要請皇上按照庸臣誤國罪名。先將米思翰個腦袋砍了。這砍了二字方沒講完。早是康熙帝把御案一拍。大聲嚷說。你這奴才胡講些甚麼。這時索額圖正講得起勁。猛聽半空中打下個霹靂。唬得面無人色。只是抖戰。只是碰頭。諸位你曉得康熙帝或喜或怒。是種甚。

麼心理。那撤藩事體。是他決計實行。豈有個收回成命的道理。不過種族問題影響很大。現在誰成誰敗。尙沒有十分把握。如因此鬧起滿漢意見不待動手交兵。一定四方解體。真個要拍拍屁股讓出中國。走回他那寧古塔去了。這康熙帝再英明不過。再深沈不過。所以米思翰提出防範漢官嚴辦二魏。不由得觸動惱怒。沒口子罵他們糊塗索額圖。又矯枉過正。益發糊塗極了。當下很很的將御案一拍。正要發作。忽瞧見新科狀元韓荃。彷彿在那廂吁歎。因卽招呼侍臣。傳韓荃上殿問話。這韓荃表字慕廬。係江蘇長洲人氏。既中會元。又中狀元。文學很好。才智很高。比因皇上傳呼。不慌不忙。匍匐殿前。奏說。適聞廷臣奏議論調不一。有主張用兵南征者。有主張收回撤藩成命者。有主張殺去一二漢臣。以杜絕漢奸者。并有反過論調。竟欲誅殺滿臣。以益驕寇志者。臣愚以漢臣不可殺。滿臣尤不可殺。凡處危疑大事。第一要決斷。要鎮靜。臣常同座師王熙討論此事。他的意思。卻是主張撤藩。主張南征。但不牽涉滿漢種族問題。主上入關是代興漢族。不是結怨漢族。將來要做到滿漢結婚合同。而化那才算真正太平。呢。康熙帝聽到這裏。不覺轉怒爲喜。連連拍手說。這才合著朕的心理。因叫聲子雍先生。何不過來談談。原來王熙表字子雍。也會在過東宮教習。故皇上呼字不名。這時王熙聽得皇上招呼。忙的趕至御前跪下。康熙帝欠一欠身說。先生請起。朕問你對於吳逆。應若何對付。王熙遵旨立起身。

來說自然是命將出征給他個迅雷不及掩耳但他所恃的是那逆子吳應熊他以為應熊是皇家額駙因著金福格格關係一時奈何他不得以臣愚見皇上要下點辣手先將吳應熊梟首示衆一來除去肘腋內患二來三桂祇此一子殺了他個兒子那有不痛癢相關亡魂奪魄的道理也教他銳氣爲之一挫（毒極惡極這一著便足制三桂死命）康熙帝聽到這理不由得連連點頭說是極是極王熙又說此次出兵南征最好重用康親王傑書爲主帥因康王爺公忠體國在先皇世祖時代防制宮闈內亂有勇有謀另安親王岳樂順承郡王勒爾錦亦可獨當一面分路統兵康熙帝復又點一點頭說不錯不錯事不宜遲朕先派人將逆賊應熊抓來當後再行點將南征說著即向下望明珠瞧了一眼此時奏對的廷臣還一個個匍匐在地未敢起身明珠見皇上目光瞧到自己又碰了一個響頭說主子有甚吩咐奴才雖赴湯蹈火義弗敢辭康熙帝笑說沒有別的朕今就派你帶人到吳應熊那邊速將那賊犯抓來在瀛臺候審明珠喏喏連聲皇上將御袖一拂也就退朝不提單表文武百官出朝首由兵部尙書明珠率領軍校五百名徑往和碩額駙吳應熊府第而來這時應熊得著老父起兵確信方與金福格格坐在上房密謀一切兒子世霖今年已一十七歲當下站在應熊背後金福格格笑指著世霖說好了好了你的祖父做了皇帝你父親自然是皇太子你便是個皇太孫了但是噤很

合算（何不合算之有）應熊笑說：「你還有甚麼不合算呢？將來我做皇帝，你便是昭陽皇后，到得位正六宮時候，比較這格格身分，豈不要高上百倍嗎？金福格格嫣然一笑說：「啫，昨夜三更天，得了奇夢，夢見你身上盤住一條黃龍，世霖身上好像也盤住一條小龍，嚙想龍應九五之象，怕的你們父子總有做皇帝的希望呢？」（怕的是繩索纏身，爲大龍小龍的變相）應熊笑說：「一定一定，沒有疑義，不過我想這兩日事機喫緊，你還得入宮探望探望才好。」金福格格將臉色一沈說：「要探望甚麼？難道玄懌小子對於姑父姑母還安著甚麼歹心嗎？」（何見得沒有歹心）嚙倆住在京城，你父遠隔雲南，父親有功，兒子也不會効力，父親有罪，兒子也無法諫止，難道做了皇帝，便不顧親誼，不講情理嗎？你莫過慮，天落下來有嚙這長人去頂（誇下海口，看你如何頂法）應熊聽到這理，趕忙起身，向著他夫人打個踉兒，笑說：「一切仰仗大力話沒講完（到了到了）早聽得四面嘈雜聲浪，有兩了管家慌慌忙忙跑進來，說不好了，不好了，現在兵部堂明珠明大人已經指揮人衆四處把守，聲稱有旨要額駙跪接，應熊不聽，猶可一聽了管家稟報，渾身早索索的抖戰起來，畢竟金福格格是不怕事的，忙說：「嚙去，嚙去，一擡身由內搶步出外，見著明珠，嚙說：「你來何幹？」明珠笑說：「聖上有旨傳額駙趕快入宮，金福格格說：「入宮便入宮，要帶領這些軍校幹甚？」明珠又笑說：「此事不與格格相干，嚙是上命，天差概不由己。」

金福格格又嘆說。任是上命天差。際今天偏不讓額駙出馬。明珠暗想。一想此時必用個調虎離山。方法方爲妥當。於是呵著腰說。格格且請息怒。尊處是皇室至親。最好由格格親自進宮。向主子面陳一切本部便退出人衆。靜候格格的回話。如何。金福格格連冷笑說。你敢瞧不起。嚙麼。難道嚙就不敢去見主子麼。明珠忙笑說。言重言重。如此就請格格從速入宮。金福格格不知是討忙把袖子一拂。喊聲總管伺候。總管王忠當即備齊輦轎。金福格格忙的換了一身華貴服飾。就此入宮。不在話下。這時明珠見格格輦轎去遠。忙招呼堂官嚴子虛。鄔有仁兩個過來說。嚙們再不下手。更待何時。嚴鄔二人一聲答應。隨即率領軍校。如狼似虎的奔入後室。吳應熊和兒子世霖知事不妙。早已躲入複室。軍校們四下搜尋不著。抓住一個小小侍女。用刀擗著頸項。逼令吐實。那侍女慌了。只好指明所在。一衆軍校打入一間暗室。仍然不見。誰知應熊卻藏在板壁夾裏。世霖却伏在臥匿底下。軍校們有精細的瞧出形迹。先揭開臥匿。將世霖拖出。隨手用一條索子捆起。應著小龍纏身夢兆。應熊藏在夾壁裏。面這時抖戰不止。軍校們早已瞧科明白。當將夾壁打開。牽出應熊。亦用一條索子捆起。又應著大龍纏身夢兆。請問這應熊父子被捉被捆爲何不則一聲。俗說蛇兒雄黃。父子們因金福格格抵擋。來人不住。早已是昏頭昏腦。神經喪失的了。閑話刪除。要講明珠既拿獲要犯。也不問情由。當即帶拖。

帶扯的押赴瀛臺。此時康熙帝已升了御座，左右排列著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別的駙額及內務大臣。一時肅靜無聲，當由明珠見駕，繳旨奏明欽犯吳應熊、吳世霖父子俱已拿到，康熙帝點一點首，卽傳內侍牽曳應熊父子兩犯，匍匐下畢，竟皇上與姓吳的有些關係，先用溫言套問說：「應熊，你今日知罪嗎？」應熊在地連碰響頭說：「臣實無罪。」臣的父親作事，臣一概不知。康熙帝笑說：「好個不知將來你父奪了大清江山，做了皇帝，立你做個太子，你的兒子便做皇孫，那時你知也不知？」應熊又碰著頭說：「臣願永久做皇清額駙，甚麼太子、太子臣的夢魂兒也不作。」此想臣父遠在雪南，臣近居京畿，有二十年之久，父子遠隔，毫不通風，望皇上念太宗世祖近念金福格格，并察臣平日報國微忱，逾格減輕。臣罪這生生死死，都不敢忘恩的。康熙帝聽到這意思，少動繼而一想：「朕若不下決心，如何幹得大事？」當把牙關緊咬，用手將御案一拍，說：「朕欲容你，奈國家法律是不能容你。按大清法律，一人反逆，九族全誅，無論你是否與你父三桂通同謀逆，但照法律定罪，是容你不得，并容你兒子不得。你父子不必怨朕，你須怨你孽父吳三桂，不必多講刑部尚書莫洛何在，快將他父子一齊牽出，梟首原來皇上在瀛臺鞫囚。其他文武百官，可不必列班，獨刑部尚書是要在駕前候旨的。這時莫洛得了聖旨，何敢怠慢，當將吳應熊、吳世霖押下，剪押應熊，知不得活，便潑口大罵，可憐世霖小子，自出娘胎，嬌生慣養。」

此時要做刀頭之鬼，免不得呼爹呼娘，放聲大哭。在這個當兒，那金福格格卻從宮內跑來，一路哭呼冤枉聲稱，要與皇上拚命。康熙帝瞧出來，意不善，忙把御袖一拂，就此退後。這邊金福格格鬧來，早有侍衛擋住，格格急得沒法轉身，趕往法場。誰知未到法場，那應熊、世霖兩顆腦袋早已落地，可憐金福格格是哭得一佛出世，二佛再生。當由內廷派出總管太監，將他拴回，從此金枝玉葉便做了寡鵠孤鸞。這卻不提（了却應熊在京一面），單講康熙帝斬却應熊父子，是要教三桂知道厲害的。是要教三桂得了這種警告，由此心忤膽裂的，丟下世霖首級，合屍掩葬，隨將應熊首級，用小木籠裝好，并差八百里加緊驛遞，送給雲貴總督甘文焜。這甘文焜表字仲明，係遼東人氏，籍隸漢軍正藍旗。由朝廷特派前來，監視三桂行動的。另雲南巡撫朱國治、貴州巡撫曹申吉，亦在前年與姓甘的同時放出。但那國治是與文焜一氣的，申吉是不與文焜一氣的，因為甚麼？為著三桂轉派雲南提督張國柱、貴州提督李本深四出運動，姓曹的已經軟化，獨姓甘的和姓朱的強硬到底，不受吳藩運動。有時三桂擺出那和碩親王架子，實行小朝廷儀節，高坐銀安殿，所有南省文武百官，是要叩頭行禮。三呼千歲的。甘文焜和朱國治每每託故不到，三桂也無法可想。現在吳藩既大起兵馬，稱為總理天下水陸大元帥，與明討虜大將軍，當日檄文一出，甘文焜忙的點兵調將，無如是點兵不至，調將不來一所總督衙

門團團四周反被吳營包住。要同巡撫朱國治會話。也就不能。這日正在內衙悶坐。忽見旗牌官入內稟報。說是京城裏有八百里加緊馬遞。并飛送一顆人頭過來。文焜趕著公服升堂。來人投遞文書。係蓋著兵部大堂印文。拆開一看。乃知傳來首級。不是別人。正是逆藩吳三桂的兒子吳應熊。諸位看到這理。必然有一句話駁我。既說是吳藩起兵。沿路城池必有吳兵把守。如何這驛站還通這顆人頭。就沒人盤查嗎。要曉得吳藩當時號令是准許各路文書投來。不許滇省文書發出一者。因為各方歸附。或有緊要機密來報。二者因兒子應熊尚在北京。對於京報驛遞尤其放行無阻。非叙此一筆不可。所以有這兩種原因。故爾吳應熊一顆首級得直達此地。總之牆風壁耳。驛遞既到。早有吳藩的偵探跟著過來。文焜知事情不可隱瞞。索性大張旗鼓發貼出一張總督部堂告示。將應熊首級懸出。轅門示衆。這一示衆不打緊。登時消息傳播到三桂藩邸。上下人等無不盡知。却沒個人敢向三桂稟報。因這白頸項老鴉。是討人厭惡的。其中有個家將靈活一點。竄入機密室。探頭張望。只見三桂同一班心腹正在商議機要。請問三桂有幾多心腹。前編敘過一位是女塔郭壯圖。一位方孝標。一位錢一飛。此時卻新添個人物。名叫韓大任。這大任是湖南人氏。却飽讀六弢。深明三略。自命為淮陰侯。第二故別號小淮陰。這小淮陰來謁三桂。却陳說現在進兵方略。當先據湖廣。在荊襄一帶發展兵力。以破天



下之腹再將珠江流域及揚子江流域連合一氣然後直渡黃河不向別處專攻京師那韃子從山海關來還請他從山海關去不出三年包管我公得志天下（規畫不差不愧淮陰侯第二）方孝標接著進言說前日接著四川總督羅森來信并說是陝甘總督王輔臣亦一致贊同編書的你後文不顧前文那前編交代陝甘總督不是孟喬芳嗎何以此次突然提出王輔臣來諸位要原諒一點在下的

一枝筆實在是分撥不開滿清的官場調動原無一定這時孟喬芳已死當然特派王輔臣來繼任但王輔臣一向防邊駐紮在雁門關外與內蒙古察哈爾藩王布爾尼原有關係他這歸附吳藩不打算那察哈爾部落也就脫離滿清關係（預伏下回）俗說是連枝帶葉在下且丟過一邊且談王輔臣與川督羅森是一氣羅森與吳三桂是已有密約這川陝一路當然歸入吳藩範圍方孝標提到這裏又是錢一飛插口進言說如此看來我公是威加四海尙藩耿藩既休戚相關那廣西將軍孫延齡亦在我們掌握之內我們是根深蒂固後顧無憂爲今之計可按照小淮陰先生計畫進行此次出兵湖廣規復中原是牢不可破萬無一失的三桂聽到這理神采煥發哈哈大笑一眼瞟到愛塔郭壯圖那知壯圖神不在此他的神色只顧注意外面原來要進來報信的家將已在機密室外望著壯圖擠眉弄眼壯圖知有事故一時不及理會韓方錢三人議論眼光直射注那來人身上正在懷疑却被三

桂○瞧○出○情○形○呼○喚○一○聲○說○壯○圖……你○在○這○理○發○痴○做○甚○麼○壯○圖○當○將○神○智○一○疑○說○怕○的○目○前○出○了○緊○急○事○故○不○然○那○個……三○桂○急○急○動○問○說○你○好○不○明○了○那○個○是○甚○麼○事○又○是○甚○麼○人○壯○圖○慌○忙○起○身○說○且○待○我○問○個○端○底○於○是○三○脚○兩○步○跨○出○室○外○忙○向○那○探○頭○探○腦○的○家○將○問○說○你○這○般○慌○張○有○事○快○講○那○家○將○欲○待○不○說○經○不○住○郭○壯○圖○眼○睛○一○楞○來○人○只○好○像○那○白○頸○項○老○鴉○一○五○一○十○把○禍○事○報○了○壯○圖○聽○到○清○廷○殺○去○吳○應○熊○傳○首○來○演○喫○這○一○謊○不○覺○舌○頭○伸○出○來○縮○不○進○去○連○連○嚷○著○啊○唷○兩○聲○身○子○不○能○動○彈○三○桂○在○室○裏○聽○不○出○甚○麼○格○外○著○急○連○聲○大○呼○說○壯○圖……又○有○甚○麼○事○情○不○來○告○我○壯○圖○沒○法○只○好○轉○身○入○內○面○色○如○土○口○內○不○住○啊○唷○啊○唷○三○桂○急○得○跌○足○說○你……啊○唷○甚○麼○壯○圖○欲○言○不○禁○號○啕○大○哭○吞○吞○吐○吐○的○說○我……我○那○鼻○兄○你……你○死○得○好○苦○呀○三○桂○這○時○心○如○刀○絞○不○禁○岔○聲○嚷○說○我……我○的○應○熊○兒○難○道○在○京○遇○害○嗎○壯○圖○哭○說○是○的○是○的○并○且○一○顆○首○級○已○是○懸○挂○督○轅……

三○桂○一○聽○好○似○半○空○中○打○個○霹○靂○被○攝○去○泥○丸○宮○的○真○魂○登○時○烘○通○一○聲○跌○倒○在○地○直○首○直○脚○氣○息○全○無○正○是○

大○動○干○戈

爲○底○甚○事

子○既○亡○身

父○亦○絕○氣

評曰開編仍以詩起并非編者好聘才華不過因機軸轉換當此絕大關鍵非得這宏篇鉅製不

足以冠冕一時。

叙康熙帝解決撤藩問題，却引起漢滿種族意見。滿人欲藉此以排擠漢人，漢人亦欲藉此以挾制滿人。即如韓荃、王熙未必實心，滿不過處於積威之下，不得不略獻計策，以免敗人主猜疑。然而三桂殘殺明裔亦宜，有此報施天道好還，毫釐不爽。然而以漢人戕殺同類亦未免過於忍心，甚非計之得也。

金福格格因有皇后迷夢，平日將應熊所作所爲，不肯絲毫洩漏。婦人內夫家而外母黨，皇室且然。况平民乎？讀此不勝感慨系之。

吾觀編者叙事，莫妙於穿插。明明欲急叙吳藩，却借傳首滇中，做個過峽。此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絲毫不著痕迹。

叙清廷誅吳應熊父子，趁手將康親王簡親王帶出，叙吳藩機密室會議，趁手將韓大任帶出。至大任規畫中原數語，洵爲經天緯地之才，不愧以小淮陰自許。說三桂得應熊凶耗，純用逆筆，亦係編者特長。

## 第四十四回

毀活寶吳藩大起兵

集天潢清宮小會議

三桂聽兒子應熊被殺的凶信，一時氣急攻心，暈倒在地，直首直脚，氣息毫無，把個愛塔郭壯圖，僥得手足無措，帶哭帶嚷，連稱不好轉，是小淮陰韓大任說郭先生不必無急，消停一刻，殿下目會甦醒，這理用你不著，你可進內通知王妃及王孫等趕快前來壯圖得著這句如飛的趕入後宮，報信不消說得那王妃陳圓愛妾連兒及壯圖的妻女并姣媳八面觀音無不孃孃停停彷彿是穿花蝴蝶，過來還有王孫吳世璠今年已一十五歲姪孫世琮今年二十二歲也，衣冠華美，陸陸續續的跑來，最後踹著官步是郭壯圖的兒子郭珍今年也一十五歲，那八面觀音小寶便是郭珍的聘妻吳世琮的妹子算是三桂的姪孫女兒不是編書的煩瑣因為後來有一段豔史不得不鄭重叙明（爲後文蔡毓榮搜宮獵豔張本）這個當兒男男女女轟動一室，畢竟吳三桂是英雄短兒女情長，只這一種鶯姣燕媚的聲音送入耳畔，不知不覺的竟會將一縷驚魂喚轉回來，豈非天大的怪事（編者筆尖兒真有追魂攝魄之妙，讀至此爲浮一大白）三桂醒轉悠悠的歎了一口氣，雙眼微睜，圓圓同連兒早飛撲上前，齊吐姣聲說王爺醒了……三桂略一轉身，才知此身原躺在地毯上，忙伸開雙臂，左手由圓圓拉了，右手由連兒扯了，無如他個軀殼，魁梧年已六十七歲，一時慵懶得很，兩個柔脆女人如何挽他得動，還是姪孫世琮力大轉到身後一起勁，將三桂抱起就勢躺在睡龍椅上，三桂見有

座客在前忙將手一揮那韓大任方孝標錢一飛就此退出機密室然後陳圓圓連兒忙忙問說王爺爲何急得這樣這豈不要妾等的性命嗎三桂指手畫脚的罵說這叛狗玄燁小子我與你勢不兩立你今日殺了我的兒子我有一口氣自然會取你償命（談何容易）陳圓圓這才明白因啼哭著勸說罷了罷了你沒有兒子還有你面前孫子說到這裏用手向世璠一招世璠乖覺忙著走近三桂跟前跪地抱膝三桂哭喪著臉說你可知道你父親被鞭子害了嗎世璠哭說父親死了還有哥子三桂說咳你哥子也是沒有命了世璠登時把眼淚一揩猛然立起身來咬著牙齒說害我父兄此仇不共戴天我不殺盡鞭子誓不爲人（不必有是事不可無是心）三桂聽到這裏精神煥發忙嚷說好：我沒了好兒子却有好孫子現在我的檄文已發各方面已然響應我使刻日起兵當時姪孫吳世琮又在旁插言說我聽講去殺鞭子比甚麼事情還快話些但是這裏督撫皆是眼中釘那朱國治還可饒他爲最甘文焜竟膽敢大張告示將我叔父首級懸出示衆不殺此獠怎洩我恨三桂被世琮這句提醒忙說這姓甘個狗頭便派你前去結果罷世琮一聲得令隨招呼馬寶帶領五百健兒自家騎跨馬匹電掣風馳的去了（未知此馬可是滾雪獅子馬）不消片刻將甘文焜首級取來并那應熊的首級亦摘下帶回三桂見了文焜的首級罵說你這紂助爲虐的匹夫平日眼珠安反了認不得本

藩也有今日說罷把一顆頭拋擲有三三丈多遠當有人拾去掩埋爲最三桂見了兒子應熊一顆首級打動父子天性雙手抱著大哭簡直哭個不止世璠在旁也自號啣放聲轉是義兒馬寶上前奪過首級說父王須趕辦報仇的大事在三日之內可調齊各路水陸兵馬臣兒願充做敢死隊的先鋒殺上前去三桂止哭點首就此退後不消講得那應熊首級自然用棺木盛殮這才叫做身首異處身子葬在北京首級葬在雲南做鬼的也要分做兩截豈不是魂魄無歸嗎三日易過水陸各處奉到吳藩的飛檄正是馬不停蹄人不歇轍一路一路的都趕集滇城書中要講到總理天下水陸大元帥與明討虜大將軍吳三桂升殿點兵點將一時九通炮響鼓角齊鳴文的是象笏烏紗方袍玉帶武的是頂盔貫甲佩劍挂刀一個個智謀高深一人人勇略出衆銀安殿上挂起九龍黃幔當中座案排列的兵符印信一口尙方寶劍還是清順治帝賜給的這時算做了吳藩的傳家法寶你瞧三桂升座是何等裝束頭戴一頂鬧龍爛銀盔身穿鑲龍銀鎧甲外披一領銀綫織就的五龍袍夾雜些五采雲頭一副銀盆白面眼光灼灼兩道長眉插入鬢際正鼻梁四方口一部銀苗似的虎鬚老則老精神尙健坐在上面儼若天神左邊站的馬寶右邊站的胡國柱一排文官由方孝標錢一飛領班以次有二三十位無非錦裝的酒袋繡製的飯囊我也不去表他們的姓名一排武將由郭壯圖韓大任領班以下是吳

應麒吳國貴吳之茂王屏藩夏國相還有襄陽趕來的楊來嘉皆係超等上將百戰百勝勇略過人更有那雲南提督張國柱貴州提督李本深廣西提督馬雄總兵線國安都算得吳藩心腹之將姪線的原與馬寶胡國柱一氣因其家世廣西三桂特放他做廣西總兵以便與孫延齡連合此時却奉檄趕來衆文武行參已畢三桂正欲發令忽有旗牌官前來通報說轅門外有位老神仙陳么來見一來得突兀）三桂一笑說這老頭兒還不死嗎（我亦謂然）今日前來我到有借重他的去處即速傳他來見旗牌官答應一聲飛的將老神仙引到老神仙見了三桂也不叩頭行禮手裏却捧著個黃包袱只是嘻嘻的笑三桂說你這袱子裏包的甚麼老神仙說是種最靈應不過的寶貝你要見識見識麼說著就打開袱子取出木匣木匣打開早爬出一件活寶你猜是甚的活寶原來是一個一尺六寸的頭號大烏龜（匪夷所思筆墨狡猾）那龜見了天日將頭一伸綠氍氍的細毛滴溜溜的圓眼只管仰望三桂三桂很不開味因嚶向陳么說你活到一百歲還是這般嬉戲實在討厭陳么忙說這烏龜也是個祥瑞物事自古稱麟鳳龜龍算做四靈我今日打聽主公出兵特來獻此靈物還算我是嬉戲嗎三桂問說這毓麟東西靈在那裏陳么說他能識天時知地利順人和上通千古下通千古二桂說既然靈到這個地步我到要試驗試驗左右快將我一幅軍用地圖取來左右一聲答應忙將地圖取

到三桂就叫人把一幅六尺寬八尺長的地圖平鋪在地面。瞧這圖上分疆分省，水流山派，條分縷析，比那學校裏面地圖要詳細得許多，高明得許多呢。（但是學校用圖是教師指授的，不是烏龜爬得的。）閑話不談，這時三桂忽發生一種奇想，叫陳么將那大龜安放在地圖的西南角上，因笑嘻嘻的向著龜說：你果然是個靈物，果能知已往測將來，本藩此次出兵，孰去孰從，孰凶孰吉，我的勢力範圍到那裏，你就可以行動到那裏，說也奇怪，那大龜聽著三桂講話，似乎會意，把頭連點了五六下，隨又點了三下。（應著三桂起兵六年，世璠又接續三年）於是依著省界，先由雲南爬過四川，陝西以至察哈爾，復又折回由雲南爬過廣西，廣東，福建，浙江，又由浙江爬到江西，湖北，湖南，末後在湖南衡州地界，只是爬來爬去，團團亂轉，轉到終了，歸到雲南四脚一湊，尾子一環，那毛毳的龜頭便深，深，緊縮，有人呼喝，他撻撥他，辱罵他，敲打他，他再也不睬。三桂看得厭了，始則見他東西爬，走西至察哈爾，東至浙江，到覺得很有意思，繼則見他在湖南地盤轉來轉去，恨不得用手將他抓在北京界綫以內，末後益發不對，仍舊循入雲南窩巢，又見人呼喝辱罵，撻撥敲打，好似死龜一般，可笑。三桂不恨自家沒福，反恨神道無靈，當即惱羞成怒，叫人將龜兄老大捉來，擺在就近條的立起身子，將骹一擡，刷的一脚直踢出殿外，有四五丈高，扑的跌下，可惜那千年靈物，跌得粉骨碎身，這真是校風景了。（龜如



有知何必固執。三桂怒猶未息，叫人快將陳么叉出轅門。一段說龜文字，并非將無咎。有當日質有其事，不過借陳么說來，愈覺頰上添毫。陳么去後，三桂坐定身子，招呼韓大任過來問說：鬼神卜筮，那可算得憑準嗎？大任說：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今日之事，已經勢騎虎背，我不北伐，彼必南征。兵法云：先發制人，好在這裏是兵精糧足，人強馬壯，就請主公分路點將發兵。三桂點一點首說：我箇意思，是分三路出發，不消講得自然，是以規復中原爲中路，那西路必由川入陝，東路必由粵入閩，入浙大任答說：這是最妥善不過的。三桂隨即在插架上取過令箭一枝，招呼楊來嘉、王屏藩、吳之茂三將過來，派他們帶領兵馬五萬，由川入陝，連合那川督羅森、陝督王輔臣，取路殺上京師，以斷滿清的右臂。三將是喏喏答應，接令退下。只見三桂又取出第二枝令箭，招呼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三將過來，派他們亦帶兵馬五萬，先由兩粵入閩，沿路會合孫延齡、尚之信、耿精忠，并要往說臺灣鄭經，取一一致態度，好從東路殺上京師，以斷滿清的左臂。吳應麒不及接令，因說：末將想那會合耿尚二藩，不生問題，惟有往說臺灣鄭經，必得一嘴能舌辯之士，方有効力。三桂點頭：這也不錯。因瞧了一瞧，向著錢一飛說：一飛先生，你可去喫這趙辛苦。一飛說：當得當得，怕的此路兵馬不過是著閑棋。爲下文折回伏綫。三桂說：任是閑棋，也須先生一行。一飛答應，隨著三將退出。其時三桂又取出第三枝令箭，招呼

馬寶胡國柱過來說是你二將可各領人馬一萬五千取路徑下湖南做我個先鋒二將喏喏答應接令退下三桂分撥已定意欲退後早是姪孫吳世琮搶先一步說孫兒聽講去殺韃子心癢難撓這次出發何以留著孫兒不遣三桂笑說你知道甚麼世琮說孫兒是知道殺韃子那韃子同我有殺叔父殺阿弟的大仇我非殺他不可三桂聽到這理又觸動思兒念孫的痛苦不覺目中流下淚來（語深情摯回應前文）因歎說你既要去何能阻你忙招呼韓大任過來你可同世琮帶領兩萬人馬去做馬寶胡國柱的策應說罷因左右顧著兩班文武諸官令其暫退袖子一拂起身回後這時愛塔郭壯圖却携著方孝標仍然覓人機密室彼此從容坐定壯圖對著孝標說今日這場調度可算是大局已定孝標說定是定了不過其中必有變化這且不談且談那巡撫朱國治他雖無兵無將不能爲力但是他與甘文焜同爲滿清命官文焜是個漢軍旗籍無怪倔強國治却是個漢人聞說他才幹不錯我們何不稟明主公就近招降此人有何不可……事有湊巧偏生姓郭姓方的在密室閑談三桂也更過衣服由後面理著銀鬚漫漫踱將出來既到密室兩人起身便將適才的計畫複述一遍三桂哈哈大笑說我久有此意事不宜遲隨即著人去傳張國柱李本深兩將一會工夫兩將如飛而至見過三桂侍立兩旁三桂因將上項的事情說個大概此去要你倆見機而作張國柱回說此人脾味很

大不如結果了他。到還乾淨。三桂冷笑一聲說：「你們究竟不會幹事。」李本深見國柱碰了這個釘子，暗將國柱衣衿一扯，國柱會意，連說：「我去。」一時退出室外。國柱忙對本深說：「你有甚麼主意？」李本深說：「我個主意無論如何把姓朱的賺到這理，讓他們主客當面交談。」國柱亦笑說：「是呀，是呀，兩人一路商議，隨帶了二百名健卒，一起闖入巡撫衙門。」朱國治是不敢怠慢，忙穿齊公服，翎頂輝煌的出迎。本深上前握手說：「足下的喜氣到了。」國治摸不著頭尾，因說：「現在本部院如坐針氈，有何喜氣？」國柱在傍插言說：「一定是喜氣的。」今日吳藩渴望大駕惠臨，國治當將臉色一沈，說：「他做他的藩王，現在又加了甚麼大元帥大將軍的頭銜，我不管他，他也不必前來管我。」不瞞二位，我在此間，早已是生命付之度外。我此刻出迎二位，是因著同寅的關係，萬不料二位不是銜著朝命來的是奉著藩旨來的。本深國柱知話頭不對，軟騙不去，不如用那強權。兩人使勁將國治一拖，國治不由的跟不上走出。那二百名健卒早簇簇擁擁的前後呼喝，一路押解著國治進了藩邸。張李二將超前入內報告。三桂忙升坐便殿，早有家將們推搦著國治上來。國治此時轉不慌不忙，拂開衆人，向上望三桂打了一躬，說：「殿下傳某前來，有何見教？」三桂笑說：「識時務者爲俊傑，本藩殺掉甘文焜，獨留你不殺，正是擡舉你。要你棄滿歸明，國治仰天大笑說：「明在那理？你這老奸戶，猶始則背明投清，繼則叛清稱明，你如真實爲明使。」

該○留○著○桂○王○由○榔○不○殺○以○此○號○召○人○心○禍○福○存○亡○尙○未○可○料○你○的○大○罪○有○二○一○是○賣○父○一○是○弑○君○現○在○叛○消○尙○不○在○內○老○天○有○眼○必○不○能○容○你○存○在○你○望○身○後○兒○子○是○被○殺○了○孫○子○是○被○誅○了○剩○著○那○雜○種○世○播○怕○也○不○做○刀○頭○之○鬼○嗎○枉○過○到○六○七○十○歲○你○自○以○爲○是○嬰○鑠○稱○雄○以○我○看○來○不○過○是○塚○中○枯○骨○罷○了○三○桂○德○到○這○理○那○理○能○忍○耐○得○住○一○聲○怒○叱○忙○叫○左○右○快○替○我○牽○出○這○狗○頭○斬○訖○報○來○左○左○答○應○著○動○手○國○治○是○罵○不○絕○口○據○說○牽○出○斬○首○一○顆○人○頭○落○地○口○中○猶○高○喊○逆○賊○三○桂○四○字○（○想○是○附○會○其○詞○）○閑○話○休○絮○三○桂○既○殺○國○治○所○有○雲○貴○兩○省○的○官○吏○更○無○一○人○反○抗○這○才○大○起○兵○馬○揀○了○一○個○吉○日○良○辰○親○祭○纛○旗○所○有○部○下○旗○幟○一○例○用○白○彷彿○是○銀○濤○雪○浪○浩○浩○蕩○蕩○殺○出○滇○省○從○行○的○是○郭○壯○圖○張○國○柱○李○本○深○線○國○安○尙○藩○那○邊○派○了○尙○之○禮○之○義○弟○兄○四○個○遠○來○耿○藩○那○邊○派○了○馬○九○玉○九○珍○弟○兄○兩○個○過○來○羅○森○那○邊○派○了○張○星○耀○苗○之○秀○兩○將○過○來○在○路○又○有○李○來○亨○王○自○奇○關○有○才○三○將○自○來○投○効○這○三○人○原○係○李○定○國○的○部○將○後○來○由○明○降○清○沒○有○得○著○大○用○此○時○三○桂○正○在○用○人○之○秋○一○律○升○授○做○挂○印○總○兵○各○帶○各○的○營○頭○并○可○自○由○活○動○（○後○來○中○途○也○就○各○歸○各○處○）○統○計○吳○藩○大○本○營○人○馬○共○是○二○十○四○萬○既○抵○湖○南○邊○境○忽○接○到○先○鋒○營○馬○寶○胡○國○柱○兩○將○報○告○說○是○清○廷○已○派○四○駕○親○王○郡○王○并○貝○勒○貝○子○南○征○聲○勢○甚○爲○浩○大○我○軍○不○得○前○進○請○令○定○奪○諸○位○編○書○的○這○時○這○枝○筆○不○能○僅○叙○一○邊○放

著那清廷不說了（得風使轉，運筆如飛）却說康熙帝自殺去吳應熊父子，傳首到了南方，知道這場干戈，就迫在眉睫，坐在宮中，悶想三日，將欲此次出兵，不用漢人，又恐格外發生反響，將欲重用漢人，想那一般漢人，大大的倚靠不住，左思右想，有時打開地圖看看（因吳三桂那幅地圖，引出清廷這幅地圖，妙有關合）圖上分省分界，山脈水流，要塞次塞，却標識得清清楚楚，又瞧望了，又望料，到三桂進兵，必分三路，必是一路由川入陝，一路連絡尙耿，二藩在閩，著手還有一路，當然是突出湖南來破我的中腹（如見如見）呀呀呀，我這中腹豈可被他破開，前日王熙奏對，本勸朕用康親王傑，書還有其他的親王，郡王，朕不如就此開個皇室會議，一者試試他們的才略，二者探探他們的志願，我便有了尺寸主意，已定當即派御前太監傳旨，各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護國、各將軍入宮會議，不消多時，一簇簇珠頂紅纓，一個個團龍黃褂，來見皇上，有行抱腰禮的，有行叩頭跽膝禮的，挨次見畢，各立一旁，康親王傑書、安親王岳洛、兩位領班，以次有簡親王喇布、順承郡王勒爾錦、貝勒彰泰、尙善、多羅貝勒董額、貝子洞鄂、將軍穆占察尼等，凡與征南戰事有關的，編書的，把他名字開列其餘，我也不去理他，由他做儀式上的金枝玉葉罷了，閑話少說，當由康熙帝誠懇動問，說現在吳逆猖獗，朕已殺了他的嫡子嫡孫，眼！這場干戈，非常猛，國家存亡關係在此，諸位皇伯、皇叔、皇

兄。皇。弟。有。何。見。教。……康親王安親王首先對答說：朝廷須先發制人，非從速南征不可。康熙帝說：那個自然，但是出兵要分幾路，以那一路爲最重要呢？諸人未及回答，獨勒爾錦提議說：以某看來，逆賊三桂的重兵，必齊集湖南，其次尙藩耿藩，是同他一氣，現在嚙們的兵馬，可分做兩路，一路由豫經鄂，直逼湖南，一路由魯過蘇，重扼浙江，但是兩路兵要分別個輕重，那下湖南征討的，又非厚集兵力不可。皇上點一點頭說：此言正合朕意。朕想山西一帶，亦須屯紮重兵，諸人未及回言，轉是貝勒董額只子洞鄂一齊插言說：主子明見萬里，在前陝甘總督孟喬芳，那人老成持重，是很靠得住的，如今換了個王輔臣，風聞此人有些態度不明，這到不可不防。皇上連說是極是極，如此朕先把這一路安排，朕今不用別人，就派你倆督兵扼守山西，所有部將，由你倆自選。當時董額保舉了瓦爾喀，洞鄂保舉了佛尼勒，皇上依允，二人隨即退出。（先敘明西路）康熙帝又瞧著傑書說：朕想吳逆起事，是借撤藩爲題，與尙藩耿藩結合一氣，攻守同盟，但尙可喜，不似吳逆狡猾，前者疏請撤藩，或非有意嘗試，或出於家庭革命可喜的兒子之信，聞甚忤逆不孝，并聞與耿精忠有翁婿之親，這一回變故，一定是可喜，不知一定是之信精忠瞞著可喜，大做特做，朕想小人利交久後，必利盡交疏，預料尙耿二藩與吳逆不能終合的，不過辦粵閩的事，要個資深望重，有膽有識的人物，朕想來想去，無過於你，你可統兵三

萬由魯過蘇去勾當此事。康親王不敢有違，當即保薦了額楚揚捷，做左右翼的統帶，另請以兵部侍郎李之芳做了參謀。皇上依允。康親王也就辭退。次敘明東路。這時重大問題，便是個中路選帥。康熙帝因想適才勒爾錦一番言論，到是暢曉戎機，不過那戰陣攻守，不是紙上空談，且聞他從前和驚拜似有點瓜葛，這人的操守是不可相信的。（爲後文貪財好色伏綫）然而事急用人，也不可因噎廢食。此次兵下湖南，我且用他做第一路的統帥，那第二路就派喇布同尚善，第三路派安親王岳洛那岳洛是我相信得過的一路，勝是一路，方可計出萬全。主張掣定，當即向四人說明。四人何敢怠慢，當由勒爾錦請以徐日昇、費隱、雷孝思、杜德美隨征。請問這四人有何本領，原來係意大利人南懷仁的徒弟，善造紅衣大礮，但是礮式愈過愈精，二三十年前的礮式笨重不堪，後來經南懷仁氏入細研究，隨地隨時，得用土模製造，勒爾錦注重這點，想見他六弋三略，不過以火礮取長了。（今之軍閥武人聽者）到是安親王岳洛採用人才，主義當下保薦了一文一武，那武的是梁化鳳之子梁鼎文，的是高天爵的女婿蔡毓榮，兩人皆英年傑出，才具不凡，姓蔡的尤勝似姓梁的。後來征南戰功非常卓著，這算是安親王的特識了。皇上當即依允。岳洛退出。（又次敘明中路，筆墨皆有變化）其時天色不早，康熙帝拂衣退後，其餘王公貝勒貝子，也就如鳥獸散，不在話下。編書的却有一句交代，此次

三路出兵，是康熙朝第一次大典，免不得依照滿洲舊例，要由皇上率領出師。諸統帥在那堂子裏，行禮甚麼，喇嘛念咒了，佛婆跳舞了，賜酒賜牲，一點儀式不缺。最後康熙帝向諸帥訓詞，無非預祝旗开得勝，馬到成功，鞭敲金鐙，人唱凱歌罷了。先是多羅貝勒董鄂貝子洞鄂，點兵三萬，用佛尼勒瓦爾喀隨行出京，向山西取路。次是康親王傑書，點兵三萬，督同額楚楊捷，并參謀李之芳出京，向江浙取路。最後是順承郡王勒爾崙一起，却點兵五萬，帶著造礮能手四人出京，開往湖南。簡親王喇布貝勒尙善一起，又點兵五萬，繼續出京，暫行駐紮湖北。安親王岳洛一起，總共點兵八萬，用梁鼎爲先鋒。蔡毓榮爲參謀。初議出京以後，定於長江以北屯紮。毓榮中途獻計說：「愚以爲江北紮營，不如江南以形勢論，最好紮營九江。向東可以策應江浙，向西可以節制湘鄂。沿江如蕪湖、安慶、田家鎮、黃石港，諸要隘皆可屯紮重兵。岳洛說：「如此布置，咱們第三路人馬，豈不抄在第二路之前嗎？」毓榮說：「兵在相機，不分畛域，以及早圖功，爲是我們能平滅吳逆。他那理子女玉帛很多呢。諸位姓蔡的，何以這時便談到子女玉帛？原來吳藩豔福地，早經歆不真這毓榮今年才二十五歲，表字仁庵，亦係漢軍旗籍，要算得當代奇才。有人替他相面說：「他該做和尚，他很不服氣，暗想：「我這塵心未斷，如何削髮？後來娶高天爵之女爲妻，豔而有才，自是稱心。然而他的慾望頗奢，聽講吳藩那理有甚麼四面觀音，六面觀音，八面



觀音不怨得早發。生奇想要學那紅孩去拜拜。觀音或者相面的說我出家就合著這不可思議的禪機。所以說到征南。便想到滇城。提到滇城。便想到子女玉帛。須知這子女玉帛四字是誤盡蒼生的。你瞧那吳三桂不早圖功一誤。再誤以至身敗名裂爲著甚麼。夾叙夾議非是閑話。句句在針對後文。正是

南方起兵 北方應付 未立奇功 先謀奇遇

評曰。叙桂三氣絕在地來了一陣妖嬈。尤物不待藥救。竟然甦轉過來。此種絕妙文思。真是天驚石破。質言之不過以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坐實三桂的弊病。自誤誤人其貲無可藥救。

寫三桂升座點兵調將亦極有精采。中間忽插出老神仙陳么來。謁已屬奇異。借此又闢出一個大龜盤走地圖。他稗史是傳說在湖南衡州定都以後。與此小異。然編書要有變化。叙在事後。未免朽骨無靈。不如事前。叙來較爲得機得勢。借此提振全局。益奇外出奇。

敘過三桂點將出兵。卽叙清廷點將出兵。此亦三路。彼亦三路。不但結構謹嚴。而過峽處亦不嫌唐突。真妙手也。然有三桂地圖。又將康熙地圖一襯。真乃針鋒相對。映照自然。作全書固要有結構。卽小小章回亦須有結構。卽如此回以妖豔起。亦以妖豔收。是知三桂之敗。

敗於妖豔。後來蔡毓榮奪官奪爵，至削髮爲僧，亦敗於妖豔。然則傾城傾國，其必爲禍水而無疑矣。

#### 第四十五回 勒爾錦兵敗失湘鄂 楊來嘉勢急擾荆襄

上回講到吳藩大起兵馬，清廷也分三路出兵，但三路之中，以中路最爲重要，於是從中路又分做三路。最後安親王岳洛駐兵九江，前路簡親王喇布貝勒尙善駐兵湖北，再前路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湖南（總括一筆）。先講湖南巡撫叫做盧震，標下有綠營兵馬二萬，湖廣總督華善標下有兵馬三萬，均係鰲拜的黨羽。那鰲拜與三桂勾通，是前書交代明白的。舊話不提，單表華慮二人，皆庸碌無才，不能獨當一面。而況平日又受吳藩的籠絡，久已懾服威勢。在三桂謀反的當兒，早奉到檄文，屬其棄滿投漢。盧震當派個心腹來探探華善意思。華善因對來人說：不問如何，我們是取同一態度罷了。盧震得了這回回復，他早有了主張。日前馬寶、胡國柱兩個領兵前來，不待開火，投遞戰書。早是用些財帛羊酒，前去犒師。馬、胡兩人，自是滿心歡喜。正在接洽妥當的時會，韓大任同著吳世琮兵馬又到。世琮聽講盧震歸附，高興非凡，因拍手大笑說：我們是一路，順利路路順利，由此殺上北京，怕不通行無阻。嗎話言未了，盧震那邊又打發個心腹家將過來，報告清廷三路出兵消息。第一路是某人，第二

路。是。某。人。第。三。路。又。是。某。人。某。人。還。有。甚。麼。新。式。紅。衣。大。礮。一。總。說。了。吳。世。琮。聽。見。毫。不。介。意。還。讓。說。任。他。有。多。少。羯。狗。一。起。殺。來。我。是。不。懼。怕。的。轉。是。韓。大。任。說。我。們。不。可。造。次。一。面。叫。姓。盧。的。讓。出。長。沙。一。面。須。將。緊。要。軍。情。去。飛。報。總。統。天。下。水。陸。兵。馬。大。元。帥。候。令。定。奪。馬。胡。二。先。鋒。忙。說。是。的。是。的。當。即。派。了。兩。名。飛。騎。不。分。星。夜。上。至。三。桂。的。行。營。一。個。圈。子。兜。轉。緊。接。上。回。三。桂。得。了。這。起。緊。報。知。道。清。廷。已。派。出。四。駕。親。王。郡。王。并。貝。勒。貝。子。忙。把。大。令。一。揮。催。動。人。馬。也。就。不。分。星。夜。趕。到。湖。南。這。時。長。沙。已。經。讓。開。吳。兵。已。在。城。內。城。外。擇。要。駐。紮。所。有。馬。寶。胡。國。柱。吳。世。琮。韓。大。任。自。然。出。郭。迎。接。但。不。見。新。降。的。巡。撫。盧。震。原。來。盧。震。也。是。個。騎。牆。派。他。既。同。南。方。接。洽。安。定。又。恐。怕。清。兵。勢。力。雄。厚。萬。一。吳。兵。戰。清。兵。不。過。自。家。兩。頭。不。能。著。實。不。如。放。活。動。些。先。去。與。鄂。督。華。善。商。量。個。辦。法。所。以。他。一。面。讓。出。長。沙。一。面。又。帶。了。幾。個。親。隨。趕。往。湖。北。武。昌。去。了。當。下。三。桂。不。見。盧。震。出。迎。也。不。查。究。根。底。好。在。長。沙。已。得。就。此。駐。兵。三。日。到。了。第。四。日。三。桂。升。坐。大。帳。先。令。馬。寶。胡。國。柱。仍。領。先。鋒。隊。去。攻。岳。州。兩。將。不。敢。怠。慢。各。領。人。馬。一。萬。五。千。不。分。曉。夜。兼。程。趕。往。岳。州。才。駕。船。只。趕。過。八。百。里。洞。庭。大。湖。早。見。岸。上。有。位。大。員。翎。頂。輝。煌。勒。著。坐。馬。在。那。廂。伺。候。你。道。來。人。是。誰。便。是。湖。南。巡。撫。盧。震。這。盧。震。原。想。到。湖。北。武。昌。去。見。華。善。商。量。主。意。不。料。行。至。岳。州。那。清。廷。南。征。第。一。路。的。統。帥。順。承。郡。王。勒。爾。錦。已。到。當。下。盧。震。只。

好硬著頭皮來見勒爾錦。勒爾錦一見即問說：長沙戰事如何？你是個督兵大臣，爲何跑到這裡。盧震見話頭不對，忙說：我是前來調集軍糧的。勒爾錦說：休得胡講。現在長沙想必是失陷的了。哼，哼，你這顆腦袋，嚼是砍定的了。忙呼喚左右，正欲動手綁縛。轉是徐日昇、費隱、雷孝思、杜德美四人代爲求情。勒爾錦說：既是諸位代他討情，暫限他單人獨騎去將長沙收回（糊塗話）。不然休想活命。盧震沒法，只好跪地碰頭。喏喏答應，轉身出城。一徑跨馬來到洞庭湖邊，遇見吳兵趕緊通個信息來見馬胡兩將。兩將先責備他不辭而別。盧震無詞，續又問到岳州情形。盧震說：不必談了。我本意去約湖廣總督華善一起歸降。不料才至岳州，清兵已到，道路不得通過，所以轉身折回的。馬胡二將又問說：聞得第一路統帥爲勒爾錦，究竟他有多少人馬？盧震說：人馬五萬。馬胡又問說：他部下有什麼驍將？盧震說：沒有甚麼，便是新式大礮，來得厲害。兩將點一點首，因笑向盧震說：你在這裡瞧著我，倆搶了岳州。盧震喏喏答應，退下。兩將更不怠慢，由馬寶率領一萬五千人馬，從東路殺出；胡國柱率領一萬五千人馬，從西路殺去。原講吳兵通用白旗，白幟，兵將皆纏著白布，或白絹。這兩支人馬包圍岳州，彷彿平地有兩股銀濤，雪浪捲來。一時谷應山鳴，勒爾錦登在城裏倒嚇不迭。這時新式大礮，尙未趕就。徐日昇、費隱、雷孝思、杜德美算是第一等技師，那刀槍棍棒的頑意兒，不會要過，不消說得。這一次出

馬是非勒爾錦不可了。你道勒爾錦是甚麼主張。他自家是位皇室親藩。南征第一路的統帥。論統帥個身分。非常貴重。豈可輕易冒險。身臨前敵的。有了我。且先派徐費雷杜四人在四門把守。我趁今夜可趕回武昌。萬一此處失守。我就把棄城罪名卸到總督華善身上。有何不可。好個主張。現時督軍師旅團長抄襲藍本不少。斟酌已定。便招呼徐費雷杜四人過來。吩咐如此。如此。四人算是瘧子吃黃連。沒處叫苦。只好謹依台命。各領兵馬八千。嚴守四城。馬胡兩將的兵馬殺來。四人不取出戰。只有儘力抵禦。不到三更時分。統帥勒爾錦早換穿便衣開城逃跑。但是統帥這一逃跑。軍心大亂。徐費雷杜四人得著消息。也就不負責任。與吳兵勉強支持半日。無如馬寶胡國柱兩將皆係出山之虎。說攻就攻。指揮著士卒。架起雲梯。兩將又親冒矢石。不消費事。把一座岳州城四面攻破。甚麼徐日昇。費隱。雷孝思。杜德美。早已領著殘兵敗將。折回武昌。講這駐紮武昌的湖廣總督華善。原係恇怯。無能。同盧震是一流人物。姓盧的開城降敵。他早已聞知。早想抄襲藍本。無如吳兵未來。那清廷已派著順承郡王南征。既見過勒爾錦。便加一五的恭維。說甚麼王師一到。吳逆當然送過頭來。大凡旗大爺最喜愛頂高帽子。而况勒爾錦同華善在前。皆係齋拜一黨。所以華善說一句勒爾錦使應承一句。前勒日爾錦火龍火馬搶先趕駐岳州。便是受的華善德惠。現在勒爾錦失去岳州。心裏也大大明白。要

曉得旗大爺個脾胃最雜毛的喜歡起來便把人當做人懷惱起來便拿人當做鬼（一點不錯）這時勒爾錦見著華善便不拿正眼相覷一見面便怪他擁兵不救坐失機宜華善見風頭不對也就不敢答話隔了一天徐費雷杜四人也趕到武昌報告岳州城池已失勒爾錦笑說這事却不怪你們却是華善擁兵不救這個罪名他却不能卸脫他係封疆大臣嚙們也不必帮他扼守城池如果城池失守朝廷自會要他腦袋來來來嚙們可點齊兵馬刻日去駐紮荊州這埋武昌城池完全責成於他不在嚙們書中交代（寬脾大胃）指撥已定當將華善招呼過來給他個嚴重責成隨即指揮徐費雷杜四人各帶兵馬自家擺出藩王統帥架落依舊揚威耀武去了不提勒爾錦退紮荊州具本進京揭參華善盧震始誤軍機請旨拏辦單講華善駐守武昌點一點綠營兵馬還有二萬論兵力還可扼守不過爲人恇怯無才且與盧震有了密約這日正在後堂兀坐忽見旗牌官拏進一個名帖接過一看原來正是盧震忙招呼說請即有人引著姓盧的進來兩人見面各叙各的狀況盧震說我瞧滿人是靠不住的我們還是留髮漢裝爲是華善說依我主意降漢儘管降漢我想現在風頭不定漢勝滿勝尙未可知何不權且逃避一旁等待吳兵殺上北京那時我倆再行出頭我們前後算姓吳的降臣吳兵殺來我倆毫不抵抗讓出城池我不找他他當來找我萬一南敗北勝還可留點豁餘地這種騎牆辦

法算意。以爲如何。盧震忙說。是極。是極。當即借個巡防爲名。兩人帶了幾名親隨。一去無踪。後來清廷鎖拿旨意下來。正當軍書旁午。南北隔絕之秋。也便拿無可拿。鎖無可鎖了。閑話不談。吳兵不日到了武昌。一路勢如破竹。唾手得了長江要地。這時第三路的帥統安親王岳洛。駐在九江。第二路的統帥簡親王喇布。貝勒尙善。駐在襄陽。聽說第一路失敗消息。一時無法挽救。惟有互相聯絡。那勒爾錦。退駐荊州。一面是官樣文章。自請處分。一面又向岳洛借取人才。岳洛無法。與參謀蔡毓榮商議。毓榮便推薦了阿舅高其位。這其位表字宜之。係天爵長子。生得骨格清奇。一表非俗。文能下筆萬言。武可挽弓八石。年才二十八歲。現官贛南道員。得著妹婿。培保薦奉到統帥檄文。當即見過岳洛。撥帶三千人馬。前往荊州。無巧不成書。這時荊州的西路。正有一支兵馬殺來。爲首一將。不是別人。乃是棋來嘉。突如其來。看他接叙上回。純用倒捲。諸位。這楊來嘉。不是與王屏藩吳之茂一起領兵。由川入陝去的嗎。何以行至半途。又出川入鄂。這其中却有個緣故。原來楊來嘉好立奇功。慣使一根鐵槍。重八十來斤。有萬夫不當之勇。曾做過襄陽實缺總兵。一來湖北是他熟地。二來與王屏藩吳之茂微有意見。所以一到四川。會過總督羅森。知道陝西王輔臣已經起兵響應。他想陝甘旣順。何不讓王屏藩吳之茂與王輔臣會合。可由陝西殺出潼關。自家正好抄徑。從川江下流出峽。取道荆襄。北向直攻山西。一者。

出其不意。可占奪兩將的頭功。二者料定南北爭點。必集中武漢南兵。一時渡江不得。北兵一時撤防。不能憑自家這根鐵槍。意在搗亂中原。主張拏定。當與王吳二將言明。自撥二萬人馬出川。留著三萬歸屏藩之茂統帶。二將答應不提。單提來嘉領著人馬預備出川。羅森即派譚宏譚文二將相助。來嘉固固推辭。羅森因說。楊將軍。你如所戰得利。不妨令彼等回川。此時可暫行相隨。來嘉方才應允。隨帶著譚氏弟兄起程。既已出峽。遂一路殺奔荊州。既抵荊州。探悉清廷第二路統帥已駐紮在彼。來嘉不敢怠慢。揮動人馬。端槍一馬當先。恰巧高其位此時奉調過來。見有敵兵。且不進城。且搶先與來嘉大戰一場。畢竟其位是書生本領。用的一把鴈翎刀。那能敵得過來嘉的粗重鐵槍。戰不三五合。其位撥馬敗走。退入荊州。來嘉自然衝殺過來。指揮兵衆將個荊州城圍圍住。這理其位見過統帥勒爾錦。勒爾錦瞧他有些書生習氣。也不甚優待。不過因兵臨城下。緊急需人。略略敷衍一番。即命退歸本營。看官要曉得其位是短於戰鬪。長於謀略。次日同徐日昇。賈隱雷。孝思。杜德美四人登城巡視。嚴密布。實旌旗壁壘。煥然一新。任是楊來嘉督衆攻城。他能百計籌備。甚麼雲梯衝車。都失効力。死守了一月有餘。恰好清廷得著勒爾錦自請處分。及雪片告急文書。已續派修國器。修國華二位國戚前來救應。這二位真是生龍活虎。再加高其位從中主謀。接二連三的出了幾次奇兵。把個楊來嘉殺得頭頂冒。



火最後其位又帶了三百名強弓硬弩趁黑夜裏衝進敵營一聲胡哨來嘉不知兵馬多少從黑暗中綽槍上馬正遇其位目力甚緊給他個冷不提防一箭射去正中來嘉左臂來嘉一聲啊呀幾乎落馬所幸來得便捷韁繩一拾撥馬便走這一陣蹶殺箭似飛蝗其位攜帶不過三百健卒在黑夜之中好似千軍萬馬來嘉何敢戀戰那譚宏譚文也衝殺得不知去向比到天明荊州城外已無一人一騎所有敵兵逃跑乾淨勒爾錦得了這個戰勝才知道高其位膽潑如天不敢小視一面用個紅旗報捷不消多日奉著特旨賞加高其位爲挂印總兵居然文官改升武秩了後話不提單講敵營衝散以後楊來嘉逃出百里以外招集敗殘兵衆譚宏譚文也就趁勢趕來依來嘉的意思還要再取荊州二譚極力勸止來嘉說我今不取荊州且繞道去取襄陽那襄陽本我管轄之地我那舊部洪福在彼很占勢力我如到彼正是輕車熟路包可得志但是你弟兄還請回川因著甚麼因爲川中怕有變動羅制軍部下戰將無多你倆不如趁此遄回我們是後會有期譚氏兄弟聽了這話不使阻止點一點兵馬還不下萬餘於是譚宏譚文仍舊回川歸羅森調遣不在話下却說楊來嘉率領人衆往走幽僻小道徑至鄖陽原來鄖陽鎮總兵便是洪福姓洪的是由副將超升做總兵爲人勇猛善戰一副珠紅面龐濃眉大眼一部黑鬚年紀四十以外慣使一口金背大砍刀部下有精兵一萬得著楊來嘉招呼全

營也就改換白旗背清降吳來嘉好不歡喜刻日便舉兵殺至襄陽這襄陽不是南征第二路兵馬駐紮的地點嗎那統帥不是簡親王喇布同貝勒尚善嗎麾下戰將儘多無如駐城的參游都守大半是楊洪兩人的舊部俗說以鬼濟鬼楊洪兩人兵馬一到城內城外紛紛豎起白旗二位統帥見事不妙只好退出襄陽楊來嘉的一根粗重鐵槍洪福的一口金背大砍刀好不厲害趕著清兵便戮使殺不料喇布尚善總是噓飯的口袋穿衣裳的架子經不起幾陣厮杀早已由湖北穿過八百里老林駐紮河南邊境往探山西消息（去過一邊再叙一邊過峽靈使）請問山西現在有無戰事呀呀這時山西的兵與陝西的兵正殺得難解難分那多羅貝勒董額貝子洞鄂兩個主帥已經支持不住了前書叙明這董額洞鄂帶領三萬人馬并薦用瓦爾喀佛尼勒兩員驍將不是屯駐山西防備那陝甘總督王輔臣的嗎講這王輔臣原係雁門鎮總兵久駐關外與察哈爾蒙古藩王布爾尼素有聯絡因甚麼能聯絡的說來話長諸位讀過我清朝全史演義上編的自然明白這個道理那布爾尼却係額哲的嫡姪因額哲無子就以嫡姪布爾尼爲子前編交代那額哲係林丹汗的兒子林丹汗娶的是葉赫部那拉氏楊吉奴的長女其次女嫁與清太祖努爾哈赤以姻親叙來林丹汗同努爾哈赤是連襟不消說得那太宗皇太極自然是林丹汗的姨姪與額哲爲姨表弟兄了太宗皇太極因欲統一內外蒙

古不講甚麼親情。連舅家不顧。甚麼金台什、白羊骨、及金台什的兒子德勒格爾殺的殺、圈禁的圈禁。何況姨表弟兄。所以在滿清未入關之前。太宗就派九王多爾袞征滅察哈爾。其時部下驍將。記得是塔瞻圖賴。奮兵殺去。把個額哲直追至青海地方。送了殘生。當下削平察哈爾。收取了元代傳國玉璽。這一回慘史。諸位該知道的。後來順治帝入關定鼎。加恩封布爾尼做察哈爾的藩王。以繼額哲之後。不過表示一種版圖廓大。遠近稱藩意思。誰知恩典有加。那被圈禁的德勒格爾。也恢復葉赫部的世襲。大凡蒙古係游牧性質。自來自去。沒有限制。那德勒格爾記起先代世仇。自身痛苦。就來尋布爾尼。這一見面不打緊。彼此談起往事。無不握拳透爪。牙癢癢的想報前仇。適值王輔臣做著雁門鎮總兵。與布爾尼原有情感。一日會防。從無意中閑談。探明意旨。當即結了個秘密同盟。（這一段敘事。非編者好爲兜搭。一來舊事重提。使前後編有個綫索。二來葉赫部那拉氏。與滿清興亡盛衰。有一種絕大關係。在本編不卽插叙。未免首尾不貫。景亦編者之苦心也。）無巧不巧。在陝甘總督孟喬芳病故出缺的當兒。清廷因邊帥需才。竟破格用王輔臣去接任。輔臣同川督羅森。又有瓜葛。因羅森受了吳三桂的運動。輔臣亦間接被了運動。在那王屏藩吳之茂未到之先。他早給信察哈爾藩王布爾尼。叫他早早準備。布爾尼得著這個消息。再一打聽。果然吳三桂已大張旗鼓。一路一路的出兵。他想此時再

不動手更待何時。在康熙十三年之間。這察哈爾全部早已改換白旗。但是察哈爾一換白旗。那山西邊外宣化大同多半響應。不談別的。便是屯紮山西的多羅貝勒董額。貝子洞鄂。也就喫嚇不小。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關外的警報才來。陝西的兵信又至。董額因對洞鄂說。嚙。與你可分兵兩路。你領兵一萬五千。督同瓦爾喀去抵禦關外敵兵。我却領兵一萬五千。督同佛尼勒去抵禦陝西的敵兵。洞鄂未便推辭。當即點齊兵馬。取路向雁門關而去。先將察哈爾戰事略一停頓。單說多羅貝勒董額。大點兵馬。催集糧草。正擬向潼關進發。忽有急探報說。現在王輔臣已特派一支人馬。從偏頭關殺來。爲首大將一叫馬子英。一叫盧士杰。請令定奪。諸君。那王輔臣出兵何以不取道潼關。要由偏頭關殺來。這其中也有個變化。原來王輔臣得著王屏藩吳之茂已到消息。當在西安帥府調集各路提鎮。表示棄滿從漢。去清投吳。宗旨沒三言五句。早是甘肅提督張勇。陝西提督陳福。抗聲反對。總兵王進寶。出鎮邦尤。爲激昂不平。要是趙良棟在場。怕不揜拳擦掌。給輔臣個下不來檯嗎。在下趁手交代一句。那姓趙的已調任做雁門總兵。當年關張趙三個肖像。現在却不聚集一起。照應上編第三十七回。閑話休絮。當下王輔臣瞧著風頭不對。隨又改變論調。忙說本部堂今日試試各人心路。何必認起真來。諸人就付之一歎。獨有陳福是老實不過。躑躅不過。不待輔臣講完。便潑口大罵。又

講是朝廷何負於你。你這野心賊子，竟是猪狗不如。輔臣微微冷笑，拂袖退堂。大家各歸各地，各鎮可憐。陳福行至半途，便有刺客將他殺了，不須交代。這刺客自然是輔臣指使的。請問輔臣敢於稱兵，他部下有多少人才？幾多戰將？兵馬怎麼多？糧草怎麼足？諸位總在下表。明原來輔臣的戰將却有四員：一爲馬子英，一爲盧士杰，一爲牛尙武，一爲鹿傳標。此外還招集闖獻的餘黨，甚麼李過的兒子，李一鶚，張獻忠的族孫張獨龍，羅汝才的姪子羅地虎，劉宗敏的兒子劉天龍，這行刺陳福的便是劉天龍一班闖獻的餘孽，都是些殺人不眨眼睛的闖禍流星（五光十色，不必有是事，不可無是人）。編小說的總要前後照應，令人讀之方有興味。不知那理跑出個楊祚隆來，輔臣見他面貌活脫像那朱三太子，當即異想天開，便替他改起姓名，竟說是朱三太子慈煇。現在這理（有的野史上竟認以爲真）在下讀過前編第四十一回書的，明白這朱三太子不是那朱三太子。這個風聲傳播出去，一時西安城內城外都歡呼踴躍，一色的換插白旗，提督陳福是死了，所有張勇又回到蘭州，王進寶與岳鎮邦兩人雖竭力禁止，謠言無如人民總有種族思想，故國觀念，聽講朱三太子慈煇還在，莫不歡聲雷動。不是在下插一句話，似這種效力比那吳三桂自稱天下水陸兵馬大元帥，與明滅虜大將軍要高上十倍百倍。恰恰王屏藩吳之茂帶領兵馬三萬已到西安，見過輔臣姓子的，便引出朱三太子王吳

二將也。懂得此中玄虛。當說這種作用。是再妙不過的。請問我們現在如何進兵。輔臣說：我的辦法。第一聯合哈察爾。前日接到布爾尼的來信。據稱彼已從宜化大同一帶進兵。那是我要想法策應的。第二步抄過山西背後。直取太原。打聽清廷派了兩個雜種貝勒貝子屯兵太原。一叫董額。一叫洞鄂。這兩人擋住去路。非除去不可。第三要派著重兵去扼守潼關。暫不前進。以防清兵西來。屏藩之茂。連說是極是極。輔臣因笑說：我想扼守潼關。非借重二位不可。屏藩之茂。二人齊說：當得遵命。稍息兩日。二人便領原有人馬去駐潼關。不提。且說輔臣準備東征。第一路先鋒便派了高子英。盧士杰。第二路策應便派了李一霸。劉元龍。第三路後隊又派了張獨龍。羅地虎。自家却坐鎮西安。畱著牛尙武。鹿傳標。不遣部署。已定那第一路馬子英。盧士杰。自然開隊先發。不分星夜。趕出偏頭關。行不百里。忽地一聲炮響。前面已排開陣勢。爲首一員驍將。正是佛尼勒。講這佛尼勒。頂貫熟銅盔。鎧手執九節銅鞭。身跨黃驃馬。好不威風。姓盧。姓馬的一個使刀。一個使槍。兩人雙戰佛尼勒。還是不能取勝。戰到二三十合。偏是董額的大隊趕到。馬盧知不能得手。只好收兵。過了三日。却好李一霸。劉天龍。第二路的策應到了一到。便殺。拏出那祖傳衝鋒陷陣的手段。李一霸舞動七十來斤的粗重大刀。劉天龍使著一口純鋼百鍊的利刃。兩人好不厲害。任他銅牆鐵壁的營壘。一霎時衝得七零八亂。佛尼勒是不能成軍。慌

得○退○避○三○十○里○外○統○帥○多○羅○貝○勒○董○額○更○是○立○脚○不○住○收○兵○退○入○蔚○州○連○夜○差○官○持○摺○進○京○告○急○這○時○  
康○熙○帝○日○夜○焦○憂○不○是○東○路○的○雪○片○本○張○即○是○西○路○的○非○常○緊○報○從○三○路○出○兵○以○後○將○近○一○年○從○無○一○  
次○大○得○勝○利○敵○勢○日○益○發○展○甚○麼○珠○江○流○域○揚○子○江○流○域○幾○乎○全○入○姓○吳○的○範○圍○現○更○大○加○不○妙○黃○河○  
流○域○又○風○雲○四○起○最○奇○不○過○的○連○長○城○以○外○也○便○加○入○戰○團○聽○這○四○面○楚○歌○豈○不○是○清○室○江○山○要○斷○送○  
在○我○一○人○之○手○嗎○罷○了○罷○了○我○從○關○外○來○還○從○關○外○去○但○是○我○這○一○去○連○興○京○總○不○能○保○存○必○定○要○退○  
歸○寧○古○塔○我○那○寧○古○塔○呀○……想○到○這○理○不○覺○悶○倒○龍○床○哭○個○不○止○（儘○力○寫○去○不○留○餘○地○出○神○  
入○鬼○）

中○原○逐○鹿○

患○得○患○失○

大○局○如○斯○

危○哉○清○室○

評○曰○叙○清○廷○三○路○出○兵○後○即○接○叙○吳○藩○席○捲○而○來○著○著○得○手○非○幸○災○樂○禍○之○詞○當○時○却○有○此○事○實○  
南○征○統○帥○壞○在○各○自○爲○政○各○不○相○謀○就○中○路○三○帥○言○岳○洛○幸○用○蔡○毓○榮○做○個○參○謀○由○毓○榮○又○轉○薦○  
高○其○位○見○得○征○南○收○效○還○是○漢○族○功○多○不○然○荊○州○一○失○勒○爾○錦○無○插○足○餘○地○欲○阻○吳○兵○之○不○即○渡○  
江○得○乎○由○敗○轉○勝○之○功○當○以○其○位○爲○第○一○

東○華○錄○載○楊○來○嘉○爲○荊○襄○總○兵○洪○福○爲○副○將○此○編○叙○事○不○無○小○異○然○却○將○曾○任○總○鎮○說○明○與○事○實○

亦不甚背謬。

叙布爾尼起兵，却將從前世仇說得條分縷析。叙王輔臣起兵，却將闖獻餘孽并朱三太子一提。管前照後，文能推陳出新。

結到康熙帝閱本閱倒龍床大哭，真是異想天開，文筆非常矯變。

## 第四十六回

沙額駙力平察哈爾

圖丞相督戰虎山墩

這因康熙帝一場大哭，從此滿清局運到有點轉動。畢竟創業之君是英明到底，果斷到底。一時揩抹眼淚，復行據案，將一處處告急本章細心批閱。瞧得多羅貝勒董額的來片，因想這王輔臣猖獗可惡，他敢兵犯山西，必與布爾尼聯為一氣，相約夾攻。來來急急，脈宜乎緩授。我是一方面牽綴山西堵住賊兵，不進一方面去直搗布爾尼巢穴，能將察哈爾削平，就不怕王輔臣猖獗了。主張已定，又想出兩個出色人才，一是大學士圖海，一是正白旗都統雅尼翰。忙傳兩人入見，兩人奉旨進謁。康熙帝先對圖海說：「現在察哈爾兵事，一以煩卿。圖海忙奏說：『當得遵旨，但是現在放著一人在京，主上何不派他同去。』皇上忙問是誰。圖海答說：『便是科爾沁王額駙沙津。』原來這沙津是皇上妹婿，按例進京朝賀的。其人英年驍勇，膂力非常，聽說布爾尼起兵，早恨得咬牙切齒。此時經圖海推薦，皇心大悅，當即召見。



派做前路先鋒。隨同大學士圖海出發。不在話下。隨又對著雅尼翰說：你瞧現時大局如何辦法。襄陽是被賊逆占據了。喇布尙善兩個恇怯無能。前有本章告急。并自請處分。朕尙未理會。（補筆却不可少）如今董額又戰西路不過。退兵蔚州。你想朕心急是不急。雅尼翰奏說：這勝敗乃兵家之常。那喇布尙善二人。可叫他倆待罪圖功。奴才却保薦一人。做他倆助手。皇上忙問誰可去的。雅尼翰因說出穆占。皇上連連點頭說：前次會議。還有彰泰。察尼。并他未遣。（應前皇室會議）此次正可派他前去。隨卽下旨。封他做征南大將軍。并策應西路去訖……這征西事體。就責成雅尼翰。其時雅尼翰又推薦兩位人才。一文一武。文的是顧八代。武的是莽依圖。康熙帝點一點首。說是依卿所奏。不消說得。雅尼翰自然領旨。退出會同。顧八代。莽依圖。點齊兵馬。刻日西行。（下文却有變化）書是一起。話分兩頭。不談穆占。雅尼翰分別領兵。取徑山西河南。單表大學士圖海。督同科爾沁。王額駙。沙津。點齊滿蒙兵馬五萬。一路揚威耀武。殺出張家口。竟奔察哈爾地面。這沙津年紀不過二十八歲。驍勇善戰。部下所帶的蒙古兵。將最善騎馬。能於馬上換馬。風馳雨驟。從前寧古塔的馬隊。揚名關外。後來東三省的馬賊。以及鬍匪。要算是一派相承。大凡蒙古人以游牧爲生。關外又是產馬之地。這騎馬靈活。是獨一無二的。（這此數語。打通前後關節。非具有二三百年眼光不辦）加以額駙沙津平日又精於訓練。

他這馬隊衝鋒，呼呼，同那李闖張獻的鐵騎，竟不相上下呢。（信手拈來，靈心四照）閑話少說，沙津既充做前路先鋒，一馬衝出口外，他是別出心機，別尋路徑，不向那宣化大同迎擊，却從察哈爾的部落背後抄來，給那布爾尼個湊手不及，果然不出所料，布爾尼只知撲攻山西，用著獅子搏球的全力，打聽王輔臣已出兵偏頭關，他早點齊全部兵馬，分著兩路，一由驍將格力罕殺向雁門，卻好遇見洞鄂的前鋒瓦爾喀，殺個不止，一時不能取勝，一由葉赫部長德勒格爾督率驍將烏勒布取路宣化大同，却又遇著總兵趙良棟，這良棟的本領是大家曉得的，他在四川力戰那李來亨，曾顯過威風，同王進寶、岳鎮邦、抖擻精神，彷彿似三國時三英戰呂布一般，這回是前編敘過的，（不錯不錯，我遠記得在第三十七回）如今姓王姓岳的仍在陝西，姓趙的却鎮守關外，今日見著察哈爾蒙古兵隊過來，爲首大將是烏勒布，良棟不敢怠慢，放馬過去，與烏勒布廝殺一場，殺得敵兵有退無進，如此相持一月，那德勒格爾也無法可想，急請布爾尼出馬，布爾尼正預備起程，忽接著急探報告，說是科爾沁王沙津已從東北角上殺來，布爾尼喫驚非小，他想內蒙古二十八旗部落，我們本是同盟，這沙津破壞同盟，是可惡已極，但他那馬隊厲害不過，遠近聞名，這番殺來，如何抵敵得住，所幸鄂爾羅斯二十四旗，現在此地，忙招呼諸多台吉，固山過來，率領各旗人馬，併力的去抵敵沙津，自家在後督戰，那

知科爾沁的馬隊如生龍活虎一般，不消幾陣，便將鄂爾羅斯二十四旗，衝得七零八落。布爾尼是防制不住，指揮不靈，只好拚命大鬪。自家躍馬橫刀，來敵沙津。這沙津頭戴貂皮帽，上安東珠頂子，後拖孔雀三眼花翎，身穿黃金軟葉甲，外加四團暗龍馬褂，坐騎火色驕驢，馬臉蛋子雪白，生得長眉大眼，鼻正口方，手執雙龍，吞口金環刀，好不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見了布爾尼，原係同盟相識，更不打話。舉刀便砍。布爾尼也是綽刀相迎，戰不多合，豈是沙津的對手。布爾尼見戰沙津不過，忙的拾馬敗逃。這個當兒，沙津起手一揮，那科爾沁的馬隊早虎狼般衝殺出來。說時遲，那時快，一陣踐踏，把察哈爾的部，落早衝得落花流水，長的逃，生骸短的丟命。一時風捲潮湧，直趕至歸化城，把城池包圍得水洩不通。這時布爾尼是局敗山倒，不料在雁門關的格力罕已戰瓦爾喀，不過已兵敗陣亡。烏勒布進攻大同，又被趙良棟用分兵夾攻，方法殺得身受重傷，奪路脫逃。那葉赫部長德勒格爾見風頭不對，又探悉圖海大營兵馬已去，此不遠心中一想，我與其陷在此間，同歸於盡，不如溜回葉赫部。落日後再伺機而動。嚙們那拉氏同愛新覺羅家總算世仇，一世不能報，留待二世三世，至於十世男子不能報，留待有用的女子得能混進他家宮闈，總弄得他國破家亡罷了。（筆大如椽，眼大如箕，直注射到慈禧禍國張本，不愧小說大家。）不談德勒格爾率衆走開，單講察哈爾現在情勢，已冰消瓦解，那統

帥大學士圖海知道額駙沙津刻已出奇制勝，兵圍歸化城。於是一面飛檄貝子洞鄂及總兵趙良棟，一面就揮動大兵，距歸化三十里安營。不上多日，洞鄂的前鋒瓦爾喀、總兵趙良棟的兵馬已陸續到來。同額駙沙津分著三路進攻，畢竟此次戰功要全虧那科爾沁的馬隊。沙津放出潑辣手段，自家親冒矢石，不出三日，早把歸化城打開。可憐布爾尼因想報世仇，與王輔臣結了密約。如今王輔臣尚在陝西，遠水救不得近火，自知大事已去，復仇無望。在城破的當兒，趕入後宮，吩咐福金格格、貝勒貝子各各尋了自盡自家也折了一條弓弦，自縊身亡（了却布爾尼）。大兵入城以後，由圖海查明一切，料理善後。用個紅旗報捷到京。這次康熙帝接到捷報，係用兵以來第一次的勝利，非常喜悅，特旨加封額駙沙津爲鎮邊大將軍，仍回駐科爾沁，加封大學士圖海爲征西大將軍，著其不必來京。所有多羅貝勒、董額貝子、洞鄂及總兵趙良棟統歸節制，并賜上方寶劍一口，得先斬後奏，便宜行事。至於察哈爾部落，從此取銷，另設綏遠將軍，駐紮歸化城。不在話下。（總結察哈爾一段戰事）單講大學士圖海奉到朝旨，自然拔隊由歸化城趕進雁門關。這個當兒，那退駐蔚州的統帥董額已被敵兵圍得水洩不通。原講前鋒佛尼勒戰馬子英、盧士杰、李一霸、劉天龍不過（緊接上回）加以張獨龍、羅地、阮又率領第三路人馬到來，彷彿如虎添翼，但這碗大個蔚州城居然困守五月，把個佛尼勒弄得筋疲

力倦望救不來。看看危在旦夕。城池將破。却好趙良棟已揮動大兵前來。敵將馬子英。盧士杰只得暫緩攻城。齊與良棟交戰。良棟是鐵盔鐵甲。坐跨烏騮馬。手持丈八蛇矛。原說他如張翼德一般。勇馬盧二將各架刀槍放馬。雙戰良棟。好個良棟。憑著一支蛇矛。力鬪雙將。毫不喫力。戰未二三。十合居然尋出盧士杰一個破綻。一矛刺去。正中士杰大骸。士杰負痛不過。幾乎落馬。子英搶著來救。不料良棟手術來得靈便。一手按矛。一手早掣出鐵稍。認定子英脊背打來。只聽鏗的一聲。子英叫聲啊。噲。已是口吐鮮血。撥馬逃跑。但是姓馬的跑了。姓盧的擺脫不開。正在抱鞍滾走。良棟驀然大吐一聲。人到馬到。一矛認準後心。結果士杰的性命。其時士杰既死。子英又傷。良棟趁勝。踴入敵營。甚麼李一霸。劉天龍。張獨龍。羅地虎。也就無心戰鬪。偏偏佛尼勒在蔚州敵樓。瞧出敵營人馬紛亂。知道必有救應。前來忙的大開城門。放出兵馬當先舞動九節銅鞭。彷彿出山猛虎。諸位想想。那敵營是前後受攻。還支持得住嗎。李劉張羅四位敵將見風頭不對。且戰且走。敵人走著清兵追著。猶如風捲殘雲。一氣趕出。偏頭關。續後洞鄂的前鋒瓦爾喀。又拔隊過來。三路兵馬會合一起。征西大將軍。闕海因山西寇氛。肅清好不得勁。忙的揮動大營。亦出偏頭關駐紮。一面捷報入京。一面指揮前路。兼程并進。這時趙良棟是猛勇無敵。既入陝西。又飛檄與王進寶岳鎮邦兩人。催卽發兵來會。諸位那姓王姓岳的。因甚按兵不

動呀。原來他倆因王屏藩吳之茂扼守潼關，不無瞻前顧後，加以全陝謠言四起，那闖獻的餘孽，非常活動。原約甘肅提督張勇東西夾攻，此時張勇又由蘭州取道寧夏，計從寧夏攻入西安，以斷王輔臣的後路。無如姓張的兵馬才到寧夏，那王輔臣早派牛尙勇鹿傳標兩將去扼守虎山墩。這墩彷彿虎形四面，皆山非常險要。經張勇派前鋒大將孫思克撲攻幾次，無奈不能得手。但是姓張的既阻滯寧夏，姓王姓岳的自然是活動不來。這日岳鎮邦攜帶兩個兒子，一名昇龍，一名超龍，往會王進寶、進寶也有個兒子，名叫用予。這三個小子年紀皆二十開外，皆是本領出衆，武藝超羣。當下聽兩位老父講話，依進寶的意思要去幫助張勇攻打那虎山墩。依鎮邦的意思寧首先攻克西安，計議未定。三個小子在旁插言說爲今之計，何不各行其是，何必按兵不出讓兒輩也可趁此立些功業。進寶鎮邦未及理會，早有旗牌官持著一封文書進來，進寶拆開一看說：「好了，我們蜀漢三英又來結合了。鎮邦說：『莫非趙良棟來嗎？我想我的計畫不錯，你我还是同攻西安。』」現在逆首王輔臣的精兵戰將一齊調出省城空虛，只要我兵一到，彼必棄去西安，徑奔那虎山墩。彼一動脚，我們可追躡其後，俗說邀豬入圈，把賊衆歸納一處，可以一鼓聚殲。你道好是不好？進寶說：『好的事不宜遲，一面寫了答書付與下書人去訖，一面便點齊兵馬，由兩人指揮著去攻西安。』」講這西安王輔臣借朱三太子做個號召，在

此作威作福。將李闖舊日的宮殿重新整理。居然設立了四位大學士。六部九卿。甚麼胡變羣。苟有黨高一鳴。盧作人。都是烏紗象笏。漢服漢裝。起初得著兵圍蔚州的捷報。布爾尼出兵察哈爾的消息。好不興高采烈。後來打聽音信不佳。興味頓減。不料在這一兩日間。那李一霸張獨龍羅地虎劉天龍。又陸陸續續兵敗回來。問問戰地情形。又知盧士杰業已身亡。馬子英受傷甚重。心下大爲喫驚。忙說不好不好。清兵既然入陝。勢必合力來攻我西安。我們要先籌出路才好。當下胡苟馬盧四位大學士齊說。我們原奉著吳藩檄文起兵的事情不對。還是由四川南往雲南。輔臣點一點首說。那個自然。獨李一霸大聲嚷說。大丈夫當獨當一面。不當因人成事。現存放著虎山墩。不守却要南去。依人未免失計。輔臣也就默爾無言。在這面面相覷的當兒。忽聽城外朴通通三個大炮。接著是鼓號齊鳴。接著探馬報來。說是王進寶岳鎮邦兩標人馬已到。輔臣忙說。今日誰替我殺個頭陣。李一霸張獨龍雙雙應聲說。我去我去。輔臣說。好的好的。兩人一齊披挂上馬。一個使動粗重的大刀。一個飛舞挺硬的鋼槍。領衆開城殺出清營中。却派了三員小將。不消說得。自然是王用予岳昇龍超龍了。兩家老父在旗門前。擂著鼙鼓。王用予端著大砍刀。來戰李一霸。彼此在戰場上戰了二三十個來回。不分勝敗。此時却惱怒了張獨龍。揮兵直殺過去。當由岳昇龍超龍弟兄。雙雙接戰。畢竟獨龍戰不過雙龍。那岳家

的槍法是在宋開名的。不知在那個當兒，被超龍瞧出破綻，一槍刺中獨龍的右臂，獨龍支持不住，丟槍撥馬而逃。一霸見了，也就無心戀戰，將刀一格，取路回城。是夜，劉天龍欲獨立奇功，施行他飛簷走壁，做刺客的妙技，插了一口百鍊鋼刀，偷至岳鎮邦的大營。鎮邦正在燈下與兩個兒子談論攻取機宜，可笑大膽的劉天龍，竟撲落在地，不問青黃皂白，拔出鋼刀，竟直奔鎮邦。這時鎮邦往後一退，左邊的昇龍右邊的超龍，手脚非常靈便，他倆不但武藝精通，槍法傳家，便是拳術亦係由易筋經神功得來說時，遲那時快，超龍用個玉環步，護法左腳一擡，右腳便到刷的一腳，正踢中天龍的右腕，只聽嘩琅琅一聲，那口百鍊鋼刀已飛出十丈以外。天龍正待回身，不料昇龍一拳已從背後打來，這拳叫做丹鳳朝陽，給天龍個不及提防，一拳打著天龍，跌撲在地。登時弟兄兩個拳腳交加，結果天龍生命這算是替那陝西提督陳福報了暗殺之仇罷了。照應前回，閑話刪除，次日由鎮邦命人將天龍首級割下，遠遠擲入西安城。城中一時轟動，王輔臣得著這個警告，更是六神不安，因想部下八員猛將，那盧士杰力戰身亡，劉天龍行刺損命，馬子英與張獨龍又各受重傷，一時不能戰鬪，罷了罷了。我到要依從李一霸的計畫，趁此趕往虎山墩，與牛尚武、鹿傳標會合一起了。話雖如此，尚須給信王屏藩吳之茂，叫他倆一面向南求救，一面向陝策應才好。主張掣定，隨即派個心腹，問道前往潼關投信不提。



單說輔臣派張獨龍羅地虎兩將，連夜的保護朱三太子，取路竟奔虎山墩。自家却與李一霸馬子英，分押輜重人馬斷後。城內所存留的，却是胡苟馬盧四位大學士，并六部九卿。大眾因羣龍無首，沒有辦法，只好薙髮編辮，開城降清。其時王進寶岳鎮邦，因係一班無名鼠輩，惟有趕逐出境，匆匆領兵入城。先將偽造官殿焚燒，然後出榜安民。休息三日，却又分兵兩起，追躡著王輔臣去路，漸漸逼近虎山墩。再這一望，甚麼趙良棟的兵隊，多羅貝勒董額的兵隊，貝子洞鄂的兵隊，都已分紮在墩前墩後墩左墩右。王岳二人此時不復前進，先行擇定地點，安下營盤。然後雙雙的去見趙良棟。良棟是舊雨重逢，非常渴慰，忙招呼兒子趙宏燦出見。又引出一員小將，進寶笑說：如今我們的後輩都已接着力了。改日叫用予和昇龍超龍來，讓他們聯絡。聯絡良棟說：這是好的。目下別的不談，我同你倆去見見大將軍大學士圖海，看他有甚調度。王岳二人連答應，當即各跨馬匹，齊到大營。這大營是距虎山墩五十里駐紮的，無巧不巧，那甘肅提督張勇亦在大營。既入後帳，圖海擡一擡身，招呼各人就坐。張勇和王趙岳三人本來熟悉，這時圖海未及開言，先由張勇說：昨日逆賊王輔臣已將人馬輜重齊集此山。我想這虎山墩較西安城難破，四面是重巒疊嶂，前有條大路，後有條小路，都被該逆用重兵把守，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入之勢。不瞞你們說，我同孫思克迭次攻打，都不能得手，而且遇著那滾

木礪石打死磕傷我兵將不少。起先不過牛尙武鹿傳標兩人爭持一年，尙且不能取勝。如今王輔臣那厮又到，又添了許多輜重人馬，急切如何攻下……圖海因說：「今非昔比，賊勢固然加增，我兵計來四五路亦復不弱，無論如何本帥要限十日之內將此山打開，生擒王輔臣，并活捉那朱三太子。以此不世奇功，從明日起就派張將軍攻打後路，趙將軍攻打東路，王將軍攻打西路，岳將軍攻打中路。那貝勒董額貝子洞鄂分做四路策應。本帥軍令許進不許退，說到這理因取過尙方寶劍來表示一種堅決強硬的意思（厲害得很）。當下張王趙岳得著這威嚴的帥令，同時一躬起身說：「謹遵總帥功令。」圖海欠一欠身，四人就此出帳，各向各路回營。一宿無話。次早張王趙岳各各點齊兵馬，各向前墩後墩左墩右墩取路進攻。前路失利，後路又進。如此接連攻打七日，這虎山墩不曾缺著一角。墩下的人馬被那滾木礪石打傷軋死的不計其數。圖海惱怒非常，仍是擂著大鼓，揮著令旗，刻刻督戰。諸將急得沒法，單講岳鎮邦的人馬本係一萬，因他在前山攻打損失較鉅，計點健全的兵將，只不滿三千。鎮邦日夜焦急，至於吐血不止。兒子昇龍因對趙龍說：「照這樣瞧來，這虎山墩形勢險惡，寧可智取，不可力爭。我想，你我憑著易筋經神功，手術柔軟，今夜何不試試。」趙龍笑說：「用得，用得，但是我們也得王用子趙宏燦做個幫手才好。」正說之間，二人齊到，也是爲著限日嚴急，老父憂愁來商議辦法。四個

小子密議一番，携了一面旗子，揣了三個信炮，換穿皂色衣褲，各插一口快刀，臨行時喚個家將過來附耳說如此如此。家將會意，這時時交二鼓，月黑無光，放出滿天星斗，四人出營，連穿帶縳，不由正路，揀那險惡小徑，峭壁懸崖，攀藤附葛而上，跳過幾重壁壘，正中一座敵樓樓上，豎著一杆大纛，旗旗下簇著許多兵士，還點著二三十碗燈球，當中站一個羅地虎頂盔貫甲，在那裡指揮，不知王用子往何處學的鏢法，給地虎個冷不提防，一鏢打去，正中地虎頭顱，登時倒地，趙宏燦來得飛快，忙穿上前割了首級，岳昇龍飛的竄上旗杆，將原有的白旗落下，換上一面岳字大旗，岳超龍又忙的點著連珠信炮，這炮一響，不打緊，那山下岳家軍，早人龍馬虎的奪路上山呀呀，這岳鎮邦何以便如此明白呢？原來昇龍超龍臨行對著家將附耳，便是說明劫寨原故，所以鎮邦聽著信炮，使趕殺上來，山上四位小爺，四口刀好不厲害，一氣砍瓜切菜，把一夥守兵殺的殺溜的溜，消息傳到王輔臣耳內，輔臣急得跺脚，一面叫李一霸扶著朱三太子，從僻路滾跌下山，取道南奔，一面叫牛尙武鹿傳標向前抵敵，諸位想想，這虎山墩不過倚仗的形勢，如今老虎的頸項已被岳軍搵住，那還有甚麼發展嗎？論牛鹿二將，原算得驍勇絕倫，無如來到前關，却撞著四位小爺，那能饒過兩個，盤住一個，那鹿傳標早被岳昇龍殺了，牛尙武，早是王用子殺了，王輔臣本意前來救應，當見牛鹿二將戰敗身亡，只好退入內關，原

來此墩有內關有外關兩重。但是外關既破，內關亦不能保。輔臣知道勢不可守，進退維谷。猛然想起前日張勇有封書函，縛著箭頭射來，勸他歸降。却是補筆。彼時因勝負未分，猶有瞻望。不曾理會。如今到水窮山盡，再不掉轉風頭，豈不是自尋死路嗎？俗說解鈴還仗繫鈴人，我且寫封答書，叫人送去看。是如何？主張拏定，忙即取出牋紙，懇懇切切的叙明歸附清廷，誓不再變。寫完，即差個心腹人去遞與張勇。張勇拆書一看，笑說：「你這匹夫不見棺材不肯落淚，然而大丈夫然諾爲重，我既招致他降，不可食言。當即持著原書來見圖海。」圖海看畢，忙囑說：「這事如何能行？非攻破內關，活捉此人，打入囚車，送京獻俘，不可。」這時王進寶、趙良棟亦打動情感，方便進言。圖海沈吟一會，說：「依著諸位說話，這王輔臣能自縛來降，或可貸其一死。但他必須將朱三太子交出，必須解散闖獻餘孽，囚服歸降本帥，或可通融辦理。」張王趙三將忙即遵令，忙即辭退。來會岳鎮邦，傳出王輔臣當面會話。輔臣聞信，不敢怠慢，趕出內關來，見張王趙岳四人忙的打躬作揖，不迭。四人說明總帥圖海納降的條件。輔臣只要保全身命，無不依從。一面指明朱三太子去路，當由趙良棟飛的領兵追去。行至漢中，遇見李一霸，斷殺一場。一霸因大事已去，丟下朱三太子奪路入川。三太子見事不諧，哭拜良棟馬前，說明自家不是。朱慈娘原叫做楊祚隆，良棟笑說：「管你豬呀羊呀，總免不了一刀。我不如成全你，不去碎尸萬劍給你。」

個好好全屍當下解條繩索逼著楊祚隆自縊身死這算是以假混真冤枉送命（又了却一個朱三太子）事畢良棟趕回大營復命却好王輔臣已囚服自縊由張勇及王岳二將領進營門拜地求降大將軍圖海無話可說只好暫行受降用個紅旗報捷并將王輔臣力屈請降一事附摺奏聞摺本到京康熙帝因南方事未平靖如任意殺降海內將聞風裹足因即將就辦理傳旨降臣王輔臣准其待罪戎行交張勇差遣所有陝甘總督一缺即著張勇升授又補王進寶爲甘肅提督趙良棟爲陝西提督岳鎮邦爲記名提督其餘岳昇龍超龍王用予趙宏燦在事有功皆賞參將職銜多羅貝勒董額貝子洞鄂仍率所部由陝入川向南進取此次大學士圖海削平察哈爾再定陝甘勞苦功高著卽來京另行封賞以示朕篤念勛臣之至意欽此圖海奉命後當留著瓦爾喀前去隨征因派佛尼勒總持軍務一路敲著鞭轆唱著凱歌班師入京（結束陝西戰事）正是

機○會○漸○轉

西○顧○無○憂

一○意○南○征

風○緊○雲○逾

評曰因康熙帝一哭便生出大大轉機由此盪平察哈爾再定王輔臣西路戰功步步得手易云剝極而復否去泰來這放聲一哭功用不小

戰勝布爾尼全憑沙津戰略然總兵趙良棟能扼守雁門亦係獨當一面由察哈爾事竣卽往征

王輔臣從表面看來似以大學士圖海爲綫索從實際看來由晉入陝入川入滇趙良棟戰功洵推第一編者扼重良棟不惟照應前編亦借以連絡王進寶岳鎮邦等與戰局大有關係

王輔臣扼守虎山墩原非得計但此時中原多故萬不料清以全力來搗巢穴區區一隅會集五路兵馬坐在肘腋之患不可不除而况王氏又借朱三太子以爲名乎不祥之名必遭大忌信然

寫王趙岳三家小輩原是如此回色采然寫昇龍超龍推重岳家軍一至於此者以爲岳鍾琪先爲之地也編者用意在於打穿後壁眼光特遠

#### 第四十七回 孫延齡桂林失勢 吳三桂衡州建都

前回講到王輔臣歸降西路肅清是大家曉得的但是起先特派的征西將軍是個雅尼翰何以中途上換了大學士圖海這時雅尼翰又到那理（我正要查問此事）諸位有所不知原講康熙帝特派雅尼翰前駐山西是牽制王輔臣的兵馬不令猖獗名爲征西實在叫他相度機宜急其所急何况雅尼翰才到山西適值那楊來嘉舉兵北伐（筆尖掉轉便利）請問來嘉何以北伐他因扼守襄陽勢力不能發展又因喇布尙書均係敗軍之將不如趁勝追逐能於得步進步直取山西便好與王屏藩

吳之茂連絡一氣，心內這般打算。於是留下洪福鎮守襄陽，他便點齊人馬兩萬，穿過晉豫陝三省交界的八百里老林，前編交代清楚。這老林係李闔盤踞的窩巢，一片森林險惡異常（又照應前書）來嘉兵隊趕過此間，恰好喇布尙善兩帥尙紮營在此。來嘉好不得勁，一聲鼓噪，踴入清營，可憐喇布尙善兩個原係驚弓之鳥，經不起一陣廝殺，早已棄營逃跑。渡過黃河來至蒲州，剛剛征南將軍穆占已到，彼此見面，穆占因問失敗的情由，喇布尙善也不隱瞞，穆占跌足說：「這事怎好！話言未了，早有急探來報，說是敵軍楊來嘉業已渡河，雖此不遠，穆占大驚，當即硬著頭皮擺開陣勢，預備抵敵。誰知楊來嘉過來一場廝殺，那一枝鐵槍橫衝直撞，再也抵擋不住，穆占只好收兵退入蒲州。他這次征南，是雅尼翰獨力保薦的，我今失敗，他也要擔些處分。不若老老實實向他求救，差官持書前去，其時雅尼翰行至中途，接到告急文書，心中一想：皇上派我是征西，不是派我征南的，但有一層，這蒲州是通陝要道，也算西路那喇布尙善兩個寶貨，又是我保留下來，帶罪圖功的，就是穆占也是我在駕前特保的，當即一面答書允救，一面專摺叙明理由，由不日統兵徑至蒲州，與穆占喇布尙善三帥會合。一起蒲州得此重兵，憑著楊來嘉奮猛撲攻，絲毫不能得手，爭持有半年之久，所以西征的事體，清廷不責成雅尼翰，專責成大學士圖海，就是這個道理（補筆周到之至）前情表過一日，楊來嘉耀武揚

威又率兵來攻蒲州。將軍穆占因此不會立功。這回却抱著奮勇躍馬提刀開城迎敵。雅尼翰惟恐有失。特派著莽依圖跟去。一時交鋒起來。穆占如何是來嘉對手。戰不三五合。早被來嘉一槍刺中馬股。那馬負痛。幾乎把穆占顛蹶下來。還虧莽依圖來得敏捷。其時交手不及忙的。取弓搭箭。一箭射去。却中來嘉左肩。來嘉也就負痛撥馬回營。好個莽依圖將手一招。所有部下三千兵隊一聲吶喊。衝過敵營。這一次是滿兵大勝。漢兵殺得楊來嘉立營不定。只好認了晦氣。渡過黃河。楊軍既渡黃河。那謀臣顧八代又勸雅尼翰移兵襲擊雅尼翰。連連點首。用莽依圖爲前鋒。以喇布尙善爲左右翼。號聲一起。兵馬駕著船只紛紛渡河。清兵既渡過黃河。雅尼翰又用個捷報到京。康熙帝非常喜悅。傳旨嘉獎。就改授雅尼翰爲征南大將軍。所有穆占喇布尙善三帥統歸節制。這時雅尼翰身分與安親王岳洛竟不相上下。照著軍營規定。穆占爲前帥。喇布爲左帥。尙善爲右帥。莽依圖是第一路先行。各各遵依統帥大令。穿過八百里老林。諸位這楊來嘉才經一次挫敗。如何竟退出老林以外。豈不是進退迅速嗎。要曉得來嘉野心本意欲取得山西。以和那王屏藩吳之茂會合。今見蒲州攻打不下。又打聽陝西消息不佳。自家又肩受箭傷。萬一襄陽有失。不免背腹受敵。如何是好。所以前日戰敗。即拔營不復逗留。三晝夜穿過老林。竟回至襄陽。却好王屏藩吳之茂已有信至襄陽。由洪福轉交過來。來嘉拆開一



看忙嚷說：「不好不好！大事去了！請問信上講些甚麼？便講那朱三太子已死，王輔臣已經降清，他倆現在不駐潼關，仍復取路入川，與川督羅森商議抵敵去了。」（王吳二將由陝入川，却借來信補出省筆之至。）洪福忙問說：「現在我們計將安出來？」嘉沈吟一會說：「這裏陽是不可輕棄的。依我的主張，你且嚴守此間，我却一面飛騎報告吳藩，一面給那勒爾錦冷不提防，領兵去撲攻荊州。如果得了荊州，就可西與羅森連絡，南與湘鄂連絡。當日三國時，孫權同劉備死力爭荊州，可見荊州是中原要地，主張已定，先發書遞與吳藩，然後撥了一萬人馬撲攻荊州。這時荊州城裏的勒爾錦却快樂非常，（軍臨戰地而反快活，殊屬奇聞。）你道他因何快樂？他因上年高其位戰勝楊來嘉，報捷清廷，得過傳旨嘉獎，他便志驕氣盈，不把軍事當爲緊要，有時安親王岳洛移檄過來，促他過江恢復武昌，他却實之不理，高其位屢諫不聽。末後請以五千人移駐漢口，他只好應允，誰知其位一去，勒爾錦更大放花燈，爲所欲爲，那修國器國華見勢路不對，也就雙投岳洛大營，由岳洛轉奏清廷，駐防安徽去了。徐費雷杜不管閑事，仍舊監督造礮，但是礮造成功，必須擇地建築礮臺，屢次請主帥相度地勢，無奈他只推有事，請問他所做何事，終日是開鑼演戲，最歡喜的是阮大鬚子編串的燕子，賤遠要男女合演，偏偏女伶中有兩位名角，一叫綠牡丹，一叫仙靈芝，主帥高興起來，留在後帳歇宿，銀子不够用，始則剋扣。

軍餉則搜括民財弄得荆州一帶天怒人怨雞犬不寧這日勒爾錦正在行酒瞧戲甚麼將軍薩海都統白齊都在座相陪酒末三巡戲未兩齣忽聽城外有鼓角之聲被風吹來接著是連珠炮響勒爾錦怔了一怔正欲發問早有旗牌官飛報過來說是敵軍已去城不遠勒爾錦忙問是那路的旗牌官說是從襄陽來的楊來嘉勒爾錦忙向薩海白齊說兵來將抵這次要請二位出馬二人何敢推辭忙的脫去袍褂換了戎裝就此退出後帳各各帶些兵馬拈著刀槍殺出城門才開早是楊來嘉舞動鐵槍（想係箭瘡已愈）一馬趕到薩海白齊兩個武藝生疏豈是來嘉對手只這一槍遞來左右一撥把兩將撥的立馬不住趁勢逃跑好個楊來嘉并不追趕將手一揮後面人馬緊跟上來由來嘉衝入荆州毫不費事得了城池勒爾錦慌的改了服色雜在亂軍中逃去徐日昇費隱雷孝思杜德美也就跑得不知去向荆州人民早已恨煞勒爾錦今見來嘉入城無不表示歡迎來嘉也就出榜安民將那些造成的新式大礮擇要安設忙的用個紅旗報捷飛至武昌（由北而南一羣飛渡）請問武昌守將爲誰原來不是馬寶胡國柱却換了吳藩姪孫吳世琮并那些協防的將士在前三桂得了武昌聲勢浩大西路是羅森王輔臣布爾尼一氣響應東路是尙之信耿精忠一氣響應南路又有孫延齡做個後盾照當時局勢却路路得手珠江流域是完全據有的便是揚子江流域黃河流域亦多半入彼

範園依方孝標韓大任的計畫簡直勸吳三桂飛渡長江占有荆襄以破中原腹部三桂狐疑不決一者因清廷已派勒爾錦喇布尙善及岳洛三路重兵恐急切未能得手二者因耿尙二藩雖屬一致附和但兵未出境又恐發生變化三者却因龜盤地圖始終不越湖南一步從壞處想是遠天必有不祥從好處想或者天意教我定鼎湖南以成南北對待之局凡事總有定數想了又想竟拏定主張留姪孫吳世琮控守武昌并派些得用的將士做他的臂助自家借策應諸路爲題於是折回岳州（全盤棋總占優勝祇此一著是大大失敗）大任同孝標在暗地裏跺腳不止便是馬寶胡國柱雖係兩個武夫然而猛勇前進的精神是不少挫折的無奈三桂不聽人言遽爾回兵只好在背後議論不是罷了不談衆情悔恨單講三桂駐紮岳州未及三月忽接到桂林密報說是孫延齡態度不明已被慶陽知府傅宏烈說得心腸活動請問這姓傅的是甚麼人因甚麼姓孫的就受他運動說來話長前編講到方孝標游說延齡不是叙到孔四貞因愛才起見賞識孝標意頗活動嗎後來三桂起兵飛檄到桂延齡亦即答書響應但因名分上問題三桂授意必欲延齡留髮臣服就這一點引起四貞的反響你道四貞甚麼意思他想父親孔有德亦係一駕藩王與三桂身分一樣他自家又算是清宮養女順治帝的妹子康熙帝的姑母身分何等尊貴如今降做將軍的夫人已不高興現在丈夫去降服吳藩料

想將來要受吳藩的封典。去此就彼。殊不合算。於是德惠丈夫。要同三桂明定條約。一是各起各兵。不受何等約束。二是身分平等。不能你君我臣。原講延齡生性懼內。畏妻如虎。當將此意函達三桂。三桂一笑。真之。并不答復。延齡夫婦以爲默認。於是大張旗鼓。調動兵馬。適值廣西巡撫馬雄鎮。抗不遵命。延齡竟派兵包圍巡撫衙署。將馬雄鎮一門四十餘口殺了。後來有位太史公。名叫蔣心奮。編了一劇。桂林霜。諸位想該瞧過。不用在下贅述的。這却不錯。但是同時又有一位慶陽知府。名叫傅宏烈。這宏烈表字仲謀。是江西進賢人。他在康熙初年。即銓選到任。爲人膽大心細。極有才略。因見三桂種種不法。密書告變到京。清廷不察。反定他個離間助臣罪名。革職留任。這時延齡附吳起兵。宏烈誓言反對。延齡特派提督郭懋禕。前往慶陽。將宏烈設法捉來。宏烈行至半路。投入深溪。却未淹死。又被懋禕。擄起。加上繩索。押解前來。既見延齡。肆意痛罵。口口聲聲。是朝廷待汝不薄。你那丈人孔有德。爲國捐軀。他的女兒。便是你的妻室。清宮曾收養爲女。你。不算是皇家額驕。嗎。你自家想想。還是清朝待你有恩。還是吳逆待你有恩……宏烈講到這理。大聲如雷。可巧這般雷聲。竟送到後屋。震入四貞耳膜。四貞趕著出來。覓過後屏。一見宏烈年紀在四十以內。生得長眉秀目。氣宇不凡。心中早已愛惜。打動了開活的意思。正欲發話。忽見延齡招呼左右。將這匹夫。擄出砍了。左右正欲動手。早是四貞搶前。

一步一聲。姣叱說誰敢亂來。大家面面相覷。延齡亦不敢則聲。四貞忙的叫。人鬆去。宏烈身上繩索。宏烈心下明白。知這貴婦。必然是那孔四貞。趕緊上前。跪膝請安。尊聲格格。四貞見宏烈恭而有禮。更加喜悅。忙招呼。在後堂會話。延齡也就同著宏烈入內。只因宏烈這一席話。有意將利害禍福講得透切。分明延齡的主張。本是聽憑四貞四貞的主張。本是不願附和吳藩。而感念清宮許多的恩榮許多的寵眷。記得他在十三四歲時。曾聽博爾濟吉特太后講了許多法華楞嚴經典。又照應前書。四貞原有夙慧。故對宏烈利害禍福之談。極為首肯。當將眼睛睜著。延齡說你個聽清。沒有延齡。喏。四貞因說這傳仲謀先生是金石良言。嚙勸你還是聽了他的話。趕快脫離三桂的範圍。為是延齡又是喏。喏。但最後說了句。我們心迹誰能替為表明。宏烈因笑說。只要賢夫婦相信。傳某傳某當百口相保。延齡常即對天發誓。又備酒款待宏烈。不料這潑天風雲。竟會被宏烈片言解散。當下無話。宏烈回到慶陽。一面又去書疏通尙之信。一面具封密摺到京。言明孫延齡業經由臣勸歸降。康熙帝批覽本章。龍心大悅。用那不次的封賞。當即特授傳宏烈為廣西巡撫。并加撫蠻滅寇將軍。宏烈遠在慶陽。籌備一切。登時活動起來。他這一活動。不。打。緊。消。息。傳。至。岳。州。三。桂。非。常。驚。駭。當。將。一。切。重。要。機。宜。暫。交。韓。大。任。自。家。却。領。了。馬。寶。胡。國。柱。并。謀。臣。方。孝。標。并。一。班。戰。將。折。回。雲。南。邊。境。駐。紮。這。時。李。來。亨。王。自。奇。關。有。

才三人早派往騰越前去訓練象隊（爲第五十回伏線）那錢一飛吳應驛吳國貴夏國相東去的兵，又因耿尙二藩婉轉爲辭，無煩助力，只得中途調回。那線國安早調至廣西，因爲防備孫延齡部下，可出征的驍將，以馬寶、胡國柱爲最。想了一想，當派馬、胡兩人同去與線國安會兵。兩人得令去訖，講這線國安世居桂林，族姓最繁，最估勢力，不過他的勢力，又不及孫延齡，因爲甚麼？因著延齡借用額駙虛銜，位居防將軍，平時聲勢幾與吳藩相埒，所以一班現任提督總兵，如馬雄、王雲龍、趙天元及郭懋禕等，無不受延齡指揮，加以孔四貞時時結束戎裝，以格格尊嚴，常與諸將親善，諸將亦無不拜倒。在石榴幫下，凡延齡指揮不動的，只要四貞一呼，無不奉命維謹。延齡倚仗妻室的雌威，在外無惡不作，甚麼擄掠民財，強奸民婦，簡直如畫臉強盜一般。在著馬寶、胡國柱將來未來，線國安去信密報吳藩的當兒（原來往岳州報密的，便是線國安），孫延齡却出個大大的亂子。你道甚麼亂子？就因爲延齡白日搶劫一家婦女，引起全城民變。因爲民變，又激動兵變，廣西風俗，苗犒撞蠻雜處，素來慄悍，一時風動潮湧，軍民混合，殺入將軍府，可憐延齡嚇得溜出衙署，逃入一個心腹旗牌官家內。這樣，滔天大事，難解難分，不料孔四貞結束戎裝，仗著一口寶劍，由後堂飛步出來，對著亂衆一喝，說：你們是強盜，不是衆人齊說，不是不是四貞說，然則你們來此何幹？衆中有兩個倔強的，搶說：大家因孫

將軍行徑不對。不能容留。要想個好人替代。四貞冷冷一笑。說你們意中的好人。可是線國安嗎。你們暴動。可是他指使嗎。衆人無話可答。四貞因歎說我的先父奉命南征。爲國捐軀。你們是知道的。當中有幾個舊部。聽到這句使嗚咽起來。四貞也就放聲痛哭。四貞之哭。較那康熙帝哭得如何。前後遙遙相應。只因這一哭。一衆亂軍。亂民不覺的軟化起來。四貞又用了幾句話。宣慰不由得鴉雀無聲。一哄而散。一宿無話。次日由四貞坐了綠呢大轎。前排儀仗。找出孫延齡來。叫他插在轎當以內。在省城游行一周。然後擊鼓升堂。由四貞高坐堂。皇令傳馬雄王雲龍趙天元郭懋禕四將到來。在座發言。說今日之事。要請問大家。是幫助吳藩。還是幫助孫延齡。話言未畢。早是馬雄開口說。吳藩即係孫將軍。孫將軍即係吳藩。孫吳原屬一氣。不過近來意見。總爲那傅宏烈挑撥。如今欲得雙方寧息。無事依得。不才愚見。惟有兵伐慶陽。將那姓傅的砍了。以絕後患。四貞忙欲辨護。早是延齡攔阻。說我們不必拘執。就依從大家意思。活心活腸。其如對天發誓。何。四貞恨恨的歎了一口氣。就此退堂。却好隔了幾日。馬寶胡國柱已到。由馬雄居間調停。孫吳雙方暫時不起衝突。話是這般說。那兵伐慶陽。已成事實。那是不能打銷的。當推馬寶做了主帥。就用王雲龍趙天元兩將做了左右翼。領兵三萬前往慶陽。這時慶陽由傅宏烈密密布。實却遠從康親王傑書那理。借得一支兵來。這一支兵非同小可。原

來主帥便是賈塔在前編兵下江南這賈將軍是很享大名的他部下一員驍將名叫瑪哈達使一支粗壯鐵煙杆那還了得（照應前編兵破揚州及追騎蕪湖諸回）不知如何由間道趕至慶陽正在歇營未定忽報敵軍已到因卽會同傅宏烈商議禦敵方法烈宏此時受恩重厚亟思效忠主軍自然先於客軍當由宏烈排開陣勢提溜出馬來將不是別個便是王雲龍坐馬端槍直刺宏烈誰知宏烈本領高強戰未數合一稍擲中雲龍雲龍墮馬再復一稍結果性命接著趙天元起來馬寶在後督陣天元與宏烈戰未數合也喫了宏烈一稍天元忙的撥馬敗逃這時却惱怒了馬寶急急取出那兩只鎚頭原講他的鎚是繫著銅索算做沒柄流星當下人到馬到瞧準宏烈的便一鎚打來宏烈急急舉稍來架只聽格格聲一聲鎚頭將稍一絞早擲出九霄雲外宏烈大叫啊呀撥馬飛跑馬寶那理肯捨轉過一座樹林却好瑪哈達趕來這瑪哈達一支鐵煙杆却使動得神出鬼沒大戰得有四五十個來回不分勝負彼此因天色不早各各收兵次日又戰又無勝負如此爭持月餘那胡國柱奉著三桂命令引兵又到這理戰事一時不能解決我且由他（擱過一邊）單講吳三桂在滇得著桂林報告知道馬雄從中幹旋未有戰事發生又知馬寶刻往慶陽留著胡國柱未去心下想了又想一面仍令胡國柱去接應馬寶一面傳馬雄趕來會議馬雄不敢怠慢急急星夜遊行來謁三桂三桂見著馬雄問



問延齡現在情形。馬雄因說那傅宏烈一日不除，恐孫延齡終不免爲彼誘惑。三桂因歎一口氣，說俗語講得是無毒不丈夫。他在前同我定的條約，要取銷我君彼臣。我當時便容忍不下。如今他既與姓傅的私通，終久必爲我患。這一件事須借重你，你須爲我如此如此。（妙不說明）馬雄應允，趕又星夜的邁回桂林。隔了一日，便去往謁延齡四貞兩人，說明三桂來意，將來取得天下，當以雲貴兩省酬報。延齡自是歡喜。（慢慢忙忙）又隔兩日，馬雄備著盛筵，請延齡去看花飲酒。延齡瞞著四貞帶了幾個親隨，竟華服鮮衣到馬宅赴宴。須知此宴不是好宴。馬雄出門相迎，既到大廳，賓主坐定，隨即擺齊酒席。羣妓繚繞（不可無此）酒末三巡，馬雄將酒杯一擲，四面伏兵齊出，將孫延齡用刀斧砍，做肉泥。信息傳到四貞耳內，四貞不免痛哭一場。然以孤掌難鳴，究係女流。這桂林是不可存身，只好取些細軟，趕著進京。既到京城，康熙帝追念伊父孔有德在先朝血戰身亡，又因傅宏烈的密奏，叙明孔四貞心向本朝，算是女中豪傑。有此兩種原因，皇上是優禮相待，以爲孀居在外，諸多不便，不如留住深宮。與皇后佟氏做個伴當，表過不提。（了結延齡四貞夫婦一段）再表吳三桂因去掉了孫延齡心腹之患，當即倚重馬雄，做他個後路靠背。在這個當兒，忽接到武昌轉來捷報，打開一看，知是楊來嘉已得了荊州，不覺大喜過望。（一個圈子兜轉前文，叙事一絲不亂）因想荊襄爲中原腹地，如今

既爲我。有何可坐失時機。於是同方孝標。錢一飛。商議。商議并派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趕至武昌。與姪孫世琮。會商進兵事宜。三將去訖。自家復由雲南。取道湘省。行經衡州。只見衡山如陣雲。一般重。重瑞氣。忽然打動帝王夢想。因笑向孝標。一飛說。這衡州氣象。頗佳。地勢亦好。西可控制巴蜀。東可聯絡。耿尙二藩。南距滇黔。不遠。到是個上好退步。北向湘鄂。直貫荆襄。我擬在此建都。好是。不好。一飛搖首說。愚以爲與其衡州。不如長沙。或岳州。孝標笑說。某還請再進一步。最好襄陽。其次武昌。三桂大不謂然。說這事遠而無當。公等皆迂濶之見。我想來想去。決計用這衡州。以定國基。明年卽以此爲完天府。并改國號。大周。建元昭武。可也。錢方二人不再爭論。三桂計畫已定。轉瞬間。使建築宮殿。稱尊卽位。取銷那大元帥大將軍名義。竟稱做大周皇帝。三桂旣興高采烈。編書的也就勢利起來。加倍奉承。從此不稱他大名。吳三桂便稱他做吳帝（只好如此）但有一層。那唐朝李淵。宋朝趙匡胤。明朝朱元璋。一經稱了皇帝。是威勢日張。版圖日廓。獨這三桂稱帝以後。局勢便不甚佳妙。你道甚麼緣故。一來他旣得湘鄂。不該不進取中原。畫江而守。二來不該誘殺孫延齡。又早調回那錢一飛。吳應麒等東路的兵馬。三來定都衡州。自家示弱。毫無遠志。有此三失。不足成事。猶復自尊自大。下詔頒發各路。叫四川。羅。秦。廣。東。尙之信。福建。耿。精。忠。一體稱臣。那姓羅的到也無可無不可。惟最尙耿二藩。接到敕書。互相。

商議第一。誘殺孫延齡一事最令二藩寒心。當下商定辦法。由之信調回之忠之禮之仁之義四位弟兄。由精忠調回馬九玉九珍二將。聲明兵防單弱。戰事緊急。不得不爾。吳帝無可如何。只好分遣去訖。在下敘事要急其所急。此時吳帝因楊來嘉攻克荊州。一面傳旨嘉獎。一面諭令武昌吳世琮相機接應。荆襄世琮何敢怠慢。當派吳國貴夏國相領兵殺出武昌。無如對江漢口有清營駐紮。不得過去。這時荊州戰事又突然發生。聽在下轉敘過來。（好個轉敘過來）前文講到楊來嘉攻克荊州。勒爾錦易服逃走。徐費雷杜四人亦接著趕來。在路商議商議。便由間道往投雅尼翰大營。雅尼翰瞧見勒爾錦狼狽形狀。又聽他哭訴一番。知道荊州已失。隨即揮動大兵。先攻襄陽。不消說得洪福恃著武藝高強。排開陣勢。出馬交鋒。誰知遇著莽依圖。一場惡戰。洪福用的大砍刀。莽依圖用的丈八矛。戰未十合。莽依圖賣個破綻。洪福不知衝馬追來。莽依圖挾起長矛。忙的取弓搭箭。回身道著一箭射中洪福胸膛。滾鞍落馬。莽依圖趕著割了首級。後面雅尼翰早指揮大兵。一霎時衝進襄陽。在城休兵三日。忙的又風馳雨驟。直撲荊州。這時荊州是布實完密各要隘皆安設新式大礮。楊來嘉是謹守城池。坐待南方救兵。任憑清兵猛力攻打。只是不出莽依圖。雖然驍勇無如。荊州火礮來得厲害。急攻不下。統帥雅尼翰焦急萬分。想到營中現放著徐日昇費隱雷孝思杜德美四人。何不叫他們也趕造大礮。四人得

令忙向襄陽採取銅鐵及應用材料連夜製造新式大礮十八架從此以後荊州一方便成了雷公雷母交戰時期此以礮去彼以礮來但來嘉的火藥有限清營火藥是源源而來轟個不住所謂

礮聲隆隆

毒霧百里

併力攻城

不破不已

評曰補叙雅尼翰舍西征南却是應有之筆隨手又帶出穆占與喇布尙善混合一氣由蒲州轉戰襄陽無怪其著著得手

楊來嘉不得志於蒲州一氣折回轉得志於荊州失東隅而收桑榆計畫亦是然是時南方局勢一盤散沙吳藩失著在不能規取中原

勒爾錦的係殺才有高其位而不能用宜乎失敗

叙事莫難於渡峽由楊來嘉一筆轉入吳藩便由吳藩轉到孫延齡轉到傅宏烈趁手將桂林事實說個痛快淋漓至三桂誘殺延齡而止結清一路卻好歸到吳藩建國改元筆意何等圓緊已叙吳藩尊號之後仍不即叙粵閩戰事仍折回荊襄復述楊洪戰爭非迂緩也比如庭前落葉必得一路一路掃清免費二次手續

## 第四十八回

克武昌岳洛再點將

破廣州賚塔大宣淫

楊來嘉在荊州足足死守一年。向川省求救。那羅森以戰事緊急。已調譚宏譚文駐守都成。一時無兵分撥。〔略略伏綫〕只好絕望。又向武昌求救。無如吳世琮派吳國貴夏國相兩將過來接應。兩次三番出戰。都破漢口的高其位用兵擋住。而况現在蔡毓榮梁鼎。又奉著安親王岳洛的帥令。由黃石港進兵。抄出武昌東路。業已兵臨城下。世琮只好畱著國貴國相幫同守城。那有撥兵前來救助之理。偏生高其位機智敏活。彼見武昌有警。吳軍撤回。早抽動人馬來會雅翰尼。合攻荊州。這時來嘉因救兵不來。又新添一支勁旅。火藥是用得乾乾淨淨。糧草又是斷絕。左思右想。只好棄城而走。請問走到何方。來嘉領兵出城預備殺向四川。不料當先卻撞著莽依圖。一個是九節銅鞭。一個是粗重鐵槍。兩下就拚命大鬪。起來恰恰高其位從後面突至。馬到人到。箭到來嘉。因戰著莽依圖不及回顧。不料一枝箭早飛中後心。不免翻身落馬。〔來嘉死矣。可惜可惜。〕當由清兵割取首級。所有來嘉殘部。也就釋械投降。雅尼翰是安安穩穩得了荊州。休息三日。當下顧八代高其位。并勸雅尼翰說。現在荆襄已得。楊洪授首。長江以北。一律肅清。此時再不渡江攻取武昌。更待何時。雅尼翰連連點頭。一面用紅旗報捷。具本進京。一面仍派莽依圖爲先鋒。同著高其位先行。隨後璆占領了第二路人馬。喇布尙善分著左右翼繼進。統帥的大營。也就刻日移動。浩浩蕩蕩。兵抵漢口。單講高其位同莽依圖。已由漢口

調齊船只。搶先渡江。殺至武昌的漢陽門。只見那黃鶴磯上。紛紛滾木礮石。如雨而下一時不得前進。在下在這個當兒。要將武昌城內情形補敘一敘。這扼守武昌的不是吳帝駕下姪孫吳世琮嗎。此時已封做湘王。麾下大將不須交代。自然數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了。論三人本領都還。不弱世琮亦武藝精通家傳的一枝方天畫戟。其人生得長眉朗目。雪白個面龐。俊樣非常。有某兄才有某妹。頭頂著爛銀盔。身貫著爛銀甲。跨下一匹滾雪獅子馬。這馬是喜馬拉雅山出產。由班禪喇嘛送贈。吳藩後來賞賜與他。叙馬之好。卻有用意。他好不得意。從前年兵駐武昌。已及兩年。未見清兵壓境。如今蔡毓榮梁鼎從東路殺來。方在竭力防禦。不料高其位同莽依圖。又由江北掩至。依著吳應麒意思。要向岳州求救。世琮嚷說。量這區區敵兵。何難殺退。明日瞧本藩先取姓蔡姓梁的兩顆首級。兵驕必敗。你們只把守漢陽門罷了。應麒不敢則聲。一到次日。世琮整肅戎裝。大開東門。領隊往蹕清營。當由梁鼎出馬。這梁鼎表字節臣。官居總兵之職。由安親王岳洛特調過來的。手持一柄金背大砍刀。驍勇無匹。彼見世琮衝至營前。早嚴陣以待。既已接近。彼此用刀用戟。火併起來。大戰了三五十個來回。忽然半空中炸個霹靂。那武昌城裏已是烟霧迷漫。世琮喫驚不小。忙的撥馬回城。城中已是鴉飛雀亂。四面火起。驚人之筆。突如其來。諸位。你道這火這霹靂。是從那理來的。哈哈。却是從漢陽。

龜山來的漢陽同武昌同漢口原成犄角之勢武昌的西門原叫做漢陽門但是這個漢陽門不是那個漢陽城那漢陽城還同武昌隔條大江該處有座龜山又稱大別山彼時高其位因攻武昌不下連夜襲取漢陽城由龜山架起新式大礮請問這大礮又從那理來的諸君不記得徐費雷杜四人現在清營嗎所有在荊州造的十八尊大礮已完全陸續運來既得漢陽即將十八尊大礮安架龜山以高視下早一礮一礮的打入武昌城內同時漢口又由莽依圖領著舟師殺來任憑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三人抵禦也是抵禦不住不消費事清兵竟潮湧般衝入漢陽門這理西路人馬殺入那理東路出戰的吳世琮卻聞警趕回無如武昌城裏已是翻江攪海烟霧漲天那半空的礮彈猶落個不止世琮沒法只好拎著滾雪獅子馬滾出南城去了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三將無心變戰也就領著些殘兵敗將棄城而逃他們逃了先是雅尼翰移動大隊人馬進城然後蔡毓榮梁鼎亦到在城整理三日那安親王岳洛得著捷報也就由九江趕來論征南的統帥自然是岳洛第一雅尼翰第二所有喇布尚善又改歸岳洛節制已是不能獨當一面了休息多日蔡毓榮因向岳洛進言說現在武昌已爲我軍恢復長江一帶已斷絕賊踪往來我們奉命出征已是兩載有餘將近三載再不大舉南下更待何時岳洛說話是不錯但是昨日奉到朝旨叫階統籌全局不獨督促南征且須撥兵撥將分助東西兩路

那西路已由董額洞鄂督率孫思克趙良棟王進寶岳鎮邦四將進兵。據說劍閣一戰，我軍失利。兩帥潛逃。那瓦爾喀亦復溜出潼關。朝廷的意思是，要咱們派重兵由夔州殺入，使賊首尾不能兼顧。你想可派誰去？（一路將川北戰事略寫個大概）又東路康親王那邊，以軍事或敗或勝，極有變化。彼向朝廷請兵，特派了賚塔瑪哈達前去。不料行至中途，又因廣西巡撫傅宏烈求救，只好急其所急。派賚塔的一支兵馬去救慶陽。現在不知慶陽戰事如何。朝旨到來，又要嚙這理撥兵往助。你想又派誰去？（一路將浙閩兵事又略叙個大概。妙在又關合到慶陽方面。用筆絲絲入扣）蔡毓榮沈吟一會說：朝廷既有這道旨來，理合遵旨辦理。我想西路可派梁鼎前去，不須多人，有五千兵馬足矣。東路可派莽依圖去。他係賚塔舊部，此去必然合宜。但這事須與將軍雅尼翰商議。後行岳洛點一點首當與雅尼翰協商。雅尼翰未便推敲，計議已定。隨即取出令箭兩支，一派梁鼎領兵，由此援川；一派莽依圖，又領兵。由此援閩。但是莽依圖接令在手，又請調瓦爾喀同行。原來瓦爾喀敗出潼關，早有私函給莽依圖，自願征南效力。所以莽將軍趁機請求，得岳洛允許咨調。瓦爾喀聞信，早飛的趕來。書是一起，話分三路。中路由雅尼翰統帥，改用穆占爲先鋒。喇布尚善仍爲左右翼。用著蔡毓榮顧八代兩人爲參謀。刻日兵向岳州進發。西路由梁鼎獨帶五千人馬，自行入川。東路由莽依圖、瓦爾喀雙帶人馬一萬不



過他們進行路程。要從鄂入贛入閩。在下。此時是不叙中路。不叙西路。要轉過筆尖。單叙東路。但是未叙東路之前。又不能不攔下莽依圖。同瓦爾喀。因爲甚麼。因爲他倆是去救東路的。要算做客體。今欲叙述客體。必先將主體方面。要大大的說個詳細。詰問主體是誰。不消講得。自然是東路統帥。那康親王傑書了。一冷落許久。渴想之至。原講康親王傑書。是以額楚楊捷爲左右翼。用著兵部侍郎李之芳爲參謀。從那年領兵出京。到得江南。先由之芳致函范承謨。姚啟聖。吳興祚等。姓范的現改授浙閩總督。姓姚的改福建巡撫。姓吳的係泉漳兵備道。總與之芳有鄉會榜同年關係。復由楊捷致函施琅。及薩理。那施琅稱做插翅虎。善用手鏢。前書交代清楚。一誰講你不清楚。一惟有藍理表字義山。係福建漳浦人。其力大無窮。能倒曳牛。起初做個染料坊夥計。却因酒後打死了人。喫官司。捕捉遂入盜夥。在綠林中練習。出一身武藝。屢做盜案。地方緝獲不住。後由楊捷招安。在征勦鄭成功的時候。很能立些戰功。楊捷便保舉他漫漫升做副將。此次有信去叫他來營效力。如何不星夜趕來。但是他來又攜帶個吳六奇。據說這六奇曾做過乞丐。花郎。在杭州西湖碰著一位孝廉名子叫做查伊璜。姓查的看他躺臥在靈隱寺廊下。用那八百斤重的銅鐘。當做收藏菜飯的傢伙。時而提上。時而放下。毫不費方查。孝廉是很賞識他。問他姓名。他說叫做鐵丐。當下給了他些酒食。贈了他些銀錢。勸他趕快投。

軍不知後來如何。竟會同藍理聚在一起。此時藍理來了。這鐵丐吳六奇也就到了。傑書正在用人。之秋如何不破格優待。當卽賞他個職銜。叫他帶領營頭六奇。好不得意。閑文休絮。我們要叙大兵由江南徑至浙江。這浙江就是靖南王耿精忠的範圍了。講那耿精忠因撤藩實行。與吳藩取同一態度。隨即差官去問丈人翁尚之信。之信答說。我們是三國同盟。休戚與關。豈有雲貴起兵。我們落後之理。因吳藩借兵借將之信。遂派了之忠之禮之仁之義四個弟兄前去。精忠也就派了馬九玉九珍兩員驍將前去。（照應第四十五回）九玉九珍去後。當下精忠聚集衆將。除曾養性白顯等人以外。又有潮州總兵劉進忠。台州總兵祖宏勳前來歸附。精忠好不歡喜。從中獨有曾養性膽略過人。智勇兼備。因說我料清廷因著我們三藩一致起兵。必然要分路征討。以防聯絡。一氣爲今之計。兵力不可不厚。防備不可不周。第一要去掉總督范承謨。巡撫姚啟聖。第二要連結那台灣鄭經。他那理兵多將猛。勢力雄厚。能由臺灣分撥些兵將過來。主公便可高枕無憂。精忠連說不錯不錯。當派劉進忠去對付范承謨。祖宏勳去對付姚啟聖。好個姚啟聖。借出外巡防爲名。已不在福州。宏勳只落空跑一趟。進忠帶領百名健卒。來到督轅。不由分說。衝進大堂。范承謨見來勢洶洶。只好翎頂輝煌。公服而出。見了進忠。忙問此來何幹。進忠笑說。制軍大人還不知道朝命撤藩嗎。還不知道滿人驅逐漢人嗎。老中堂雖係開

國元勳大人雖係由父廕得官。同是漢族。恐怕不免不如歸降耿藩爲是。承謨故作驚訝說。難道耿精忠反了嗎。進忠讓說說反就反。當將右手一起帶來。一百健士。早蜂擁上前。把承謨辮髮一揪。一聲吶喊。簇擁而去。來至藩邸。畢竟精忠良心未死。不肯便送他性命。權且將承謨押下大牢。承謨在牢內。苦嘗那鐵窗風味。有四五十年之久。也曾暗地勾通外人。劫獄反正。幾次都被耿藩知覺。後來免不得一死。

(趁手了結)單講精忠既拘禁了范承謨。隨即派會養性前往臺灣。連結那國姓爺鄭經。這鄭經係鄭成功之子。成功原娶唐王聿鍵公主。未有生育。後娶董氏。生下鄭經。這時鄭經年已二十五歲。他那叔父七佐衛門。比他略大兩歲。甚麼叔祖鄭鴻逵。鄭彩。皆已去世。得力的大將。算那劉國軒。卞世用。馮范。錫。劉正璽。其餘還有五路總鎮。黃靖。廖璵。廖興。賴祖。金福。都係能征慣戰之將。分駐在廈門一帶。那從成功進兵長江的。五位豪傑。除陳輝。張進。旋顯。陳羈。四個陣亡。外。還落下洪旭一位。(總是照應前編)這洪旭現在鄭經面前。做個謀主。鄭經年紀雖輕。却生性英毅。有乃父風骨。日日想替明室復仇。稱做臺灣王國。姓爺第二。這日鄭經正與洪旭坐議機密。忽報耿藩麾下。差會養性過來。鄭經忙說個請字。養性趕忙入見。主賓坐定。當由養性說明三藩一致起兵。要請國性爺協助的來意。鄭經笑說。當得奉命。刻日我先派劉國軒。卞世用兩將領兵過去。如何。養性得了這句。當即道謝辭出。從此國性爺

與耿藩連絡一氣。兵力是雄厚異常（補敘清楚，言歸正傳）一日耿精忠正與會養性商議機密，忽探子來報說清兵已抵浙江杭州。養性因問統帥是誰。探子回說是康熙王傑書。養性略略沈吟，因對精忠說：「這傑書到不是個糊塗蛋，他以親王出發，麾下謀臣勇將必然不少，我們須於金嚴衢三路分紮重兵預備抵敵。」精忠忙說：「如此就請將軍布寅養性，嗒嗒稱是。」當派劉進忠、祖宏勳領兵三萬屯紮金華，劉國軒、卞世用領兵三萬屯紮嚴州。自家與白顯領兵三萬屯紮衢州。分撥已定，一路一路的人馬各紮要地，不提。單講清兵既到杭州，康熙王入城，升坐大帳，忙問誰替嚙去攻打金華，又誰替嚙去攻打嚴州。當有楊捷應聲說：「某願去打破金華。」額楚應聲說：「某願去打破嚴州。」傑書點一點首，各給金批，令箭一支。於是楊捷接令，用著藍理做個助手。額楚接令，用著吳六奇做個助手。各領人馬一萬五千，一路去攻金華，一路去攻嚴州。書是一起，且不談楊捷藍理去攻金華，且先敘額楚吳六奇去攻嚴州。這嚴州山岡重疊，與贛西接壤。此時江西巡撫叫做白色純，年已衰邁，因贛省介在湘鄂閩浙四省之間，一面要派兵援助安親王岳洛，一面又要派兵援助康熙王傑書，得著大兵來攻嚴州消息，當即督兵與額楚會台。那知額楚才略平平，經不住劉國軒、卞世用兩個驍將領衆殺出，殺得他大敗。退兵白色純趕著來救，遇見劉國軒、二馬相交，姓白的用的是刀，姓劉的用的是槍，畢竟老將敵不過健將。

不消數合。竟被國軒一槍刺中色純的腰肋。當時雖未送命。撥馬跳出重圍。然已身受重傷。部兵四散。逃跑這一陣。算是清營大大失利。消息報到大營。傑書不免惱怒。又派施琅領著第二路人馬前來接應。劉卞知道插翅虎的厲害。只是死守嚴州。不與接戰。任憑施琅驍勇攻打。將近一年。不能得手。我且擱下嚴州。轉叙金華。那金華亦是重岡疊嶺。由劉進忠以一萬五千人馬扼守城池。祖宏勳以一萬五千人馬分紮金華山。楊捷領著藍理過來。也攻打多次。總因腹背受敵。也是不能得手。此處一年。彼處一年。年復一年。毫無寸進。如此叙法。省筆之至。康親王傑書沒法。又向清廷請兵。請將康熙帝因特派賚塔帶兵三萬出京。不消講得。那驍將瑪哈達。自然緊隨鞭轡。誰知賚塔才到杭州。那廣西巡撫傅宏烈。又有火急文書。向康親王求救。情節變幻之至。傑書笑說。瞻這理。自救不暇。那能分兵殺人。將來文閱過。向案旁一摺。意欲寘之不理。轉是參謀李之芳進言說。這却不可以。我愚見看來。那傅宏烈。孤懸嶺外。別有奇謀。據來書云。稱已與廣西將軍孫延齡聯合一氣。如果延齡內附。不但逆藩三柱掣肘。便是尙逆耿逆。亦將受大大的影響。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我們可選一支生力軍。揀一位飛來將。或從海道撲攻廣西。救出那傅宏烈。然後與彼台兵轉戰廣東。我料尙之信。兵力不如耿精忠。因著甚麼。因爲精忠與臺灣鄭經會合一起。根深蒂固。進攻不易。至於之信。不孝其父。不孝其母。并

不友愛兄弟。他家兄弟姊妹同胞共一百多人。鬧的把戲不一而足。爲最一個尙之孝。一個尙之節。使與乃兄之信反對的。之孝已隨。老父可喜。入京之節同母親何氏住在肇慶。若是我兵結合了之節。使他同室操戈。一定可以從中取勝。那時既平定尙逆。以乘勝之師。與我南北夾攻。還怕閩省不下。精忠不立即成擒嗎。規畫不差。并借此補叙尙藩方面筆墨不省而省。傑書點首稱善。當即派了賚塔棟選了三千索倫兵。請問甚麼叫做索倫兵。便是那遠住黑龍江的韃韃部落。能泅水。能登陸。武力異常強悍。部勒既定。賚將軍便刻日駕駛帆船。由海放洋。繞過臺灣。轉入廣東廣西境界。舍舟登陸。取路竟到慶陽。紮營未定。却值三桂派馬寶胡國柱先後來攻。慶陽巡撫傅宏烈得了這支生力軍。這位飛來將一場惡戰。傷亡了敵將王雲龍趙天元。那馬寶雖勇。一時不能取勝。在這個當兒。三桂却誘殺了孫延齡。自家稱皇稱帝。在尙之信方面。早調回他之禮之忠之仁之義四位令弟。在耿精忠方面。也便同時調回馬九玉九珍二將。總是一應上文。說來眉清目楚。但其中又出了個岔枝。你道甚麼岔枝。便是那計殺孫延齡的馬雄。忽向傅宏烈投書約降。那投書的人。便是他兒子馬承廕。宏烈不知是詐。以爲這馬雄棄暗投明。去逆效順。到是個識時務的人物。正在招撫之秋。如何可却常卽去書宣慰。并留著馬承廕不遣。原講翻眼睛的回。是結交不得的那馬雄父子。本係回回教徒。承廕在宏烈左

右不無假效殷勤。宏烈誤以爲好人。一日宏烈出轅。點將點兵。行至城東大石橋。承廕突然從馬後抽出利刃。給宏烈個冷不提防。一刀刺去正中要害。宏烈便死於非命。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登時撫標人馬。鴉飛雀亂。承廕早覓過馬寶。胡國柱大營引兵襲取慶陽。諸位必有個疑問。這時將軍賚塔不是帶著三千索倫兵。駐紮在城外嗎。何以慶陽城陷。并不領兵來救。要曉得賚塔雖係膽略過人。却是個好色之徒。他訪聞附近村庄有些委色的婦女。便要走去動走動無巧不巧。這日是他便衣便帽到了一個方姓人家去幹那沒魂事體。正在巫雲峽雨情致。綢繆猛聽得遠遠殺聲。知道有變。趕卽穿好衣服。招呼同來的瑪哈達。誰知瑪哈達年紀雖老。亦係混帳一流。他也覓到個香窟。留連不去。這嫖字上最爲誤事。不因他倆同嫖。如何會慶陽失守。及至造孽事畢。趕回大營。事已無濟。賚塔因向瑪哈達說。咱們幹事荒唐。諒這廣西地面。紮營不住。不如去攻打廣東。瑪哈達哈哈大笑。說某聞廣東的水色尤好。不論別的。據說尙之信有二三十個妹子。俱係嬌容美貌。穿紅着綠。甚麼之鸞之鳳。之鶯之燕。久負豔名。咱們何不。一網打來。好整日夜的受用。賚塔亦笑說。這事要去拚。著性命的。瑪哈達聽了。伸手將自家頸項。顛子一摸。連說。只要有丁娃娃。這喫飯傢伙。寧可不。要一罵盡好色狂徒。賚塔說。既如此。咱們便殺向廣東。一聲令下。拔隊啟行。一日行至肇慶。忽城外排開一陣人馬。爲首

一將坐馬戎裝。瞧見清兵過境。趕至相迎。賚塔忙問來者何人。答說我係尙之節說著滾鞍馬下。賚塔也就立地相待。彼此行過了禮之節。便將歡迎的來意道達。賚塔笑說你不幫助老兄。豈不要同室操戈嗎。之節。歎說一言難盡。逆兄的行動我父極不贊成。我是尤其反對。我們弟兄已成仇寇。古人說是大義滅親。只恨我未得時機。今見天兵到來。理合謹隨鞭鞭。賚塔聞言大喜。當下尙之節領兵八千合著索倫兵三千。共計一萬一千。用瑪哈達做了前部先鋒。浩浩蕩蕩殺至廣州。講這尙之信開藩廣州終日的大宴賓客。歌妓變童。鬧個不休。他何曾有點大志。不過爲吳藩勾結不得。同時起兵。但他這起兵何常出粵境一步。軍師算是金光部下兩員驍將。一叫王國棟。一叫李天植。前因三桂建國改元。稱尊皇帝。下詔前來。心頗不服。登時調回之禮之忠之仁之義。還有甚麼之才之傑之英之俊之雄之秀。一班劣弟。我也不必叙他的家譜。爲最之鸞之鳳之鶯之燕。前在福州。也曾大大出過風頭。尙可喜。家教不嚴。弄得一般兒女都忘了原形。雖不算做男盜女娼。那奸淫兩字總不能免。閑話刪除。單表瑪哈達兵到廣州。離城十里安營。早有探馬報告平南王俺答公尙之信之信。一聽清兵壓境。心下異常慌亂。忙招呼跋足軍師金光過來。金光說不才早料及此。早與我公商議。宜多方預備。我公只是不信。俗說兵來將抵。如今趁清兵立營未定。可派人衝殺個頭陣之信。點一點首。立即點鼓升帳。諸將及許。



多劣弟齊到。當有之才之傑之英之俊。一擁上前。都願去打頭陣。王國棟也抱著奮勇之信。看了一看。就派五人一齊出馬。三通炮響。城門大開。五人分著五路。來包抄瑪哈達的前營。瑪哈達是一人一騎。手持粗大煙桿。先遇著尙之才。不消三合。打得撥馬逃走。遇著尙之傑。只一煙桿。便砸破頭顱。之英之俊。見了。各挾長槍。來刺瑪哈達。瑪哈達運動神力。將煙桿左右一撥。弟兄便東倒西歪。當下正要下著辣手。結果他倆性命。却好尙之節由後趕來。喝聲休得動手。當即滾鞍下馬。去挽住之英之俊。說我的弟兄。現在大兵到了。你們還不知死活嗎。依著我講。快快棄械投降。之英之俊只得啞啞連聲。三人正在講話。當兒那王國棟飛舞著三尖兩刃的撥風刀。已躍馬而至。不消說得。自然是瑪哈達上前迎敵。這姓王的。却本領不弱。同瑪哈達。到了有二十三十個來回。未分勝負。之節從旁嚷說。王將軍可歇一歇手。聽我有話勸你。王國棟正與瑪哈達火併。快有點支持不住。猛聽得之節叫喚。也就喝聲住手。瑪哈達也便收回煙桿。只見尙之節笑嘻嘻的趕來。勸說我的王將軍。你幫助劣兄來抵抗。大兵有甚麼好處。那……我兩個弟兄。現已投誠。你還要廝殺做甚麼。王國棟心下一想。暗說我好糊塗。我今日既不能取勝。到不如隨口答應。我再打點我的主意。因答說。尊論亦言之有。理容我來日答復。心已活動。但不肯即降耳。之節說不必狐疑。還是依我勸的好。王國棟略點首。也不答話。竟撥馬回城去了。但

早國棟收兵回城來見之信却好之才之傑已趕著前到之傑頭額受傷用白絹包紮呻吟聲不止之才亦唉聲歎氣不怨自家本領不濟反怨之信輕信三桂言詞無端起兵之信正在咆哮一見國棟忙問說敵人就怎樣厲害國棟說主公可知道令弟之節在彼之英之俊兩位已經降清嗎之信不聽這話猶可一聽了這話登時暴躁如雷急得活跳罵不絕口早有驍將李天植上前勸說勝敗乃兵家之常兄弟鬩牆也算不得甚麼主公且請息怒容未將明日出城一戰管教殺得他尸山血海活捉那瑪哈達生擒那賚塔并將令弟尚之節繩捆索擄回城聽憑我公處治（好大口氣）正是

大言炎炎

誇下海口

氣吞雲夢

十得八九

評曰楊來嘉洪福已死江北一路可算肅清接叙克復武昌著著見將一路緊是一路但文忌直率單單叙岳洛方面真傑書不提未免顧此失彼且傑書出兵在前爲勝爲敗全無消息令人悶混欲死使不於此掉轉筆鋒則叙事笨滯極矣故編者借莽依圖做個過峽一葦飛渡輕快無匹叙傑書兵下江浙順手又將耿精忠與鄭經聯絡情形詳細補出又將賚塔接應傳宏烈趁此帶叙只這一枝筆欲東即東欲西即西看似破空而來其實照應前書心細於髮編小說要不落漏罅事前有伏後事有追叙務使閱者一目了然不致於自相矛盾

賚塔爲好色之徒。無容爲諱。因將至廣州。有一番奸淫擄掠。特先在慶陽寫個影子。瑪哈達亦非好人。記此總寫韃魂態。譏訕不少。

### 第四十九回 姚公子兵下福州城 吳皇帝喪歸完天府

講這李天植原係雲南人。是由三桂放做廣東提督。身高九尺。開外力。大無窮。年紀四十上。下一副黑臉。一部短鬚濃眉。大眼頂貫鐵盔鐵甲。手持九節雙鞭。并重六七十斤。憑著本領高強。在之信面前。誇下海口。隔日帶領五千人馬。坐跨鐵驪駒。出城來衝敵營。這時將軍賚塔已到。因自家出征以來。尙未與人交過一回手。此次高興。使動一根丈八長矛。縱馬與天植交戰。天植格外抖擻精神。使動雙鞭。如一片雪花。蓋頂可憐。賚塔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兵之力。戰不十合。被天植在背上打了一鞭。登時口吐鮮血。負痛而逃。天植放馬追來。卻虧瑪哈達截著。斲殺。正是棋逢敵手一個。使鞭一個。使動煙桿。來往往大戰。有五六合。彼此不分勝敗。各各收軍。次日又戰。仍是殺個旗鼓相當。一連酣戰十日。不料清營又來了一起救兵。你道這救兵是從那理來的。便是那安親王岳洛派來的莽依圖。瓦爾喀。原講兩將是提兵援閩。何以不到福州。竟到廣州。要曉得他從湖北取道江西。此時江西巡撫不是白色。純已換了佟國楨。那國楨與國綱國維。是嫡堂弟兄。與國器國華。是從堂弟兄。國器國華在安徽。國楨

卻在江西做著藩司。前因巡撫白色純兵救嚴州。戰傷身亡。（照應上回）當由安親王岳洛和康親王傑書。合保了藩司修國楨。升做巡撫。在下趁手交代。在這一案之內。兩王又保薦李之芳。做了福建巡撫。改用姚啟聖。做浙閩總督。不消多講。自然因范承謨陷入賊牢。該缺不可虛懸的緣故。一筆表過。我們書歸正傳。這修國楨見了莽瓦兩將。便問問用兵的方略。莽依圖說。我的意思。想前往杭州。聽候康親王調度。瓦爾喀不語。國楨說。凡事當急其所急。依我看來。現在賚塔將軍前往廣西。祇帶領索倫兵隊三千。未免太少。最近得到個緊急消息。據說那廣西巡撫傅宏烈。被人刺死。事如確實。賚塔將軍豈不陷於危險嗎。你何不捨閩救粵。以建立奇功。（事又變化）莽依圖忙的喏喏答應。隨同瓦爾喀帶領五千人馬。不分星夜。由贛南穿著幽僻山路入粵。這日趕到廣州。聽得西南殺聲飛的過來。卻好李天植正同瑪哈達。殺得難解難分。莽依圖留著瓦爾喀守營。自家卻持矛當先。將馬一夾。貫足臂勁。用矛來刺天植。天植揮鞭撥開俗說。好漢不擋雙拳。瑪哈達和莽依圖兩個戰。天植一個任憑。天植本領高強。如何抵敵。正在撥馬要走。不知瑪哈達在何處。發出個破綻。一煙桿打中天植的右手。只聽天植一聲不好。鋼鞭墮地。說時遲。那時快。瑪哈達早伸過猿臂。扯住天植勒中絲縲。使勁一扯。天植已滾鞍落馬。但是天植身材魁梧。索性擲去左手一條鞭。雙手抱住。瑪哈達腰膀。瑪哈達也就跌翻下來。兩

個○人○皆○係○力○大○無○窮○，○辯○抱○得○就○地○亂○滾○，○莽○依○圖○不○再○怠○慢○，○丟○下○長○矛○，○上○前○用○手○拖○著○天○植○，○大○骹○使○勁○，○一○扯○，○這○才○扯○開○兩○人○服○事○，○一○人○當○將○天○植○用○索○練○捆○起○，○押○至○大○營○，○賚○塔○見○著○天○植○，○記○起○前○日○一○鞭○之○仇○，○忙○喝○令○推○出○斬○首○，○轉○是○瑪○哈○達○爲○天○植○求○情○，○說○是○姓○李○的○如○降○，○則○生○不○降○，○則○死○，○賚○塔○忙○的○喝○問○天○植○，○說○你○降○是○不○降○，○天○植○笑○說○業○已○成○擒○，○還○有○甚○話○講○，○賚○塔○也○就○叫○人○鬆○綁○，○從○此○便○在○清○營○効○力○，○開○復○原○官○，○不○提○單○講○天○植○部○下○敗○兵○逃○入○廣○州○之○信○，○得○著○李○天○植○被○擒○消○息○，○惶○懼○萬○狀○，○找○那○軍○師○金○光○過○來○，○急○議○計○策○，○金○光○搖○著○手○說○大○事○不○妙……現在王國棟已躲避不面，怕的主公些同胞手足也各各生心了。之信不信，忙招呼左右請各位爺們過來，宮監去了多時，杳無答復，再一查點，甚麼之禮之義之忠之仁之才之傑，早已逃出廣州，只有許多妹子還在後宮行樂，之信因對金光說，這事如之奈何，金光雖稱智囊也，就無法可想，正在面面相覷，一片鼓號聲，咽喉聲，已遠遠而至，之信一聲不好，趕入後宮，將那龍冠龍服一齊脫卸，趕緊薙髮編辮，手續還不會做完，清兵已打破廣州，洶洶聲勢如山崩海嘯一般，說到就到，那瑪哈達莽依圖瓦爾喀帶領人衆，早闖進藩邸，逢著男的便砍，遇著女的便捆，直至後宮之信已編好髮辮，換好箭袖長袍，團龍馬甲頂戴輝煌，向前施禮，瑪哈達莽依圖瓦爾喀三人見著哈哈大笑，說你這裝束到改得快麼，簡直同戲子唱戲一般，好極好極（調侃得有趣）之信也不與

辨一會工夫。賚塔也就到來。坐在前面銀安殿。由瑪哈達等將尙之信帶到謁見。賚塔把之信贖了一眼說：「你這狗才！現在已是叛逆欽犯，還敢穿著王公的命服嗎？」左右替賚塔將他衣帽抓了剝了一聲令下。遵照施行，便依據欽犯大逆辦法，用鎖練把之信鎖起。一面查封府庫財產，一面將軍師金光搜出。先行梟首示衆，可憐這金光現年已活到七十八歲，隨著可喜出關，入關使盡陰謀，起先挑去骸筋，成做一個廢人。到了今日，只落得身首異處。要這智囊有何用處？到不如愚而安愚的好呢？（醒世之言）

（閑話少說。賚塔既收復廣州，平定向藩，飛捷到康親王傑書，自然由傑書用個紅旗報捷到京。不上多時，清廷是傳旨嘉獎，仍督促傑書會同賚塔刻期進兵閩省，以收全功。傑書自然遵旨照轉過來。這時賚塔滿心滿意，大放花燈，同那瑪哈達實踐前言，好在欽犯的家屬妻女儘他倆受用，甚麼鸞鳳鶯燕，比那上海野鷄不如原講之信。平日最在男風女色上用功，現在一班鸞童美女都被賚塔和瑪哈達姿意奸淫，不論青天白晝，不管酒綠燈紅，直把個平南王府當做四喜堂，婊子窩罷了。俗語講得是：樂極生悲。從賚塔收復了廣州，消息傳到湖南，吳帝喫驚不小，當即廷召方孝標錢一飛韓大任三位計議。孝標說：「目前岳州軍事緊急，雖然由世琮陣斬了貝勒尙善，那清廷又特派征南將軍察尼過來，（又是補筆南路戰事，却借孝標口中略略透寫下文再爲聲敘）此人智勇兼全，怕的岳州要旦

夕失守。陛下還宜注重這點爲是一飛插言說。岳州方面固須注重。但現在廣東不保。清兵必合攻閩省。萬一耿藩失敗。斷去我們臂助。那大局還能收拾嗎。依臣愚見。須得雙方兼顧。吳帝點一點首。心中有了計畫。當即下了兩道手諭。一派馬寶。即由廣西取路廣東。做耿藩的救應。一召胡國柱。即回領兵援助岳州。手書去訖。小淮陰韓大任又奏說。單靠馬寶救應。耿藩恐不濟事。臣願領兵三萬。由贛南直壓閩境。務必將清兵殺得大敗。活捉那康親王傑。書吳帝聽到這理。不覺轉憂爲喜。說此事非卿不辦。〔恐怕未必。〕當在金殿賜酒寵行。大任好不得意。刻日點齊兵馬。取路贛南。書是一起。兵分三路。且不談胡國柱來救岳州。韓大任取道贛南。且講馬寶在慶陽。奉到吳帝手諭。忙即揮動兵馬。撲攻肇慶。守將尙之節。是抵抗不住。只好棄城逃走。馬寶既得肇慶。又兵壓廣州。那賚塔正在朝酣暮醉。沈迷酒色之時。驀聽馬寶兵臨城下。彷彿半空中起個霹靂。然心中尙仗著瑪哈達百戰百勝。不甚妨碍。當派他出城會陣。講這瑪哈達原係銅筋鐵骨。但過於女色。淘融年紀不小。本領已不如前。遇著馬寶戰未數合。竟被那沒柄的流星鎚打落馬下。幸虧瓦爾喀在後觀陣。救助是來不及。只好放枝冷箭。恰恰射中馬寶的坐騎。那馬負痛跳出圈子。清兵趁勢救回。瑪哈達誰知瑪哈達的左股已被馬蹄蹴斷。後來雖經醫好。成了殘廢。這算是淘融女色的報應。罷了。〔良言醒世。〕閑話少絮。馬寶得了這次勝利。次

日又撲攻廣州。賚塔因著愛將瑪哈達身受重傷，焦急吐血（亦係色癆）却好王國棟、李天植兩將領兵來援。賚塔安心，卽命莽忒圖、瓦爾喀督同出戰。王李二將放馬來會馬寶，馬寶與他倆原係熟識，因怪問說二位何以背漢降滿。王國棟却有點口才，因對說將軍之言錯矣，我們降滿豈係本心，請問吳藩起兵已有四五個年頭，先前聲勢何等浩大，得了武昌，得了荊襄，又有王輔臣、布爾尼同時響應，在這良好機會，因甚麼盡守長江不引兵北上，因甚麼又誘殺孫延齡，因甚麼又調回援粵，援閩的人馬趕著在衡州、建都、這衡州僻在南方，何能立國，就此看來，吳藩已無遠志，已不能逐鹿中原，而況陝西、察哈爾及長江以北各路是路，路失敗現在清兵西路是逼攻四川，中路是逼攻岳州，東路的嚴州、金華間已攻破（敘述處有虛有實，全局一振）將近逼仙霞嶺，那吳藩的局勢日蹙一日，非是我們過慮，只怕將軍有了來路，還沒有去路呢。馬寶聽到這理，不覺長歎一聲說那時……我只有見機而作，但在今日我還不能脫離關係（心內已活動異常）李天植忙的插言說，既然如此，如此將軍亦不必攻打這廣州，我們開放一條大路，讓你軍徑往閩省，何如。馬寶連連答應說，好極好極，當下不會交兵，各各收隊，休息兩日。馬寶使拔營離開廣東，取路往援福建，請問這時浙閩的兵事如何。前文曾經夾敘清楚，清廷已特授姚啟聖爲浙閩總督，授李之芳爲福建巡撫，姚李二人奉命之後，又專摺保薦李



光地吳興祚兩人才堪大用。請旨定奪。其時康熙帝以國家正在用人之秋。既經該處督撫保薦。如何不破格錄用。朝旨下來。便轉授李光地吳興祚爲三品京堂。那吳興祚表字畱村。原係實缺。泉漳兵備道。李光地表字晉卿。係翰林院出身。本省安溪人氏。在籍辦著團練。一時升做京堂。由督撫撥助兵馬。也就獨當一面。單講姚啟聖有個兒子。名叫姚儀。今年二十四歲。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一表非俗。生有神力。能舉千斤。慣用一口寶刀。據說這寶刀叫做昆吾刀。便是前明大學士瞿式耜的夫人邵氏用的。〔應前編第三十二回〕原講邵夫人去世之後。這寶刀不翼而飛。不知怎樣輾轉流傳。竟會落在這姚儀手內。姚儀得了這口寶刀。真是如虎添翼。初次出兵救助那楊捷。便陣斬了祖宏勳。原講祖宏勳扼守金華山。劉進忠扼守金華府城。彼此得個照應。如今宏勳被姚儀殺了。登時紮營高山。這金華城如何保守得住。加以楊捷又督率藍理撲攻金華。藍理是不顧性命。奮勇登城。把個劉進忠慌得棄城而走。清兵算是唾手得了金華。好個姚儀。銳氣鼎盛。既經攻克金華。卻又引兵來援助嚴州。其時嚴州守將爲劉國軒。朴世用。原係台灣鄭氏部下的頭等驍將。起初戰敗了。白色純姓白的。因此喪命。又打了額楚。使不能成軍。後雖經康親王傑書加派施琅前來。然劉、朴二將畏彼威名。不與接仗。施琅也就無可如何。足足相持二年。恰好姚儀引兵到來。見了施琅。因笑說將軍徽號稱做插翅虎。如今

被嚴州一座城池擋住，也就不能插翅飛過了。（奚落之詞，少年口吻。）施琅聞言，且愧且憤，當即嘆了。一句說：公子少待，看明日施某展開虎翼飛他，一飛姚儀一笑一宿無話。次日施琅結束停當，夾著雙袖，著手鏢放馬，揮兵撲攻嚴州那城上的滾木礮石，以及亂箭彷彿同暴雨夾著冰雹打來。施琅運用神力，揮動雙稍，有進無退。姚儀亦緊緊追隨，帶誑的說：馬似駕雲人亦騰空，在這煙霧迷漫的當中，不知姚儀用何神力，竟會將施琅坐騎一棒直棒上一座高城城上。敵兵一聲吶喊，如江翻海攪的跑滾不迭。朴世用正在巡城，遇見施琅趕著掄刀抵敵。施琅是眼尖手快，右手一揚一枝冷鏢已打中世用的肩臂。世用見來勢不對，落荒撥馬下城。在這愁雲慘霧之中，清兵是一擁的上城。敵兵是一擁的出城。姚儀和施琅安穩穩的待了。嚴州休兵三日，接著傑書的飛檄，又催促施琅同楊捷會攻衢州。誰知衢州駐紮的敵兵已一起移營至仙霞關，講這關在仙霞嶺上，這嶺是閩省門戶，嶺脈與贛南毗連，接著五嶺，非常險峻。當日唐王聿鍵失敗，由鄭芝龍不能扼守仙霞嶺，如今會養性與白顯是屯紮重兵在上，任憑清營千軍萬馬不能飛過。憑著姚儀施琅楊捷監理吳六奇多麼大的本領，只是插翅難飛。現在劉國軒朴世用劉進忠，又與姓會姓白的會合一起，一面是奮力猛攻，一面是併力死守，足足相持三月，萬無法想。在這無可設法之中，誰知鐵丐吳六奇到生出一個主意，你道他是甚麼。

主意他原入過火房的當地些乞丐花郎與六奇多半熟識講到福建原有一種乞丐籍這籍人數很多範圍很大幾幾把座仙霞嶺完全盤踞做個乞丐窟嶺上路徑非常純熟由六奇換穿乞丐的襪襖破衣找出粗碗破鉢并討飯簍子青竹一根踱出後營行過一二十里找到個乞丐窟這乞丐窟便是花子窟有兩名乞丐頭一叫歸五一叫別六六奇找到兩人混做一起拏出些散碎銀錢運動花子原來福建的花子非常厲害狗咬不怕蛇咬不傷穿山越嶺趨捷異常六奇運動成熟足足有三四千名每名給一把利刃一路叫喊老爺太太遇見人抖抖擻擻不遇見人便穿蹣跚跳跌滾著爬山由鐵丐六奇為首竟抄過嶺上關隘黑夜裏便放起火來這理放火那理姚儀施琅楊捷藍理是在嶺下有準備的一見嶺上火光燭天登時鼓號齊鳴燈球照耀下面是風捲潮湧上面是火仗風威弄得會養性暴躁性發忙派白顯劉進忠領兵抵敵山下人馬派劉國軒扑世用抵敵山上人馬國軒瞧一瞧一羣破衣花郎又好氣又好笑不免提刀躍馬當頭遇見六奇一刀劈下六奇忙用著扑風刀一格國軒覺得喫勁不敢輕視無如一個騎的高頭大馬一個步行只在馬前馬後縱跳不消幾個來回六奇一刀竟砍傷了國軒的坐騎那馬負痛竟背著國軒跑了六奇也不去追趕接著來戰朴世用世用亦非六奇對手戰不數合也便跳過嶺去奇趁此將手一招一羣花子雖係烏合之衆然個個總是亡命之徒拿出那

頑蛇伎倆。開腔本領。忽而喊起。老爹忽而叫起。太太敵兵。見了這般怪聲怪氣。無不嚇慌。逃跑六奇。好不快活。一邊殺著人。一邊放著火。由高衝下。卻好下面的敵將。白顯碰著藍理。也被殺敗。劉進忠。碰著楊捷。也被殺敗。最後曾養性。提著金背大砍刀。縱馬出戰。偏偏遇見姚儀。頂著金盔。金甲如粉。面金剛一般。手仗著昆吾寶刀。原講此刀切玉如泥。當下養性的刀。一起姚儀的刀。一迎。早是噹啷一聲。養性的刀。頭落地。一聲不好。接著姚儀。是手起刀落。又砍下一隻馬蹄。這三足馬。如何能行。登時馬倒。人倒。姚儀搶前。將養性按翻。喝叫兵衆。將養性捆起。施琅到來。對著敵兵高叫。快降。立時敵兵棄甲投械。無不跪地求降。這一次大戰。奪了仙霞關。要算是吳六奇首功。其次便是姚儀。姚儀既將養性捉住。派人押解到姚啟聖的行轅。啟聖因他是一員驍將。便勸他降。清養性也就薙髮編辮。從此歸順清朝。這時清兵逢州過縣。一路無阻。行至九瀧江。忽有敵軍攔住去路。請問這敵軍是那理來的。卻是韓大任與馬寶會合一氣來救。應耿藩的馬寶。係從廣東取路到此。韓大任係從贛南取路到此。奇極巧極。但是大任在贛南與佟國楨戰了一仗。將國楨殺敗。國楨又向安徽佟國器。國華那邊求救。在這救兵未來。大任早越過武夷山。來銜九瀧江。卻好馬寶也在此相遇。彼此連合。大任既稱做小淮陰。那兵法陣勢。是很有研究的。當時相度地利。就排了個雙龍出水陣。因這九瀧江有兩道來源。與馬寶各據

一道來源。依著山林向背。好像有千萬重埋伏。一般清營開路的先鋒。用的吳六奇。這六奇驍勇有餘。却不識陣勢。由大任出陣迎敵。不知繞了幾路花槍。將六奇引入陣內。只見紅旗一招埋伏。四起。六奇左衝右突。竟陷入陷馬坑內。被撓鈎搭住。用繩索捆了。何不叫喊老爺太太。因在吳營。次日。藍理抱著奮勇。又來衝陣。大任仍是照前辦法。又用黃旗一招。藍理不得逃跑。又被埋伏擒住。引動施琅火。起到了第三日。帶領一標人馬衝陣闖入陣門。只見紅旗黃旗藍旗白旗黑旗各路埋伏。都起。現時已將紅黃藍白黑連成一面國旗。施琅奮著神威。橫衝直撞。也曾發出袖鏢。打傷兩將。無如陣勢有生門死門。施琅殺花了眼。不知誰爲生門。誰爲死門。亂忙中。竟跌入陷馬坑。亦被大任活捉過去。與吳藍二將囚在一起。一連三日。清營失去三員虎將。楊捷因與姚儀計議。說這事如何是好。姚儀說。讓我去見我父親。楊捷說是極是極。當下姚儀別了楊捷。取路徑到行轅。來見姚啟聖。啟聖問明失敗情節。當飛請李光地與興祚二位過來。李吳二位齊說。這是敵人擲的陣勢。大凡排陣有死門。必有生門。容某等親去觀陣。然後再想破陣方法。啟聖說。事不宜遲。就請二位快去。兩人答應。趕急同姚儀來至戰地。却好附近有座虎峰山。光地與祚領著姚儀登上最高峯。向下一望。敵營陣勢羅羅在目。與祚因說此陣叫做雙龍出水陣。互有救應。變化無窮。我們欲破此陣。須用兩路夾攻。法且他的陣勢變化係用。

紅黃藍白黑五種色旗。這五種色旗，是按著水火金木土五行。其中必有個太極圖旗。破陣時，須認明太極圖旗。那便是路。路生門了。姚儀在旁聽見，不覺恍然大悟。他的目光最緊細，瞧去果然幾處有那太極圖的方旗。隨風飄蕩，看過下山入營。次日，即與楊捷各帶人馬一萬，分別左右。姚儀是從左路殺入，遇見韓大任彼此交戰。姚儀早將昆吾寶刀，砍折大任槍枝。大任只向有太極圖旗子的旗門進去。姚儀認定標識，領兵只向生門殺入，砍倒一桿大纛旗。登時陣勢大亂。大任意欲縱馬逃走，却被姚儀趕著輕舒猿臂，將大任活捉過來。右路的楊捷亦是照法施行。路路認準太極圖旗，尋著生門，最後砍倒大纛旗。陣勢亦亂。但楊捷却戰馬寶不過那沒柄流星錘，非常厲害。然馬寶因陣破亦不敢戀戰。想奪路仍往廣東，却被姚儀從後追來。馬寶不得已回馬來戰。一錘打去，姚儀只用寶刀一迎，只聽鏗的一聲，錘頭落地。馬寶知事不濟，恐有性命之憂，忙嚷聲住。手說：我便降你，也不值甚麼忙的滾鞍下馬。（應前見機而作之言）姚儀也就收回了寶刀，將馬寶帶回大營，又救回敵營中三員虎將。這次是姚儀大出風頭。這雙龍出水陣，却成就他威名不小。（我說是寶刀之力）話休煩絮。當時清營打著得勝鼓，唱著凱旋歌，進攻福州。由著浙閩總督姚啟聖飛檄遞與耿藩。這時精忠是失魂落魄，派出去的兵將，是殺的殺了，降的降了，敗的敗了，最後還希望九瀧江一戰，借著韓大任馬寶的威勢，以

圖恢復原狀。不料韓馬又降。至於一敗塗地。那劉國軒扑世用。又趕回台灣。只有劉進忠在此。未去。當急召進忠商議。進忠因說事已如此。不降何待。一面殺去牢中范承謨。以滅其口。（應前書）一面就豎起降旗。大開城門。清兵是整隊入城。由總督姚啟聖。巡撫李之芳。并兩位京堂李光地。吳興祚。連同楊捷。施琅。姚儀。藍理。吳六奇。并一班偏裨將弁。吹播著入城。耿精忠是薙髮編辮。公服相迎。閩事既平。依例由督撫一方具摺進京。一方報告康親王傑書。傑書也用了個紅旗報捷。單講康熙帝前次得了。尚藩降服的捷報。已是龍心大悅。此次得著耿藩降服的捷報。其喜可知。心想三藩肇禍。已除去兩藩。料這三桂已是死期不遠。立即下了兩道上諭。一道是召回康親王傑書。所有粵閩戰後事宜。即由姚啟聖會同賚塔辦理。并附諭兩人須將尚之信。耿精忠兩逆依法賜死。以申國法。（完結耿尚二藩）所有台灣。鄭經再行趁機徐圖可也。（爲第五十一回收復台灣伏綫）一道是督促安親王岳洛趕緊克復湖南。不得再爲遲誤。講這岳洛現已由武昌進駐岳州。因甚駐紮岳州。因爲兩年進兵。第一次由尚善抱著奮勇。不按方略出陣。被湘王吳世琮殺了。後來清廷又派第二路將軍察尼過來。雅尼翰便派蔡毓榮高其位兩個幫助攻城。仍是久攻不下。最後穆占喇布督同徐貴雷杜四人架起新式大礮。才將岳州轟開。及至胡國柱引兵來救。已趕不及。只得隨同世琮。及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等去守。

長沙雅尼翰因吳軍退守長沙便請岳洛移駐岳州岳洛既抵岳州接奉清廷這次諭旨知道粵閩事平傑書已先我成功何敢怠慢當促雅尼翰督同諸將趕過洞庭湖去攻長沙清兵既圍長沙自然由吳世琮向衡州告急吳帝得信大驚失色當召方孝標錢一飛兩人過來商議抵敵方法方錢二人齊說此時非御駕親征不可吳帝長歎一聲說朕面前得力大將如馬寶韓大任都待遇不薄竟會降清這事從何說起罷了罷了朕今拚著老命去與清軍決一雌雄袖子一拂當即親點羽林軍由駙馬郭壯圖統帶自家戎裝跨馬帶著左相方孝標右相錢一飛取路徑至長沙既到長沙一片白茫茫旗幟如銀海一般九通炮響吳帝先率領文武御駕登城下面雅尼翰早頂盔貫甲立馬旗門彼此遠遠一瞧雅尼翰覺得吳帝精神矍鑠九龍華蓋之下儼然立了一座尊神銀鬚飄飄氣宇不凡吳帝亦注視雅尼翰似欲發話不料在這個當兒蔡毓榮機警不過早燃起一尊新式大礮說時遲那時快電光一閃一個霹靂炸雷早已發出雖不曾打中御座然吳帝已雙耳嚇聾跌翻城上當由御前侍尉扶駕下城擡入世琮的帥府已是人事不知解救不活不上三日竟一命嗚呼崩年七十三歲詩曰

衝冠一怒爲紅顏（用吳梅村句）肯把天驕請入關  
忘報國恩明族赤久謀帝制乃公頑  
中原逐鹿須才智大澤龍吟異等閒  
王氣消沈天厭漢綵雲望斷點蒼山



吳帝駕崩之後。當即由駙馬郭壯圖。帶領羽林軍。駕起輜輶車。駕下文武百官。紛紛護送入都。安奠梓宮。由皇太孫吳世璠。舉哀發喪。正是

王氣潛收。

大事已去。

敗寇成王。

史不足據。

評曰。這回書是專叙清兵收復粵閩頭緒。非常繁複。末尾又結到進攻長沙。三桂身死。一路寫來。有條有理。無一直筆。更無一挂漏。

尚可喜。生下百餘子女。未免造孽太多。釀成奸淫積習。卒至奸人淫人者。終受人家奸淫。賈塔瑪哈達之無孽不作。雖曰以暴易暴。亦冥漠中之因果也。然而滿俗淫佚。天又何以報之。瑪哈達戰敗身廢。則尤不足蔽辜。

粵省既平。必接叙閩省戰事。所謂順流而下也。但此次用兵。却極寫一個姚儀。以姚儀之功。皆乃父啟聖之功也。不有昆吾寶刀。如何會所向無敵。至仙霞嶺。九瀧江兩戰。卻寫得如火如茶。爲是回增無限色采。

馬寶係三桂之義子。大任係三桂之愛將。乃皆戰敗。降清。殊出人意。表然而三桂平日撫馭無方。即誘殺孫延齡一事。足使部衆離心離德。

他神史記三桂之死。與此小異。但不如此寫法。不足成蔡氏奇功。小說亦無妨附會。

## 第五十回 出四川趙良棟立功 失雲南吳世璠自縊

前回講到吳帝崩駕。歸到衡州發喪。朝臣因太子應熊。早受清廷殺害。當然奉皇太孫世璠繼位。改元洪化。以蠶書頒發諸路。但是現在的大周範圍狹小。除雲貴以外。湘省已失了半邊。其餘僅有廣西的馬雄。四川的羅森。尙受世璠的朝命。那廣西方面。現聞已由賚塔派莽依圖。瓦爾喀著手進兵。一路虛寫。四川方面。尤其糜爛不堪。在下在這個當兒。要將那川中三五年經過的戰事。補叙一叙。萬不可少。這時羅森已不在川北。已退到川南。因甚退到川南。就因爲清兵來得厲害。凡事要從根上說起。閱者才得明白。記得那年清大學士圖海。帶領董額洞鄂。趙良棟。瓦爾喀。征西。又會合張勇。孫思克。王進寶。岳鎮邦。一班提鎮。同心協力的攻克了虎山墩。降服了王輔臣。捕誅了朱三太子。陝西盪平之後。由清廷召回圖海。仍責成董額洞鄂進攻四川。這二位貝勒。貝子。向係因人成事的。奉著朝命。觀望不前。又懷著滿漢種族意見。却派了孫思克。王進寶。趙良棟。岳鎮邦。四人去打頭陣。自家大營駐紮漢中。先鋒瓦爾喀駐紮階州。其時扼守劍關的。便是王屏藩。吳之茂。李一霸。一霸何以與王。吳二將會合一起。他因撤了朱三太子。無處投奔。所以往覓屏藩之茂。姓王。姓吳的。愛他驍勇。因他是李闖之孫。

利用他招集餘黨扼守住劍閣。這時兵馬亦有五六萬，聲勢非常雄壯。又由羅森接濟糧餉，扼住要地。但孫王趙岳原係得力戰將，無如劍閣險峻，仰攻不下。有一次岳鎮邦率衆猛攻，敵兵用弩箭射傷腰肋，可憐。遂從此抱廢。消息傳到大營，董額洞鄂反召回孫思克、王進寶、趙良棟，切責一番。這切責不算，還具摺揭參，講他們臨陣失機，清廷不察。一道旨下，將孫王趙三將一體革職，待罪立功。兩位主帥，好不得意。話雖如此，不日廷旨又下，叫董額洞鄂須身先士卒，不得逗留。留漢中兩帥沒法，只得移駐階州。又督促瓦爾喀攻克劍閣，嚴限三日。瓦爾喀不敢違令，領兵往攻。誰知王屏藩吳之茂瞧着來將換了臉色，各帶一萬人馬，直衝下嶺，殺敗了瓦爾喀。又進兵打破階州。董額洞鄂見勢頭不對，各騎匹馬逃跑。這一跑竟跑出潼關，自然瓦爾喀也有連帶關係。後經陝甘總督張勇具本揭參，并爲孫王趙三將訟冤。康熙帝這才明白，當下了兩道諭旨。一道是召回董額洞鄂，并命瓦爾喀留駐山西，待罪圖功。後由莽依圖在岳洛面前保薦，得以從征。廣東書中交代清楚。（照應前回）一道是開復孫思克、王進寶、趙良棟、原官，并命領兵征川，有進無退。然恐緩不濟急，又傳旨岳洛叫他酌派得力人員，好從夔州進發。其時岳洛即派驍將梁鼎前去，亦係書中敘明過的。（一層一層的照應，總是不肯掛漏）開文不表單，表孫王趙三人接到廷諭，各人領兵一萬進寶，自然帶著兒子用子，良棟自然帶著兒子宏燦。

獨思克沒有待用的兒子。就問岳鎮邦借了昇龍超龍兩位公子。分著前中後三路。不相統屬。當由趙良棟率領前路兵隊。進攻劍閣。王進寶領了中路兵隊。接續繼進。獨昇龍超龍對著孫思克說。我們後路兵隊。何不由陰平進發。思克笑說。你倆又要費三國演義那鄧艾入蜀的藍本了。三國水滸是滿洲開國方略。編者常常引用。極有意味。恐怕敵人有準備。不是徒勞無功嗎。昇龍超龍也笑說。我們肚子裏還有一兩部三國水滸。怕那班酒囊飯袋。多半是目不識丁呢。罵盡武人。思克說。如此便依著你倆。當下昇龍超龍便揀選了五百名壯丁。也用毡包席裹的方法。各各帶了短兵利刃。餅餌乾糧。爬山過嶺。附葛攀藤。不上半月。竟被他倆抄出劍閣。背後一聲鼓噪。殺入敵營。王屏藩同吳之茂奮力底敵。那能敵得過岳家兄弟。只好撥馬逃跑。那李一霸是孤掌難鳴。也就棄去劍閣。走了趙良棟。王進寶既得劍閣。與孫思克會合。一起催兵前進。行至白水壩。此壩乃係川江上流。却早有敵兵把守。你道是甚麼敵兵。便是羅森的三員大將。一名郭景儀。一名汪文元。一名張文德。皆係驍勇善戰。其中姓郭的尤爲厲害。此時王屏藩吳之茂李一霸三人亦幫助死守。俗稱這白水壩。又叫做鐵門坎。形勢非常險惡。第一陣由孫思克出馬。敵將郭景儀掄著兩柄鐵鞭。每柄有四十斤重。兩馬交鋒。不到十合。思克抵敵不住。撥馬逃跑。卻被景儀趕著刷的一鞭。打折肩臂。思克幾乎落馬。虧著岳昇龍超龍雙雙。

救○回○從○此○思○克○不○能○臨○陣○直○至○後○來○隨○駕○往○征○噶○爾○丹○才○有○他○的○話○說○（預○伏○後○書）○関○文○不○表○單○表○  
王○進○寶○因○孫○思○克○受○傷○深○重○一○面○具○摺○進○京○爲○思○克○請○假○一○面○打○發○岳○超○龍○送○思○克○回○陝○留○著○昇○龍○做○  
自○己○臂○助○當○與○趙○良○棟○從○長○計○議○分○爲○兩○路○夾○攻○無○如○敵○人○佔○據○形○勢○相○持○一○年○之○久○竟○不○能○打○破○這○  
鐵○門○坎○這○日○趙○良○棟○在○營○悶○極○時○值○殘○冬○乘○興○往○山○中○獵○獸○挾○著○弓○箭○隨○意○縱○馬○恰○巧○遇○著○一○只○梅○花○  
鹿○一○箭○射○中○那○鹿○負○箭○飛○逃○良○棟○也○使○加○鞭○趕○去○行○有○十○里○遠○近○忽○見○一○座○花○園○那○鹿○攢○入○園○門○良○棟○  
也○就○一○馬○闖○進○偏○偏○園○主○人○蹣○出○却○似○貴○紳○模○樣○彼○此○通○了○姓○名○原○來○此○人○叫○做○吳○丹○係○現○在○大○學○士○  
明○珠○的○義○子○曾○做○過○御○前○侍○衛○當○下○邀○入○屋○內○坐○下○談○談○目○前○軍○情○吳○丹○因○說○彼○處○汪○文○元○張○文○德○皆○  
與○某○有○舊○某○可○去○書○約○降○不○以○某○爲○不○才○還○可○隨○營○効○力○良○棟○大○喜○就○邀○吳○丹○同○行○吳○丹○喏○喏○入○後○換○  
了○戎○裝○（一○時○高○興）○竟○與○良○棟○一○起○入○營○良○棟○得○了○這○意○外○臂○助○自○是○快○活○不○過○當○請○吳○丹○寫○好○書○  
札○派○個○安○人○投○去○回○書○約○於○元○旦○日○內○應○閱○者○記○清○這○日○是○康○熙○十○八○年○元○旦○良○棟○在○五○鼓○時○卽○領○了○  
兵○隊○搶○先○爭○渡○白○水○灘○這○灘○面○約○寬○三○里○時○值○天○寒○冰○合○人○馬○居○然○踏○冰○過○去○敵○營○兵○將○正○慶○賀○新○年○  
誰○知○清○兵○已○蜂○擁○過○來○那○汪○文○元○張○文○德○又○在○內○接○應○好○個○趙○良○棟○同○兒○子○宏○燦○戰○將○吳○丹○入○了○敵○營○  
直○是○橫○衝○直○撞○砍○倒○大○旗○甚○麼○郭○景○儀○王○屏○藩○吳○之○茂○李○一○霸○總○殺○得○四○分○五○落○原○講○王○進○寶○是○有○準○

備的。聽出敵營變動。也就領著王用子岳昇龍趕殺過來。昇龍搶挑了李一霸。用子刺了吳之茂。進寶刀劈了王屏藩。任憑郭景儀。潑天的本領。蓋世的英雄。遇著趙家父子。也就無心戀戰。撥馬逃。跑。好個趙宏燦。他的箭法。是百發百中。觀準景儀背心。一箭射去。登時滾鞍落馬。這一次攻破白水壩。殺得敵將敵兵無一幸免。清兵是威聲大震。一路逢州過縣。殺至成都。却好由武昌趕來的梁鼎兵。亦接近羅森。知道大事不妙。只好棄了成都。同譚文譚宏二將。取路渡過烏江。竟至川南。王進寶同趙國棟兩路兵馬。也便在後緊趕緊追。如風捲殘雲。既抵烏江。卻好梁鼎領兵亦到。見著王趙兩公。略談戰局。因說我們現在須雙方兼顧。此時僞周吳皇帝已死。孫子世璠新立。湖南戰事正在喫緊。我們何不分兵兩路。一路去救湖南。一路去撲攻涪州。捉住羅森。然後進兵雲南。豈不是好。進寶說。如此我便由石柱趕往湖南。你與趙將軍去攻涪州。好麼。梁鼎與良棟齊說。用得。當即領兵合攻涪州。不提。一路全用實寫。至此借王進寶入湖南。却說王進寶派著兒子用子充做先鋒。自家統兵繼後。取路過了石柱廳。穿出武陵山脈。星夜趕往長沙。請問長沙此時戰事如何。當日由蔡毓榮發了一礮。竟將吳帝說得痰迷心竅。不日身死。（兜回上文。）主帥雅尼翰好不得意。接著用礮轟打。誰知城上也安設著大礮。叫做我一礮去。你一礮來。這長沙城又非常堅固。當日的礮。雖名為新式。也沒有落地。開花炸力不。

大縱然把城牆打了幾個窟窿。經敵人隨時用泥沙填塞。也就沒事。足足轟打五六個月。城沒打開。清廷又派著貝子彰泰過來。并用佛尼勒做個助手。這一起總攻擊。算是獅子搏球。費盡全力。城中漸漸不支。在這緊要當兒。那雲南方面又有信至。信中講些甚麼。據稱郭壯圖奉了吳帝靈樞。回滇安葬。滇事很不平靜。兵力薄弱。擬調回胡國柱。夏國相趕緊來滇。不可誤事。世琮得了這封急信。暗想雲貴是我朝的根據。雲貴動搖。我們且無葬身之地。彼此須要兼顧。當即抽調了胡夏二人。趕往救應。但是國柱國相去後。守備益單。一日忽報清兵完全撤退。此事大奇。世琮忙登城四望。果然不見清兵蹤迹。因笑對吳應麟。吳國貴說。清兵連日攻城緊急。忽然撤退。莫非改道去攻雲貴嗎。應麟國貴齊說。此必有詐。我亦謂然。世琮又笑說。無論有詐無詐。你倆且堅守城池。讓我去巡查一番。二人欲待阻止。無如世琮不聽人言。早已頂貫了爛銀盔。鎧手持著方天畫戟。跨上那滾雪獅子馬。帶領三千人。乘趕出城西一路跑去。跑過了一重山林。忽然炮響。伏起不消說得。自然是清營伏兵了。諸位這清兵何不明攻。何爲要用暗伏。要曉得蔡毓榮因攻城大半年。不能得手。想出一個調虎離山計策。同主帥雅尼翰商議。商議故作撤兵。其實於去城三十里外各處山林僻徑。總有伏兵。蔡毓榮却伏在西路。今見吳世琮縱馬過來。好不歡喜。忙將令旗一招。伏兵四起。左邊察尼殺出右邊穆占殺出。佛尼勒又在

後面截斷歸路。世琮奮起方天畫戟，只是衝殺不開戰。一日退至一座深林，林外早被清兵圍得水洩不通。到了黑夜，世琮是人急智生，在小兵中揀了一人，與自家年貌相仿的，替換了裝束。小兵做了世琮，世琮做了小兵，只要逃得生命，連那滾雪獅子馬也就不要了。換裝已畢，一聲吶喊，從樹林殺出。蔡毓榮也不辨真僞，指揮人衆將個假扮的吳世琮捉住，真的早混雜在軍士中逃了。（僥倖一時）及至天明，毓榮辨出真僞，却好。又將機就計，叫部下兵將亦換紮白絹簇擁著假吳世琮趕至長沙，喚喚城門。城上軍却認不明，見是主帥回來，自然大開城門。這城門一開，無數的清兵一起擁入。吳應麟、吳國相措手不及，正待逃跑，却遇著察尼穆占、佛尼勒三人圍住，將二吳殺了。此一次是蔡毓榮計賺長沙城。捷音報到岳州，安親王岳洛用了個紅旗報捷，據實入告清廷，傳旨嘉獎，特授蔡毓榮爲雲貴總督。一切進兵機宜都歸處分。趁此又召安親王岳洛回京，征南總帥便算是雅尼翰副帥，便算是蔡毓榮。此時毓榮好不心花怒放，這總督頭銜不足喜，却喜得了那滾雪獅子馬。原講這馬出自喜馬拉雅山好處，在日行千里，履險如夷。毓榮既得駿馬，又得名城，因請雅尼翰駐紮長沙，自家却督兵去攻打衡州。偏生錦上添花，那王進寶又帶著王用予、岳昇龍趕到。進寶是個提督，自然要歸總督節制。當下毓榮便派進寶充做第一路前鋒，帶領大兵三萬，一路浩浩蕩蕩，殺至衡州。這時世璠已不在衡



州他因四路告警，那賚塔已親督莽依圖瓦爾喀攻取桂林，甚麼回回馬雄馬承蔭父子早已望風逃走了。（帶叙廣西筆墨可省則省）長沙既然失守，這衡州便成孤立，丞相方孝標見事不諧，也就不辭而別，獨有錢一飛尚在左右，忙勸幼主世璠退回雲南，再圖恢復，請問這一座完天府，如今就算是空城嗎？聽我道來：這時世璠却留了張國柱、李本深、江義三將在此扼守，清兵既到，免不得緊急攻城。王進寶即督促王用予、岳昇龍登陣陷陣，兩個小將好不厲害，各帶五千生力軍，不避砲銃，在火光煙燭之中竟攻陷了衡州。衡州既破，那張、李、江三員敵將也就趁此逃回雲南。這時雲南的狀況，在下也要略表一表：在前吳帝定都衡州，本擬冊立陳圓圓爲皇后，連兒爲貴妃，只是圓圓已看破紅塵遁入空門，不願居昭陽掌印，吳帝只好聽之，連兒雖封貴妃，當以山遙路遠，不肯離滇，所以吳帝死後，只有皇太孫世璠在衡州發喪，世璠繼位，稱尊不及一年，誰知湘事、桂事、川事、路路失敗，丞相方孝標已去，只剩了個錢一飛，到是膽潑如天，保護著世璠由湘入滇，在路却遇著世琮由長沙奔回，已是狼狽不堪，一路疊煙瘴雨，奸容易趕到雲南，既至都城，却好駙馬郭壯圖帶領羽林軍出城迎接，回至魯邸，世璠因召集文武相與計議，郭壯圖首先發言，說自先皇起兵，直至今日，已是八年，不論別的我大周鑄造的昭武洪化通寶制錢已經通行全國，不料天不助周，始而察哈爾、布爾尼失敗，繼而陝西王輔臣

失○敗○繼○而○湖○北○楊○來○嘉○洪○福○失○繼○而○廣○西○孫○延○齡○廣○東○尙○之○信○福○建○耿○精○忠○凡○是○我○們○起○首○同○盟○無  
不○凋○殘○盡○淨○如○今○湖○南○全○省○已○無○片○土○四○川○羅○森○由○川○北○遁○至○川○南○昨○有○緊○急○報○來○求○救○我○這○理○尙○未  
發○兵○現○在○清○兵○四○面○包○抄○如○何○是○好○（○借○郭○壯○圖○口○中○又○將○諸○路○失○敗○演○講○個○大○概○看○似○重○複○其○實○總  
束○之○筆○必○不○可○少○）○錢○一○飛○疑○一○疑○神○說○請○問○我○們○這○理○還○有○幾○多○兵○馬○幾○多○糧○草○幾○多○將○才○壯○圖○說  
糧○草○足○够○十○年○之○用○兵○馬○還○有○十○五○六○萬○爲○最○將○才○可○惜○馬○寶○韓○大○任○王○屏○藩○吳○之○茂○楊○來○嘉○吳○應○麒  
吳○國○貴○一○班○百○戰○百○勝○之○將○已○是○死○的○死○了○降○的○降○了○現○在○祇○落○得○胡○國○柱○夏○國○相○張○國○柱○李○本○深○江  
義○還○有○那○馬○雄○馬○承○廕○父○子○罷○了○（○又○將○生○死○存○亡○的○部○將○一○點○）○一○飛○搖○一○搖○頭○說○我○恐○將○才○還○不  
止○此○壯○圖○說○除○此○還○有○誰○來○（○我○亦○要○問○）○一○飛○笑○說○我○曉○得○的○還○有○貴○州○巡○撫○曹○申○吉○在○騰○越  
的○李○來○亨○王○自○奇○關○有○才○還○有○那○老○將○趙○印○選○胡○一○青○那○還○了○得○壯○圖○忙○說○不○錯○不○錯○如○今○提○起○姓○趙  
姓○胡○的○一○班○人○我○又○想○起○用○那○象○陣○了○一○飛○說○當○得○如○此○當○下○從○長○計○議○就○派○胡○國○柱○夏○國○相○趕○緊○調  
取○趙○胡○兩○人○率○領○象○隊○在○雲○南○北○路○堵○截○清○兵○又○檄○派○馬○雄○馬○承○廕○李○來○亨○王○自○奇○關○有○才○至○貴○州○會  
同○曹○申○吉○分○別○紮○營○以○防○東○路○清○兵○侵○入○留○著○李○本○深○張○國○柱○江○義○三○將○在○滇○城○防○守○這○時○風○雲○緊○急  
所○有○蔡○毓○榮○的○大○隊○人○馬○是○越○過○衡○山○由○沅○江○逆○流○而○上○來○攻○貴○州○趨○勢○較○緩○趙○良○棟○梁○鼎○的○大○隊○人

馬是先平川南。由烏江逆流而上。來攻雲南。趨勢較急。編書的自當先急後緩。要先從川南叙起。前書講到趙良棟梁鼎與王進賢分路進兵之後。當即揮動人馬。撲攻涪州。這涪州背山枕江。甚得形勢。羅森部下。除譚宏譚文兩個驍將外。還有川南總兵。名叫朱衣客。本領亦復不弱。朱衣客是練著水師。譚氏兄弟是統帶陸軍。先由梁鼎抱著奮勇與朱衣客戰了一陣。却殺得大敗虧輸。後由趙宏燦進兵陸路。與譚宏譚文戰了一陣。雖得小小勝利。然敵人已深溝高壘。不肯出戰。良棟焦急萬分。又派吳丹出馬。也不過望城而返。如此相持。有七八個月。良棟不能得手。又聞得滇省救兵將至。心中更是焦灼。一日見東風大作。猛然想起火攻方法。於是聚集數十只小船。多備柴草。引火之物。趁黑夜中。拾過對岸。放起火來。那朱衣客練就的水師船艦。都被火燒。撲救不及。良棟是身先士卒。跳上敵船。用矛來刺衣客。衣客一閃。却被良棟將矛一撥。把衣客鈎倒。衣客也就力屈求降。良棟當即允許。使用衣客做個前導。續後趙宏燦吳丹亦至。一陣衝殺。架起雲梯。衆兵士無不奮勇登城。譚宏出馬。却被趙宏燦殺了。譚文撥馬欲逃。又被朱衣客用槍刺了。真是反戈相向。羅森見城池已破。無路可奔。只落得自縊身亡。這才算克復川南大功。告成。書不煩叙。結束羅森。良棟既得了涪州。便派朱衣客吳丹先駕舟船。帶領一萬兵馬。溯著烏江。逆流而上。續後與梁鼎及兒子宏燦。又揮動大兵。取著山路。繼進。偏偏連

日東南風大。舟船挂起帆篷。行駛頗快。不消十日。已抵了雲南邊境地名昭通。鎮守吳二將帶領人馬。舍舟登陸。前面已有敵營。依朱衣客的意思。要紮營守候主帥。吳丹不肯。一來是要占頭功。二來他仗著義父明珠在朝。很有勢力。不願受趙帥的約束。當下獨斷獨行。徑分了一半人馬。奮勇前進。朱衣客因吳丹拔隊。自家不能獨留。亦領了一半人馬。繼進。進不多遠。前面有座高山。名爲凌霄山。山半有座玉皇閣。正是胡國柱夏國相紮營在此。一見清兵到來。胡國柱便放馬領隊下山。遇著吳丹戰了數合。便轉過山坡。一聲炮響。左右趙印選胡一青領著象隊出來。將吳丹這支兵馬團圍。圍住吳丹。是左衝右突。不能出圍。還虧朱衣客來得迅速。當時督率人馬。繼進。選同一青想把兩支兵一起包圍。就在象陣分開的當兒。吳丹尋了個破綻。一馬衝出。朱衣客見吳丹出險。即便無心戀戰。撥馬同逃。但是朱吳兩將一逃。那帶來的兵馬都被象陣包圍。共計一萬清兵。死傷投降的。到有九千餘人。只落了七八百人。朱衣客埋怨吳丹。吳丹亦無話可說。等了半月之久。趙良棟父子及梁鼎才引兵到來。因著山路驚僻。不時陰雨。所以遲延。既見了朱吳二將。知道失機情形。良棟便拿出虎威。不顧情面。將吳丹捆打四十軍棍。然後具摺奏參。但是吳丹討了這次沒趣。不免銜恨。次日便逃走入京。向那大學士明珠哭訴去了。這是後話。偏生出此岔枝。單講趙良棟問敵人用的象陣。自然抄襲藍本。用那假

獅破陣方法選一選馬尙有一千多匹但是他個用法又稍有變化趁著黑夜將馬上披挂些斑斕綵衣并每人用一條火把夾著長戈行至凌霄山下將籬一篩果然趙胡二人引出陣象見一排馬隊非獅非虎又燃著光燦燦的火球只是伏匿不動清兵早一擁上前用火燒戈撥在遠火光之中那胡國柱夏國相却掄著兵刃下山印選一青亦各用槍刀抵敵趙氏父子奮起神威不可向邇良棟便陣斬了胡國柱宏燦便矛傷了夏國相那趙印選胡一青亦無心戀戰忙著收兵退走去下一羣野象也是死的死了傷的傷了良棟得了凌霄山休息三日派朱依客做了前路衝鋒殺至雲南府自與梁鼎繼進不提原講郭壯圖留著張國柱李本深江義三人未遣這時是依山紮寨各據險要朱依客初次出馬便遇著李本深一場惡戰將衣客殺敗退營三十里接著趙宏燦到來江義使出馬交戰不會二合便被宏燦用矛刺傷左臂幾乎墮馬當由張國柱救回從此便深溝高壘路路架起大礮使清兵不得越過一過半年卻好東路的大兵已距雲南省城不遠原來雲貴總督蔡榮毓自克復衡州以後一面具摺進京一面轉知雅尼翰一面又督促王進寶父子由沅江逆流而上自家率領大軍繼進接著穆占察尼一起彰泰佛尼勒一起兵至思州却好資塔的前鋒莽依圖瓦爾喀也就趕到敵營是馬雄父子并李來亨王自奇關有才五將依著一座大山扼險以待那曹申吉亦在山督戰這山叫做翠雲

山○山○峰○連○接○高○可○插○雲○一○派○的○綠○箐○青○藤○非○常○險○惡○清○兵○分○著○四○路○攻○打○無○如○山○路○崎○嶇○不○能○得○手○此○時○便○顯○出○那○滾○雪○獅○子○馬○的○好○處○他○這○踏○山○如○履○平○地○由○蔡○毓○榮○一○馬○當○先○領○著○王○進○寶○父○子○衝○上○半○山○遇○見○李○來○亨○王○自○奇○固○有○才○三○將○大○戰○起○來○來○亨○本○領○高○強○曾○在○四○川○與○王○進○寶○戰○過○一○次○彼○時○來○亨○助○明○進○寶○助○吳○（忽○將○前○編○一○提）○如○今○局○勢○一○變○來○亨○助○吳○進○寶○又○仇○吳○當○下○兩○馬○相○交○非○常○惡○戰○但○在○這○個○當○兒○用○予○已○矛○刺○王○自○奇○毓○榮○已○劍○劈○關○有○才○兩○人○又○忙○助○進○寶○來○合○戰○來○亨○如○何○抵○敵○且○戰○且○走○不○防○毓○榮○坐○下○的○滾○雪○獅○子○馬○猛○地○嘶○喇○喇○一○聲○那○來○亨○的○坐○騎○早○跨○了○下○來○再○鞭○不○走○這○便○是○神○馬○懼○伏○凡○馬○的○用○處○說○時○遲○那○時○快○毓○榮○早○衝○馬○上○前○一○劍○劈○了○來○亨○那○馬○雄○父○子○在○山○下○聽○了○這○個○消○息○早○望○風○逃○走○那○督○戰○的○曹○申○吉○吏○走○得○不○知○去○向○（形○容○入○妙）○卻○說○蔡○毓○榮○既○得○了○思○州○更○不○停○留○又○揮○動○大○兵○殺○至○曲○靖○曲○靖○守○將○馬○玉○係○馬○寶○之○弟○雖○有○些○兵○馬○也○不○敢○抵○抗○只○好○豎○起○降○旗○好○了○好○了○此○時○吳○世○璠○的○國○士○只○有○雲○南○省○城○一○隅○了○但○是○這○城○外○包○點○蒼○山○昆○明○湖○內○有○五○峯○山○地○勢○如○銅○牆○鐵○壁○不○易○進○攻○蔡○毓○榮○既○到○雲○南○探○知○趙○良○棟○已○來○此○半○年○當○即○請○來○計○議○良○棟○自○願○獨○當○前○路○但○須○借○岳○昇○龍○一○用○毓○榮○答○應○即○令○向○王○進○寶○調○撥○進○寶○竟○惱○怒○起○來○意○欲○留○昇○龍○不○遣○轉○是○昇○龍○請○求○說○小○姪○在○王○伯○父○處○是○候○差○在○趙○伯○父○處○也○是○候○差○同○一○爲○國○家○效○力○何○分○彼○此○進

寶無話可說只好交出昇龍。然王趙從此便落了含糊（何必乃爾）閒話不表。單表岳昇龍過去見了良棟。良棟大喜。不消講得。兒子趙宏燦與昇龍尤爲要好。當下良棟移動大營。改攻前路。這前路有三道濠溝。三架鐵索橋。形勢非常險要。是郭壯圖同吳世琮在此把守。一人一枝方天畫戟。同裨茶鬱壘兩位門神。一般如今要攻打這城。必須要衝過三濠三橋。才能得手。世上無難事。只要冒險去做。良棟於第一路就派岳昇龍。第二路就派趙宏燦。自家領了第三路兵馬。每人負土一筐。任憑矢石交加。填過一濠。又填一濠。三道濠溝過去。又是三架鐵索橋。好個岳昇龍。運動易筋經。神功行過鐵索橋。毫不費力。不知趙良棟的父子。又是那理來的膽子。上面矢石如雨。下面急湍迅流。也就跟著昇龍跳過。隨從兵士也有跳得過來的。也有跳不過來。大約失腳踏水。總居多數。且不管他。且說郭壯圖。吳世琮。瞧見昇龍過來。接著趙氏父子又到。早是心驚魄悸。勉強雙雙提戟來迎。無如三個人俱係生龍活虎。壯圖世琮那能迎敵得住。不消多合。兩將俱已受傷。慌的撥馬入城。好個趙良棟。用手一揮。昇龍宏燦早領了過濠的健卒。蜂擁繼進。如飛入城。城內是鴉飛雀亂。百忙中樹起降旗。却好彭泰佛尼勒的兵。由東門殺進。穆占察尼繼之。賚塔莽依圖。瓦爾喀的兵。從西門殺進。蔡毓榮。王進寶。王用的兵。又從北門殺進。霎時間火光衝天。哭聲滿城。可憐郭壯圖。吳世琮。是投火焚死。吳世琮是自縊身死。其餘文

武諸官深宮妃妾死與不死活與不活可生可死可殺可辱尙待查點。

八年國基 一旦灰滅 滿族夷漢 天禍人孽

評曰吳帝既崩世璠更立已成強弩之末不足圖存比如對弈全局已輸僅爭此一角殘碁已無急劫復活之奇望讀至此使人百感蒼茫低迴無限

此一回書雖覺範圍縮小然路路進兵頭緒亦至複雜看他叙彼叙此絕不用一直算尤妙在好整以暇有時回應前文預伏後文

此回於趙良棟蔡毓榮兩人皆用加倍寫法毓榮計賺長沙良棟力破鐵門坎何等穩健又何等深沈故論平演之功趙與蔡實首屈一指王進寶雖號稱善戰然戰功不過爾爾餘更因人成事矣

吳世琮失去滾雪獅子馬一逃便不出頭直至兵臨城下才同郭壯圖漏一漏臉色所以翠雲山一戰極寫那馬的好處得馬失馬關係不小

寫吳丹受罰逃走寫王進寶因爭將起釁皆是爲後書趙良棟功高不賞的伏綫此種筆墨最宜注意



叙三藩之亂至此作個總結。

### 第五十一回 破滇城毓榮得艷婦 渡瀧水姚儀失寶刀

清兵打破雲南一路一路的兵馬蜂擁入城。世璠是自縊身死。郭壯圖吳世琮是縱火自焚。錢一飛憑著膽潑。猶率衆巷戰。却被岳昇龍用槍刺死。隨後亂刀齊下。砍做肉泥。我且不去理他。單表趙良棟是個極有操守。敢作敢爲的。他的部下將士。無不服從軍令。所以由陝平蜀。由蜀入滇。一路是秋毫無犯。今日破城。首先招呼部衆。不准有非法行爲。一面吩咐趙宏燮岳昇龍分兵嚴防吳宮。一面盤查倉庫。清息餘燼。該保管的保管。該封存的封存。連夕繕造清冊。好個作爲。誰知他這般公爾無私。國爾忘家的辦理。早惹起主帥的猜忌。那雅尼翰到也有個諒解的意思。爲最彰泰寶塔很不舒服。很存了滿漢種族意見。忿忿的來見雅尼翰。說這姓趙的遇事專斷。侵越主權。若不給他點嚴威。他瞧不起。滿族便瞧不起。朝廷雅尼翰笑說。此話言重。容略與蔡毓榮王進寶兩人斟酌辦理。說罷。因請蔡王兩位過來。原講毓榮是個雲貴總督。地位在良棟之上。近來瞧出良棟事事肯做。未免有些醋意。且毓榮的慾望。在平滇以後。享受那風流的豔福。今見良棟勒兵部署。於自家行動。諸感不便。王進寶更因平滇的功勞。萬萬不如良棟。又於臨陣時被良棟將岳昇龍調去。心下尤不服氣。所以兩人見著雅尼翰。談

了。三言五句。也就說到良棟遇事專斷。不曾替主帥留點面場。雅尼翰不是位旗大爺。心裏明白而不明白。今見大家對於姓趙的都不滿意。也就心腸活動。當這紅旗報捷。其本入京。便將良棟的首功。稍稍抹煞。次日又指令良棟叫他率衆退出滇城。這一個軍令不打緊。那知從良棟撤防以後。滇城以內的婦女皆變做娼家。財產盡化為灰燼。那寶塔在廣東的歷史。奸淫尙藩一家是人人曉得。個個知道的。這彰泰同蔡毓榮。算是初試雲雨。當下縱兵入了吳宮。不問是三桂的妃妾。是世璠的妃妾。甚麼兩面觀音。四面觀音。六面觀音。八面觀音。無不據爲己有。中額已滿。搜到遺才。更連半面觀音。半截觀音。也就選入大營。與公衆行樂。獨王進寶是個武夫。對於憐香惜玉。算做外行的。兒子王用予。也不過縱容兵隊。胡亂掠取些貲財罷了。這理朝朝。夜夜元宵。不上兩日。清廷早有旨意下來。第一調取寶塔。仍往福建。會同閩浙總督姚啟聖。速平臺灣。使鄭氏餘孽不致滋蔓。○(明。渡下文)○第二召取征南主帥雅尼翰。彰泰率領穆占察尼佛尼勒等一班將士。趕速來京聽候。叙功行賞。王進寶著補授兩廣提督。第三暫留蔡毓榮趙良棟在滇辦理善後事宜。但兩人皆得專摺奏事。不相統屬。諸位想想。康熙帝因何降下這道諭旨。豈非大有作用嗎。原來廷棟於克復滇城。削平滇患之後。早將三桂世璠所存倉庫錢糧。及在滇服官文武名籍一切。宮眷婦女。無不列造清冊。附摺奏聞。皇上正賞其幹練有才。

功業卓著。不料雅尼翰彰泰的摺本和蔡毓榮的摺本也就陸續到京。兩個統帥的摺本不過敘述諸將戰功及降臣名姓。獨蔡毓榮奏事附帶來片所列倉庫錢糧實存數目已與廷棟開列不符。至在漢官宦及宮內婦女名冊亦漏列過半。於是龍心大啟猜疑。因想此中必有不實。又不盡又因漢患甫平。諸將帥在事有功。未便嚴旨切責。所以調回主帥別遣賚塔征臺。獨留蔡趙在滇辦事。良棟得了這道旨意。自然不避權貴。一五一十從直講話。但是蔡毓榮犯著毛病。有些話不能講出。你道他甚麼毛病。便是那享受豔福。原講八面觀音。是郭壯圖的媳婦郭珍的妻子吳世琮的令妹。這位要算做絕色。在下雖不曾見過。西子王嬙據人說給我聽。這八面觀音比那西子王嬙尤爲妖嬈。還有一位六面觀音。是郭壯圖的寵妾毓榮當下搜尋過來一位奉煙一位進茶。不覺心花怒發。身不由己。這種滋味。要比那洪承疇陷入清營。由大玉妃進的一碗參湯。越到十倍呢。回照上編。令我忍俊不禁。筆底何尖促。乃爾一毓榮。是見色神迷。在逆犯籍冊上勾去美人名字。還有彰泰穆占賚塔。便相率效。尤其中賚塔。是膽潑如天。竟搶去三桂的愛妾連兒。甚麼兩面觀音。四面觀音。及其他脚色。由彰泰穆占收下。雅尼翰是注意貲財。揀那值價的金寶珠玉。任意抽換。索尼及佛尼勒瓦爾喀亦不免染指。照這樣講來。一衆征南的將帥。不是貪財。便是好色。簡直一個光明磊落。一塵不染的沒有了。啞啞啞。除却一位趙良棟。

便數不出第二個周備人物呢（推重良棟）閑話少叙，良棟對於一班降將，如李本深、張國柱、江義、一味從嚴的拘束，對於馬雄、馬承、廕父子，尤惡其反覆無常，一日借個事故，將承、廕砍了腦袋，馬雄負氣不服，夤夜逃走，良棟也便派兒子宏燦追兵前去，取了首級，毓榮知道此事，忙打發差官請良棟過來，數說他恣意殺降，凡事擅專，良棟因稱諭旨講的是各辦各事，我即便做錯，你亦不能過問，彼此悟一番，過後，毓榮便揭參趙良棟，良棟也便揭參蔡毓榮，奏本到京，適值雅尼翰彰泰已回朝覆命，兩人在御駕前又不無編排姓趙的許多閑話，畢竟康熙帝聰明過人，當將御案一拍，說這趙良棟持正不阿，朕是知道的不論別的，便是那奏報清冊何等詳細，對於應行保管封存，真能一絲不染，以朕看來，要算本朝開國以來第一個奇男子（天語褒獎，名副其實，良棟的係可人）當下雅尼翰彰泰兩人只是跪地碰頭，偏偏惱怒了個大學士明珠，趁著皇上嘉獎良棟的當兒，慌忙出班奏說：臣瞧趙良棟不過是釣譽沽名，便算待他守身清白，那居心猜忌，剛愎自用，是奴才曉得的，皇上笑說：你曉得甚麼？明珠說：即如良棟的部將吳丹，前在昭通一戰，明明是良棟見敗不救，偏歸罪於吳丹，違令失機，重責四十軍棍（照應前回）這樣賞罰不明，作威作福，如何能折服人心，如何能掌兵專闔，又如何能寄任封疆，皇上笑了一笑，因說：那吳丹可是充過御前侍衛的嗎？他與你有何關係（問得頂真）明

珠無言可答。然而康熙帝從此亦不再褒獎趙良棟。但良棟仍不時疏辯。曉曉不休。皇上亦有些不快。特傳旨著其來京。到得陛見以後。又將諸將帥在滇貪財漁色事迹。面奏一本。皇上畢竟袒護滿族。實雅尼翰彰。奏寶塔穆占不問。獨旨召蔡毓榮開缺來京。後來查出收納八面觀音六面觀音事情。屬實。康熙帝非常震怒。傳旨革去毓榮封銜官秩。著交部議辦。這一道旨下。毓榮早唬得屁滾尿流。其時八面觀音已懷孕三月。將誕生龍女善財。可憐一位歡喜佛。是底護不來。只得抽出慧劍。斬斷情絲。一條無情汗巾。逼著八面觀音解脫尸壳。可憐那六面觀音也。隨著化度向西天佛國去了。毓榮是一場春夢。生命不保。還虧著髮妻高氏哀求他老兄高其位。由其位又找出明珠門路。在駕前苦苦求情。皇上因念平滇功勞。趙良棟與蔡毓榮皆在第一。對於毓榮。如果盡法懲治。未免令功臣寒心。漢族懷疑。待得刑部按律議絞。皇上却用硃筆批示。說這蔡毓榮按罪當絞。姑念前次征滇有功。著貸其一死。永遠不准叙用。欽此。這道旨下。毓榮才想起相面先生說他命犯華戒。活果不虛。佛說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主張一定毓榮。這一個披薙出家。在天台山爲僧去了。(照應前書。完結毓榮滇事。至此作一最後收束。)

不講三藩戰事。至此已宣告終結。編書的又要撥轉筆尖。別叙一段歷史。這歷史使皇征服臺灣。上文不叙明清廷有旨調取將軍寶塔由滇至閩。與閩浙總督姚啟聖會師嗎。(緊跟上文)清廷這道

旨意係因啟聖入奏，說是現在臺灣國姓爺第二鄭經已死，國中嫡庶爭立，有隙可乘。此時再不進兵，未免坐失機會。你道鄭經死後，何以嫡庶爭立發生內鬩？原來鄭經有兩個兒子，一名克塽，現年十四歲，係庶母洪氏所生；一名克塽，現年九歲，係嫡母劉氏所生。鄭經死後，局部却分兩系：一爲克塽系，主要人爲呂翰，卻結連廈門諸鎮，如黃靖、廖興、賴祖、金福以及黃靖的姪兒黃梧，均有實在的兵力；一爲克塽系，主要人爲洪旭、劉國軒、朴世用、馮範、錫等，皆成功部下。舊將其時因成功之妻董太妃鍾愛克塽，不以克塽爲然。看官記著我們漢族於嫡庶之分最爲攷究的，克塽憑著外援的勢力，欲謀身替父位事已成熟，不料那洪旭陰挾利刃，潛入深宮，竟將克塽刺死。克塽既死，遂由劉國軒、朴世用、馮錫範挺身而出，請董太妃訓諭內外將士一致擁戴克塽。但是國內黨系已分，非一紙空言所能化除。意見洪劉、朴馮四位舊臣正布置著新君繼位，與高采烈偏生那呂翰偷過臺灣來與鎮將黃靖密謀。黃靖爲所煽動，趕遣姪兒黃梧走向清營告變。這黃梧生得燕頷虎頭，儀表不俗，却有個封侯骨相（不止封侯）素聞插翅虎施琅英勇蓋世，一徑投至麾下。施琅見著黃梧非常賞識，當說：「你能將廈門諸鎮一致疏通來降，此誠不世之功。我保你不失封侯之位。」黃梧聽了，不勝歡躍，連說：「這事在我。」我話既說開，黃梧仍回至廈門，竭力去勾結諸鎮。施琅也就不敢怠慢，趕到督轅謁見姚啟聖，啟聖

得了這種消息。連夜具本。差官赴京。本中并密保施琅。可以獨當一面。又叙及在前。賚塔對於閩廣軍情。亦熟此次。滇事既平。不妨旨。諷來。閩以圖大舉。康熙帝得了這本密奏。如何不依照施行。所以前日到滇諭旨。第一卽調賚塔。由滇赴閩。不消多說。那隨征戰將。自然仍用莽依圖。瓦爾額。了可惜。驍勇善戰的瑪哈達。這時已成爲廢人。不能隨征效力。我且。不表。照應細密。單講賚塔將那劫來的連兒。改換男子服裝。一路雙宿雙棲。尋歡取樂。未至福建。連兒已病斃身死。造孽不淺。賚塔失去所歡。懊惱異常。既到閩省。紮下大營。早是姚啟聖輕車簡從來會。彼此談論。賚塔只是垂頭吁氣。似有神經。啟聖察知所以。不便深談。由著賚塔駐紮福州。他却催促施琅刻日進兵。前取廈門。這時施琅做了征臺總帥。卻向啟聖請求。以公子姚儀爲前路先鋒。啟聖如何可卻。當叫姚儀來見施琅。施琅卽撥兵五千。屬令先行。隨後是楊捷一起。藍理一起。吳六奇一起。那降將馬寶韓大任也。隨著大營效力。暫且不提。單提姚儀頂著金盔。貫著金甲。橫著那昆吾寶刀。將寶刀一提。跨著駿馬。好不威風凜凜。相貌堂堂。人馬催動。不到百里。面前橫著一道大江。這江便是九瀧江。當年韓大任排列雙龍出水陣。是在九瀧江的上游。此處卻是九瀧江的下游。江面有三五里寬闊。非舟船不能渡過。好在軍隊過處。船隻齊備。姚儀下馬上了第一號的大船。水手預備香燭紙馬。忙著叩祭水神。姚儀笑說。你們又鬧鬼了。甚

麼。叫。做。水。神。我。却。不。信。水。手。忙。搖。手。說。神。道。不。可。不。信。這。九。瀧。江。的。水。神。是。靈。應。無。匹。我。們。弄。船。的。走。海。要。敬。海。神。走。江。要。敬。江。神。姚。儀。聽。到。這。理。不。覺。改。笑。爲。怒。說。你。知。道。海。神。是。誰。江。神。又。是。誰。水。手。說。海。神。江。神。皆。是。女。菩。薩。姚。儀。不。覺。破。口。大。罵。說。放。你。娘。的。屁。快。替。我。挂。帆。開。船。水。手。不。敢。多。話。忙。的。扯。鋪。揚。帆。就。此。開。船。偏。生。事。有。奇。怪。船。才。移。動。猛。地。呼。價。一。陣。神。風。把。江。中。吹。起。浪。花。水。手。連。喊。菩。薩。菩。薩。姚。儀。當。不。聽。見。只。嚷。快。走。快。走。離。岸。不。及。一。里。誰。知。風。越。刮。越。大。浪。越。捧。越。高。水。手。只。是。呼。號。在。這。呼。號。的。當。兒。早。是。刮。喇。喇。一。聲。將。蓬。繩。刮。斷。不。由。得。那。頭。號。大。船。在。江。心。旋。轉。起。來。可。笑。姚。儀。憑。著。潑。天。大。膽。仗。著。昆。吾。寶。刀。一。將。寶。刀。再。提。一。跳。出。船。艙。站。在。船。頭。使。勁。飛。舞。好。像。同。水。神。奮。鬪。一。般。說。神。神。來。在。這。浪。花。過。頂。的。時。候。姚。儀。耳。畔。覺。得。有。人。嬌。叱。一。聲。定。睛。回。望。原。來。有。位。女。菩。薩。儀。容。整。肅。頭。戴。九。鳳。銜。珠。冠。上。穿。日。月。龍。鳳。襖。下。繫。山。河。地。理。裙。諸。位。可。知。這。神。道。不。是。別。人。便。是。明。隆。武。帝。聿。鍵。的。正。后。曾。氏。娘。娘。前。編。書。中。交。代。隆。武。帝。被。劫。曾。后。行。至。九。瀧。江。投。水。而。死。一。照。應。前。書。一。古。稱。聰。明。正。直。爲。神。曾。后。死。爲。水。神。毫。無。疑。義。然。則。他。今。日。出。來。顯。聖。爲。著。甚。麼。神。道。不。多。講。話。在。下。要。替。他。代。表。心。理。一。者。臺。灣。國。姓。爺。與。神。道。自。身。有。密。切。關。係。清。兵。今。日。來。此。必。滅。臺。灣。不。免。就。此。顯。點。威。靈。令。一。般。征。臺。將。帥。知。所。警。畏。不。致。到。彼。肆。行。殺。戮。二。者。那。昆。吾。寶。刀。一。將。寶。刀。三。提。一。却。另。有。個。主。人。



後來飛舞宮禁，割取乖龍成就一位女子，不世奇功，報復了不共戴大的血恨。那還了得（草蛇灰綫，遠伏下文）話既說破，當時風起浪湧，船身既入了漩渦，姚儀在船頭上，又是見神見鬼，不由得立脚不牢，一交跌倒，手腕一鬆，那柄昆吾寶刀，彷彿插了雙翅，已飛得不知去向（寶刀失蹤，不知於何日出現）說也奇怪，姚儀的寶刀失了一時，風也息了，浪也平了，那水神娘娘也不見了，船身也不晃了，一班水手止了呼號，趕忙將姚儀服事入艙，將艙中積水舀去，然後結起篷繩，仍然開船前進。但是姚儀經了這次風浪，險失去寶刀，心中也便相信神道，閑話少講，單講清兵棄舟登岸，由汀漳二府取路廈門，行至半途，早是黃梧騎匹黃馬，帶了三五百名鎮兵，劈面迎來，見了姚儀，隨即滾鞍下馬，忙問施爺何日到此，姚儀說不出兩日，即可駕臨，現在廈門如何，黃梧得意洋洋，說有了小子出來，游說還愁事情變卦嗎？姚儀笑說好極好極，如此我門便候施爺齊到廈門如何，黃梧連聲稱是不消兩日，那楊捷藍理吳六奇及施琅的大營，也就陸續續續的到了，姚儀與黃梧見過施琅，施琅問問姚儀才知道九瀧江遇著風浪，失去寶刀一事，因說這神道不可不信的，我早聽行船的講過，那海神便是天妃娘娘，這天妃姓林，是福建人氏，海船遇險，不喚天妃娘娘，只呼天妃奶奶，因為甚麼，因其稱做奶奶，那神道便便裝而出，稱做娘娘，是必袞衣繡裳，還要費些手續，改換服裝，神來時海面上有兩碗紅燈，據

說海船遇險如瞻見紅燈必然有救否則無幸（聞所未聞此種度聞軼事不知作者從何處得來）至於九瀧江的江神據最近的傳說委係隆武帝后曾氏娘娘照事實上講來聿鍵要算做英主曾后賢明多智單論這被劫投江一層不是個三貞九烈的婦女也不能做到你前日自不小心想必有瀆犯神威的意思姚儀忙說不錯不錯我現在是悔之無及了話到這理施琅因又向黃梧說我在前託你的事果真辦到嗎黃梧笑說託施爺的虎威該處各鎮總兵無不一致歸誠現有運名書札在此說罷忙在身邊掏出一封書來施琅急急接過拆開一看卻是黃靖領銜以下便是廖瑛廖興賴祖金福四人連帶署名蓋章信中要言無非請施琅趕緊移兵駐廈施琅好不歡喜當叫黃梧領著姚儀一起拔隊楊捷藍理吳六奇也就陸續繼進自家押隊在後大兵所過秋毫無犯才抵廈門黃靖早率領鎮兵當先迎接見了施琅彼此握手爲禮施琅笑說此番各鎮來歸全仗足下及令姪的大力但是廈門既得我們便欲刻日渡海黃靖說渡海尚早現在廈門尚未穩固施琅詫異說各鎮既降還有甚麼變黃靖說昨晚接到臺灣呂艚緊急的密報據稱劉國軒朴世用已得了大兵征臺的消息深恐廈門有變已點兵調將不日前來劉朴兩個一到必有一番惡戰這廈門屬彼屬此未敢斷定所以今日歡迎大駕只有黃某一入其餘尙在防守要隘不敢遠離施琅點一點首說既如此足下且歸防地

待施某前去布置布置好與劉朴兩位決個雌雄。不消說得黃靖就此回防。號炮三響，施琅率領將帥趨至廈門。原來廈門是個海口，口外兩島，一名金門島，一卽廈門島，南北對峙。當時廖瑛、廖興兩鎮兵馬是扼守金門島，賴祖金、福是扼守廈門島。黃靖、黃梧在海口紮營，策應兩島。布實也算完密。施琅到來，方在相度形勢，分兵協防。那知海面上吹螺的聲音，烏鳥：叫得怪響。施琅登高一望，祇見得海面上無數布帆如雪片一般，說到就到。一時帆落船停，船上的兵隊穿跳上岸，簡直如馬猴一樣。因何說他像做馬猴，大凡生長臺灣的叫做生番，這生番散居山野穿林越澗，爬高上梯，非常便捷，且冥不畏死，奇形醜狀，故遠望去活像馬猴。這無千上萬的馬猴，由著劉國軒、朴世用分別指揮。一方面撲攻金門，一方面撲攻廈門。編者趁手交代。這次隨著國軒的有一位驍將名叫做曾遂，本節那還了得。善用一種柳葉鏢，百發百中，要打人的左眼不致打到左眼，慣用的傢伙不止一件，要算得蓋世無雙。隨世用的有一位奇俠，名叫飛天鼠，挾著兩柄短短的刺刀，能夠飛行絕迹。這次征臺若不遇著這兩位早已勢如破竹，不費吹灰之力。那鄭克塽早早成擒了。話休煩絮，國軒領著曾遂殺上廈門島，兵強將猛，那賴祖金、福二將如何是彼對手，只好退兵過峽登陸。世用領著飛天鼠撲向金門島，亦係人龍馬虎。那麼廖瑛與兩將亦不能抵擋，亦卽退兵過峽登陸。但是劉朴二人既得了金門、廈門兩島，不再停

頓趁勝吹動海螺指揮兵衆，望著過峽上岸。此時却惱怒了前部先鋒姚儀，並黃靖的姪兒黃梧，一個橫刀，一個雞鋼，雙雙出馬上前迎敵。敵將便是劉國軒，先到彼此並不交言，三個人戰在一團。國軒雖屬驍勇，以一口大刀力敵姚黃兩將，如何支持正在喫緊，却好曾遂縱馬趕來，不由分說，忙的左手一擡一枝柳葉鏢，打中姚儀的眉骨，血流如注。黃梧見著姚儀受傷，急揮雙鋼來鬪。曾遂那知曾遂右手一擡一枝柳葉鏢，又打中黃梧的顛骨，亦是血流不止。兩將敗下，登時部衆大亂。劉國軒同曾遂好不得勁，領著番橫衝直撞，接著這邊是楊捷，吳六奇出馬抵敵。那邊朴世用飛天鼠又到，主帥施琅恐怕戰事失利，忙的頂貫齊整，持著雙稍，袖著雙鏢，騎著八尺高的駿馬，一聲怒叱，突入重圍。這一場厮杀，有分叫風雲變色，天日無光。旁的人我且不問，其中曾遂用的是鏢，施琅用的也是鏢，兩人的鏢頭子誰強是誰弱，是誰這一番到要比較比較。下文偏不比較。講到施琅怒馬當先，第一個遇見樸世用，戰未數合，刷的一鏢，便打中世用的肩頭。世用撥馬跑了。接著第二個就遇見劉國軒，施琅心中一想，與其兩下交鋒，耽擱時間，不如用鏢打去，還來得簡便。主張一定，刷的又是一鏢，打中國軒的腰肋。國軒也就落荒而走。但是國軒走了，第三個曾遂又來了。原說施琅袖著雙鏢，先後已經發出正當，遇著曾遂，反是無鏢可發。心中焦急，只好舞著雙稍來取曾遂的性命。曾遂久仰施琅是用鏢好手。

故意先將左手一揚，施琅誤認著鏢來將頭一偏，不料會途是前虛後實，在左手揚起的當兒，那右手的柳葉鏢早從夾肢窩裏發出，施琅不及躲避，無巧不巧，打中左目一聲啊，暗撥轉馬頭，似駕雲一般騰空的躍出重圍。這時清營將士見主帥受傷逃跑，那個還有心戀戰，一聲胡哨，如山崩地裂般潰敗下來，只退至二十里外，然後紮營。諸位必以爲這場惡戰，清兵是一敗塗地，不復成軍了，誰知事有不然。（奇情幻筆，編者總有成竹在胸）諸位留細聽這回，厮杀可有個大將藍理在內。（答道沒有沒有）請問這藍理却從何處去了？原來藍理在未戰之先，早被他家三個兄弟找來，這藍理是排行第二，哥哥藍玉早已亡故，他的三弟名叫藍瑤，四弟名叫藍瑗，五弟名叫藍珠，皆係本領高強，不在乃兄肩下，就中以藍瑤爲最，他那一套飛行絕迹的工夫，據說還在那飛天鼠之上，因其臉上有兩塊花斑，江湖上面替他起個插號，叫做梨花貓。你道身段靈活不靈活？（貓能逼鼠，是一定的道理）閒話少叙，這藍理將三位兄弟找到，要在此次獨立奇功，比見臺灣兵來，奪了廈門金門兩島，殺退廖瑛，廖興，賴祖，金福及黃姓伯姪，暗想我軍與彼交戰，怕是勝少敗多，當下乘著兩軍混合惡戰的當兒，他家弟兄四人早移動大隊，襲入廈門金門，這叫做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果然是有志竟成，既完全據住兩島，又將敵人的戰船悉數鎖起，你道他神出鬼沒的手段，是厲害不厲害？却說劉國軒朴世用會遂飛

天鼠正在指揮生番。要來包圍施營。忽的兩島戰敗番衆。奔至報信。四人聽了。面面相覷。欲進不得。欲退不能。轉是曾遂靈活些。首先發言說。這理五鎮已經一致降彼。此處立足不得。我們所恃者澎湖之險。不如暫行退兵澎湖。以死扼守。俟其敵去。然後收復棄地。未爲不可。國軒世用無法。只好如此收場。好在要地雖失。軍氣未挫。當下改由牛心島取路。退兵不提。單講施琅當時衝出重圍。先行忍痛將左眼的柳葉鏢。拔出眼珠。凸眶也就取下。口吞入肚。又是一個李自成吞喫眼珠。從此施琅不能叫做插翅虎。要改稱獨眼龍了。趣話少說。施琅退至二十里紮營。其時見敵兵不追。頗爲詫異。一會兒姚儀楊捷吳六奇及五鎮總兵也陸續齊集。單單不見藍理。及一調查。才知藍理已奪回金門廈門兩島。因歎說。藍義山今日建此奇功。真令我施琅媿死。我如不削平臺灣。誓不爲人。正是

大志已立。

大計已定。

諒彼屏王。

何能逃命。

評曰。此回書結束演事。却借賚塔做個征臺綫案。然叙毓榮因貪女色。剷除蓋世勛名。叙良棟因孤立無援。遂致賞不償功。言外無限惋惜。畢竟蔡之孽由自作。趙則潔己奉公。爲大將當取法於趙。不當如蔡之貽人口實也。

征臺功名。主其謀者爲姚啟聖。成其事者爲施琅。而百戰不退。至於盤腸斷殺。則爲藍理。故此回

欲叙藍理先用姚儀楊捷吳六奇做個陪襯蓋彼三人已立功名者也已立功名勢必保全功名無復進取然則此次征臺舍藍理其誰

此一回敘事最奇警者莫如姚儀失去寶刀只寶刀用處很大前有卻夫人以此成名後有呂俠娘以此雪恨中間卻用姚儀做個過峽因姚儀渡九瀧江又將曾后已成水神表明靈顯前後筋搖脈動這一枝筆委係捉摸不定

寫施琅善用鏢又找出曾遂做個敵手將無作有却說得津津有味

### 第五十二回

### 勇藍理盤腸決戰

### 奸明珠著手藏嬌

施琅因藍理乘間襲取金門廈門敵兵退走諸將復合我軍轉敗爲勝於是決計渡海征臺一面轉報閩浙總督姚啟聖一面集齊船隻刻日開行但有一層航海須得順風由廈門舟發澎湖最順是西北風時值三月東南風當令一般將帥如廖瑣廖與賴祖金福等人皆以舟行逆風大不便利爲言姚儀楊捷意亦活動施琅却堅持不可期以一星期必破澎湖衆將無不吐舌搖頭然而軍令不可違拗只好由他作主却說施琅此次過海是用藍理爲先鋒（大書特書見得此次征臺藍理功居第一）這藍理早有預備特用三丈長一丈二尺寬的布幅做了一面大旗藍地白字只兩個便是一個藍字

一個理字有徑丈的濶大挂在那第一路的坐船上（真正大出風頭）自家和黎花貓藍瑤先行隨著第二號大船由藍瑤管帶第三號大船由藍珠管帶每隻船俱是九道桅的帆篷好四面兜風上載兵馬一千五百其餘有五道桅的有三道桅的不消講得凡位尊的皆乘坐頭號船其次二號其次三號這一趙征臺共計兵馬五萬原有黃靖等五鎮留在廈門駐防不動姚儀楊捷兩將亦協同防範只有黃梧吳六奇隨著施琅一齊督兵過海這日東南風大作海面上浪花有一二丈高的光景把那些戰船捧得或上或下偏生是歪船劣馬飛快得異常不消三日即抵澎湖講這澎湖係一座小小海島爲臺灣的屏蔽不得澎湖斷不能進取臺灣這時扼守澎湖的便是劉國軒朴世用曾遂及飛天鼠那南岸臺灣由著馮錫範嚴兵駐守彼此互有聯絡用的檣礮是由西班牙人製造的厲害非常閑話不表單講先鋒藍理破著風浪將抵澎湖這理也派會遂飛天鼠駕著快船上前迎敵偏生是風捲海雲黑漫漫不辨東西南北上面是雨師風伯雷公電母奮力的助威下面是龍宮裏龍王督率著小龍長蛟天吳水族推波助浪搖旗吶喊那理是兵與兵爭將與將鬪簡直鬼神出沒千靈百怪混合著厮殺彼此翻船落海的不計其數有命的順水飄流或得個救星沒命的便葬身魚腹繩書的也不去管他（何必你管）但是岸上的西洋火礮又一礮一礮的打來火光電光閃閃霍霍雷聲礮聲轟轟隆隆



在這陸離光怪之中（文亦陸離光怪）會遂聽見一面無大不大的大旗現出那藍理兩個大字心中好不歡喜忙的督促勞忙一船便斜刺裏撞上來船說時遲那時快會遂此時卻挾著火槍一跳上船對準那督帶先鋒官劈便是一槍這一槍不偏不斜却打中藍理的肚腹登時便仰翻倒倒會遂笑不可仰狂喊著說藍理死了……（我亦謂然）接著飛天鼠一個縱步竄上船桅意在拔刀砍落那一面藍理大旗使得別船知道軍中無主可以各鳥獸散（用計何嘗不是）誰知老鼠的冤家便是貓子這飛天鼠才上桅杆早被船艙裏個黎花貓藍瑤瞧見俗說貓兒碰著老鼠那肯放鬆霎時推開船窗取刀一縱也就上了桅杆人到刀到刀到頭落可憐飛天鼠一口屍腔已滾下東洋大海總之會遂雖失去飛天鼠覺得藍理已死這場戰禍可解忙的將身縮回再圖圍攻的方法（這使是錯著何不再放一槍使藍理無活動餘地可惜可惜）這個當兒那仰在船板上的藍理忽然哇呀一聲雙目圓睜却好黎花貓藍瑤已從船桅上落下拎著人頭搶至藍理跟前藍理是雙手捧住肚腹嚷聲疼殺我也藍瑤一見慌的去下人頭上前樓抱正在沒法的當兒巧巧藍瑤藍珠的兩隻大船也就靠攏一起弟兄倆跳過船來不忙別的先將藍理擡頭擡脚轉入裏船安放臥榻然後哥子解開腰甲這一解開不打緊可憐藍理的臍臍大腹裂著八九寸長一個大口子血是直冒大小腸子

突出。隨。時。藍。珠。扯。裂。一。段。白。布。藍。瑤。動。手。拈。出。一。粒。槍。彈。藍。瑤。又。急。急。取。瓶。刀。傷。藥。過。來。按。照。裂。口。滿。敷。足。不。管。血。流。汨。汨。用。白。布。將。肚。腹。裹。起。將。繩。帶。纏。紮。起。來。諸。位。想。想。藍。理。這。時。疼。癢。是。人。過。的。日。子。嗎。牛。喊。猪。噪。是。不。用。交。代。的。了。正。在。哮。喘。未。定。外。面。槍。聲。礮。聲。喊。殺。聲。風。聲。雨。聲。霹。靂。聲。又。是。震。聾。耳。鼓。火。光。電。光。又。紅。而。犯。紫。紫。而。犯。青。快。燒。到。面。前。一。怕。殺。人。也。一。船。身。捧。的。忽。上。忽。下。忽。東。忽。西。浪。頭。又。大。雨。點。又。粗。簡。直。是。風。雷。无。妄。水。火。既。濟。兩。卦。合。演。一。莊。諧。并。到。一。諸。位。看。到。這。理。必。然。眼。花。撩。亂。乾。急。異。常。在。下。到。要。理。清。頭。緒。原。說。會。遂。縮。回。了。船。打。量。主。意。他。在。這。風。狂。雨。驟。之。中。順。著。水。溜。回。船。抵。岸。却。好。岸。上。的。劉。國。軒。勒。馬。等。候。曾。遂。報。告。藍。理。已。死。可。乘。此。機。會。大。戰。一。場。殺。他。個。片。甲。不。回。國。軒。忙。應。說。用。得。用。得。隨。即。揮。動。令。旗。棄。馬。登。舟。登。時。二。千。隻。快。船。齊。備。了。檣。槍。火。礮。又。合。攏。的。來。拚。命。大。鬪。但。是。國。軒。的。戰。船。開。發。施。琅。的。頭。二。三。號。戰。船。也。就。斜。風。潑。雨。的。趕。到。雖。是。黑。夜。彼。此。皆。有。燈。火。然。而。雲。水。交。合。那。能。辨。得。清。楚。彼。此。混。殺。起。來。但。覺。喊。聲。裏。帶。些。哭。聲。怒。氣。中。含。著。怨。氣。在。這。槍。林。彈。雨。之。中。彼。此。人。夾。雜。些。撓。鉤。靠。近。著。你。來。鉤。我。我。來。鉤。你。船。隻。翻。沈。撞。壞。的。是。不。計。其。數。偏。生。施。琅。的。九。道。桅。大。船。被。敵。人。用。數。十。把。撓。鉤。搭。住。翻。沈。祇。在。頃。刻。會。遂。又。來。得。運。使。一。縱。身。已。跳。上。帥。船。一。危。極。險。極。我。替。施。琅。捏。著。一。把。汗。不。知。那。理。來。的。冤。家。竟。血。淋。淋。的。盤。著。肚。腸。舞。動。一。杆。丈。八。蛇。

矛由別船跳上諸位不要唬慌這冤家不是別人正是先鋒藍理（先寫其狀後揭其名）原來藍理  
 睡在船艙裏面聽得殺聲緊急又有人警告施大將軍現已遇險船隻將沈藍理不由得忘却疼痛將  
 身子一拘雙骸一會跳下臥床三個兄弟藍瑤藍瑗藍珠忙拉著他的膊臂哭說二哥不可不可藍理  
 忽的虎目怪睜一聲怒叱說是施爺有失我們留此何用將脚一蹶順手取了丈八蛇矛搶出船艙  
 一時硬艣齊搖衝到帥船恰恰碰著會遂逃過船來俗說仇人相見分外眼明距離還有丈遠藍理也  
 就挺矛跳去但這一跳不免嘍勁太重腰肋裏布迸裂傷口嘯開大小腸突出血如泉湧（加倍寫法  
 筆底生氣勃勃）好個藍理一手盤著肚腸一手挺矛來刺會遂諸位非是會遂本領不及藍理但心  
 理上疑鬼疑神明明前數小時被我一會遂自謂）槍彈打倒如何此時能够復活且盤著肚腸渾身  
 血染面目兇惡必是鬼來索命無疑就這一點懷疑懼怕身子一退那藍理第二矛刺來早把會遂腰  
 肋戳個通過登時斃命（三分人力七分氣數）施琅此時却踹出來抱住藍理藍理因用力過猛腹  
 裂奇痛已昏倒不省人事虧著藍瑤藍瑗藍珠三個過來將老兄擡回船去仍舊納腸入腹敷藥裹布  
 臥榻安歇不在話下單講敵船因猛將會遂戰亡也就鬆下撓鉤開船退走劉國軒得了消息何敢戀  
 戰自然收兵棄船登岸這時是風息雨住電止雷收海面現出兩碗紅燈施琅在船上瞧見忙著肅然

起敬說是天妃娘娘來了。(回映前文無一閒筆)我們此戰必獲勝利一宿已過次早即揮動大小船隻督衆進攻澎湖。劉國軒朴世用雖說是併力抵禦無如火藥告盡槍礮無用不消多戰。吳六奇黃梧藍瑤藍瑗藍珠等早率衆登岸。國軒世用二將見要隘已失只好棄了澎湖退至臺灣雞籠地方。又與馮錫範駐紮一起以禦清軍。諸位須知臺灣形勢以澎湖爲第一重門戶。雞籠爲第二重門戶。雞籠却在臺北過了臺北便是臺中。過了臺中便是臺南。全臺山林險惡國都叫做赤嵌城。原係西班牙人佔領。後來荷蘭人力爭。自從國姓爺鄭成功收復過來。沿襲明封。傳至鄭經。鄭克塽。三世皆用延平王的名義立國設官。原講國有兩系。一爲克塽系。一爲克塽系。現在克塽嗣位。自然兵權在劉國軒朴世用馮錫範手內。還有那洪旭做個謀主。由洪旭刺殺克塽。那克塽系的首領呂翰。早積憤填胸。外面結合廈門五鎮。內而在鳳山地方勾結許多亡命趁著一班重要人物統兵在外。他早派了刺客名叫賽飛熊潛入那洪旭宅內。將洪旭刺死。結果性命克塽得了這種警報。年紀又輕。膽子又小。不知所措。只在祖母董太妃跟前號哭。太妃亦無法可想。忙著給信劉朴馮三人。無如前敵正在拚命惡戰。三人是不得分身。如今國內皇皇四面楚歌。太妃又飛諭趕到雞籠。立召劉國軒馮錫範兩人回來面議緊急機密。兩人沒法只好留著朴世用獨守雞籠。權且入都一行。只這一行不打緊。誰知劉馮兩人早聞動

脚午後已由吳六奇黃梧兩將率兵猛撲雞籠。可憐朴世用孤身難敵兩虎。一場惡戰。竟會死在黃梧的鋼下。這理清兵遂占了雞籠。施琅的大營。也就移紮上岸。俗稱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國軒錫範才趕至郡城。不料呂韜探知清兵已到。劉馮二人已回。突然嘯聚鳳山亡命。約有三五千人。鏜鏜四起。刀棍橫行。弄得赤嵌城緊閉。董太妃在宮中召見國軒錫範。也講不出各種的痛苦。克塽只是號泣。君臣們正在籌議靖內禦外方法。又有急報。說是雞籠已失。清兵不日抵城。內亂外寇。將勾成一氣。此時國軒與錫範面面相覷。畢竟董太妃受過丈夫鄭成功感化的關係。巾幗不亞鬚眉。當下嘆了一口氣。指著克塽說我鄭家一塊肉。憑著二卿處。實老身是不能屈膝向人的。說罷。哭入後宮。不一會工夫。內監出來報說太妃娘娘已自縊上賓了。(如此寫法。方見得鄭氏一家忠心爲明。與吳耿尙三藩不可同日而語。始嘆小說家亦用春秋之筆。誰謂無補世教。無救人心乎。)國軒錫範當下各激天良。將幼主克塽換了服裝。夤夜開城逃出。做了那東周列國的梓白程嬰。我且不知其去向。(傳聞異詞。不實不盡。)這理亦嵌城內。也有一班文武官僚。父的是手版脚絆。武的是酒囊飯袋。遭此非常變故。也不免慌做一團。原屬克塽係的自然。是嘿無一語。原屬克塽系的。當下便擺尾搖頭說這事。非請我們大頭腦呂韜出來不可。一聲通過。早飛請呂韜入城。呂韜到來。第一件是具了降書降表。用著鄭克塽名義。

并將劉國軒馮錫範列名在前。自家却列名第三。隨派賽飛熊趕往雞籠。親見施琅。說明一切。無非賣國求榮。施琅好不快活。立即宣示部將。嚴隊徑入赤嵌城。呂韜不免率衆迎接。施琅知道董太妃已死。鄭克塽隨著劉馮兩臣在逃。一面料理善後。一面鋪叙戰功。竟稱克塽等已奉表來降。好在有呂韜草就降書。降表爲憑。并不十分捏造。用個紅旗報捷到京。這一次施琅征臺是先難後易。難起來是逆水行舟。易起來是風掃落葉。康熙帝在位已是二十二年。這一次臺灣削平。覺得非常神速。當封施琅爲一等侯。藍理爲二等伯。吳六奇姚儀楊捷俱加一等精奇呢哈番。其餘藍瑤藍瑗藍珠皆封做挂印總兵。姚啟聖特加太子太保。已降五鎮官職。照舊獨封黃梧爲海澄公。此係出人意。外。這一件大事表過。在下要講到那將軍賚塔。敘述不略。自從奉調移駐閩省。因著心愛的連兒亡。故他便舉措失常。本來征臺的規畫。是派他協同進兵。他見施琅奮勇爭先。獨當一面。也就樂得退後。依舊酒色娛情。驕蹇任性。莽依圖瓦爾喀也曾諫過幾次。賚塔是付之不理。適值李之芳李光地奉詔入京。拜爲閣相。皇上問問征臺諸將的舉動。二李不免揄揚施琅。說了賚塔在閩諸多不是。皇上大怒。因想前次征演。看趙良棟那一起摺本。便波及到彼。如今蔡毓榮既已革職。永不叙用。如何令賚塔道遙法外。龍心一動。遂立降諭旨。召賚塔解職來京。賚塔到京。陛見。皇上當面詰責。賚塔只是碰頭流血。滿

奴醜態。皇上盛怒之下，傳旨著交吏刑兩部從嚴議罪。這時兼吏部尚書的便是大學士明珠。這明珠與賚塔彰泰穆占三人原係一黨，深恐嚴辦賚塔，則彰泰穆占亦不能無罪。且使那趙良棟格外稱心，格外說嘴，不免有礙面場。趁著諭旨才下的當兒，當即出班奏說：「奴才竊謂賚塔無嚴辦之必要。即使貪花漁色，事迹屬實，以彼百戰功勳，征粵征滇，難道將功折罪，不能抵銷嗎？在昔郭子儀收復兩京，亦曾姬妾滿前，致接見賓客，不令回避。未聞唐朝皇帝因以為罪，以此看來，似覺嚴辦功臣於情理上講不過去。」言之有理，何不於拏問蔡毓榮時，早早發此議論，足見徇私。康熙帝聽到這理，不免改怒為笑，說：「不料卿近來頗能讀書，頗知引經據典，難得難得。這事便依卿所奏，朕即收回成命。」當下賚塔遇赦，謝恩無話。（編者卻借賚塔回京做個過渡，使前後文不落以下，便轉到明珠。）單講明珠在朝，何以得康熙帝的信寵。原來皇上是好讀書，兼明雜學。對於朝臣，必看他學術有無根柢。論明珠為人，原係不學無術，不過腦力尚足，記憶尚強。他與那鰲拜行為相反，那鰲拜是痛惡皇上誦習儒書，拏出挾制手段，以致事體失敗。明珠又利用皇上誦習儒書，把皇上當做書獃子，好使用他。老奸伎倆（其實皇上不默）當時一班老書獃子，甚麼魏介齋、魏象樞、李之芳、李光地、張英等人，是凡皇上聽得起的，他無不竭力恭維。有個新科狀元徐乾學，文才出衆，他以重金聘請到家，教讀他兒子，納

蘭容德這納蘭容德生性聰敏，又面目姣好。據說他的母親生他時，有一塊白玉同胞衣并下，因此乳名便叫做寶玉。可怪這寶玉雖係男孩，卻有女性，自幼歡喜同姊妹兒丫鬟使女聚在一起同飲同食，同頑同耍，還喜吮咂婦女嘴上胭脂，這種脾味總由明珠夫婦嬌慣而成，然而心靈性慧，他讀的書只要一兩遍便能記得，年才十五，明珠便延請乾學在家坐館，另外又找了一位飽學監生名叫高士奇，寫得一筆好字，叫寶玉從高先生習字。這高先生身分在不師不友之間，爲人最善逢迎，把個明珠騙得天花亂墜，明珠是先意承志的捧撮著康熙皇上，高先生又是先意承志的捧撮著明珠，明珠應付皇上的那些頑意兒，十有八九是士奇教導的。一日士奇對明珠說：「現在皇上方在壯年一意的研究經史子集，愛慕人才，人才漂亮的無不得寵，生得面目醜陋些，即不能邀一盼之榮，我想這其中必有作用。」明珠笑說：「請問有甚作用？」士奇笑說：「在我看來，不過是娛悅美色罷。」明珠猛然想起說：「不錯，不錯，前日皇上在南書房裏瞧見那衛夫人管夫人的書畫，只是嘖嘖稱贊，並說是宮中有這樣女子來充當個書記也是好的……明珠話沒講完，早是士奇拍掌大笑說：「對呀，對呀，我們何不如如此這般這般早爲預備（以下說明）士奇連連點首從這日起，明珠便差派妥當的人員釐金南下，分別至蘇杭維揚各路挑選那閨秀有才貌的多，則萬金少，亦不下三五千金，用價收買，託言京城



裏現開女學。學成仍令回家。所給現金。不過作爲安家之費。現在女子自備學費求學。惜乎不得此良好機會。俗說利令智昏一般。重財賤女的。無不入其圈套。及至女子買回明珠。趕在自家相府的東大花園隔了一道腰牆。取名叫做大觀園。其中臺榭樓閣。假山剔透。池水澆洄。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長春之草。好個所在。甚麼蘅蕪院。瀟湘館。怡紅院。稻香村。各種名目。在下也記不清楚。據說編紅樓夢的曹雪芹。便是相府個新聞記者。書中所叙的賈寶玉。便是納蘭容德。不消多講。那賈政王夫人。自然是明珠夫婦化名了。惟書黛玉寶釵琴湘雲及一班有名的雛鬟。或疑即是從蘇杭維揚收買來的一班女子。在下也不去查攷。只好他講他的。我講我的。妙人妙解。如今我這班女子。容納在大觀園內。明珠早誦了兩位飽學秀才。一名甄上隱。一名賈雨村。在道理分班教授。優秀的編入高年級。低能的編入低年級。所用的講義。不外經史子集。所列的課程。無非詩詞歌賦。真草行楷。那納蘭容德。也不時進園攷察。攷察除插科打諢外。有無別的勾當。我也不去管他。一味嬉笑怒罵。意到算隨。單講衆女子中有三位色藝雙絕的一名新梅。一名嬌杏。一名菡桃。總是在甄先生教下授課。甄先生最喜愛菡桃。因他很有骨氣。每於普通教課外。講說些婦女貞孝節烈故事。菡桃頗能領會。簡直師生間和父女一般。那嬌杏雖然聰慧。却再陰險。不過猜忌。不過惟新梅人尙老實。甄先生也很

另眼看待。大家在園讀書不止一日。合當有事。不知明珠的夫人從何處得消息。忽然掀起醋海風波。你道甚麼風波。在下要將這回事詳細表明。在明珠當日收買明慧女子。教以知書識字。不過因皇上有選用女書記的一句話。畱在這理。自然視爲禁樹。不敢沾染。誰知他夫人誤會其意。以爲丈夫不惜金錢收買這許許多多女子。必是預備做小老婆的心。想人家有了一個小老婆。那大老婆已是受氣。不。了。何。况。我。家。驟。添。這。許。許。多。多。小。老。婆。怕。不。將。我。氣。死。嗎。左。思。右。想。殺。機。頓。生。當。教。僕。婦。們。取。了。幾。瓶。美。酒。放。些。砒。素。在。內。一。毒。極。惡。極。一。徑。來。到。大。觀。園。看。園。子。的。賈。仁。見。著。家。主。母。到。來。忙。的。給。信。甄。先。生。賈。先。生。兩。位。先。生。忙。的。傳。齊。一。班。女。學。生。排。班。迎。接。夫。人。見。了。這。許。許。多。多。花。枝。繚。繞。不。覺。滿。面。春。風。同。大。家。客。客。氣。氣。有。談。有。笑。就。中。瞧。著。蔣。桃。嬌。杏。新。梅。三。人。尤。爲。贊。不。絕。口。偏。生。蔣。桃。不。知。進。退。含。著。一。汪。清。淚。向。夫。人。訴。說。思。家。苦。情。求。其。釋。放。別。的。女。子。也。有。隨。聲。附。和。的。夫。人。笑。說。這。事。不。難。我。今。天。備。些。酒。肴。來。了。且。同。你。們。歡。叙。歡。叙。是。願。意。在。此。的。畱。著。讀。書。是。不。願。意。在。此。的。也。不。相。強。我。總。可。以。設。法。一。班。女。子。自。然。是。唯。唯。答。應。登。時。在。一。座。大。蝴。蝶。廳。上。擺。齊。酒。食。叙。坐。談。話。能。飲。的。便。多。喫。幾。杯。如。蔣。桃。嬌。杏。新。梅。三。人。本。不。喜。歡。夫。人。是。親。自。斟。酒。先。勸。蔣。桃。可。笑。蔣。桃。不。知。好。歹。一。飲。而。盡。次。勸。嬌。杏。嬌。杏。卻。放。嬌。撒。癡。的。似。知。道。來。意。夫。人。望。他。一。笑。這。個。當。兒。新。梅。面。前。一。杯。酒。已。被。

袖子拂翻，推說喫過。夫人帶來的酒，不過幾瓶，不够一巡，俱已罄盡。夫人只好起身笑說：「你們大家的意思，我已理會了。但是不要走開，惟有嬌杏姑娘可隨我過去談談。嬌杏是乖巧，異常忙的撮臀，屁隨著夫人走了。我有一句交代這嬌杏，後來卻爲納蘭容德收納（以我意揣測，寫舊桃是林黛玉個影子，寫嬌杏是薛寶釵個影子，那新梅自然嫁給薛蟠的確編者胸中有部紅樓夢）至於在大觀園喫酒的這班女子，大概一會發作砒性，死命的多活命的少。據說甄先生見事不妙，便携著新梅走了。那賈雨村原係錢塘人，與高士奇同鄉，當下往投士奇。士奇吩咐他將大觀園一事，不能絲毫漏洩，我多給你些金銀，你好別處安身。雨村也就去了。閑話休講，這日明珠與士奇談話，明珠的意思，要想保薦士奇到皇上駕前，可以彼此得些照應。士奇沈吟一會說：「這卻有點不妥。方今皇上用人，歡喜特拔，由相國保薦，反不如毛遂自薦的好。明珠笑說：「現在三藩平靖，臺亂肅清，正是太平無事，你難道又要伏闕上書嗎？」士奇搖一搖頭說：「我自有的主張。你道士奇甚麼主張？他卻在天壇前寫買春聯，果不其然。皇上在年底往祭天壇，見一路市面春聯，俱係士奇手筆，真草隸篆，色色俱備，且撰句典雅不俗，龍心很爲喜悅。其時明珠亦隨駕拈香，皇上問及明珠，明珠故作不知，卻又說國家既有此奇才，想必困於所遇，皇上何不破格提拔，不使那造物弄權？」皇上一笑，當諭明珠將士奇召來，一時奏對稱旨，隨

問明珠現在九卿翰詹裏有何缺出明珠奏說查詹事府正詹缺尙未補員可以著高士奇去皇上點首從此高士奇由沒品的監生驟升到三品的詹事你道奇是不奇卻說康熙帝既得了高士奇便日日畱在南書房與他研究文學寸步不離皇上有甚麼舉動士奇便給信明珠明珠有不便啟口的話亦由士奇在御前代達好一說是叩頭相依歹一說是狼狽爲奸在這兩三年中又開了一次博學鴻詞特科所羅致的人才不少（是陪筆）又與了一起文字大獄（是主筆）甚麼莊廷鑑莊廷鉞卻因刊刻明史得禍沈天甫呂中夏麟奇却因做詩詆訕本朝得禍至戴名世新刊出版的南山集却因採用方苞的滇黔紀聞原講方苞因三桂死後從衡州逃走（回應前書）他的祖籍本係桐城桐城的文學大家方苞同他是從堂弟兄方苞與孝標談及在滇事略不無歎感慨動了滿漢種族的思潮孝標又取出隨身的雜記給乃弟方苞過目方苞不知忌諱轉借給同鄉的戴名世名世原是個不忘故國的人物雖做了清朝的官却恨著雉髮編辮失了中國人的體統所以他著述的南山文集處處是譏訕朝政與孝標所編的滇黔紀聞簡直是一鼻孔出氣不知怎樣被那一班斗方名士知道遂報告了明珠明珠因此又告訴士奇士奇便在皇上面前討好說這一班頑固書獃子出言無忌非從重嚴辦不可皇上稱善當卽一道旨下將戴名世梟首正法方苞革去禮部侍郎編入八旗充做

包衣馬甲其時方孝標畏罪自縊也不免開棺戮屍（方孝標結果如此還不如錢一飛死得乾淨）但是這種文字之獄既與一般文人學子性命危若朝露從康熙朝至雍正乾隆兩朝殺害的一筆讀書種子是不計其數誰爲造孽誰作厲階在下對於明珠高士奇這兩個奴才恨不能生啖其肉然而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不能不數到朝中一位御史老爺郭琇了（收得有勁）正是

南方禍平

文字獄興

禍我漢族

滿胡不仁

評曰施琅征臺成功全仗藍理而藍理之有進無退又全仗兄弟藍瑤藍環藍珠寫澎湖之戰一時風雨交加雷電暴發簡直不是人與人爭彷彿鬼怪鬪力然黎花貓不撲殺飛天鼠勢必曾遂得手那來有盤腸大戰一事然而盤腸大戰寫藍理亦虎虎如生他書得未曾有

又征臺精采全在澎湖一戰以下寫呂縉內應至於雞籠之攻克赤嵌城之失陷則如風捲殘雲一路叙來毫不費方至叙鄭克塽在逃是編者故作疑案爲後書伏綫不必有是事又不可無是文也

借賚塔入京却好由臺事又叙入朝局但朝中人物儘多必叙一位明珠一位高士奇因當日文字之獄不無由二人推波助瀾不然荷天寵眷一言之下造福無窮區區言論之偏文筆之繆又

何○致○引○起○大○獄○而○株○連○不○已○哉○

叙大觀園一事。看似依榜紅樓夢。爲寶玉黛玉寶釵作一重佐證。其實編者用意。在借此做文字。獄的影子。先虛後實。此文心所以入妙也。

清朝全史演義中編

卷一

第五十二回

一四六